

盖碗茶

白云

于我而言，最喜欢在一个寂寞的雨夜，泡一壶清茶，独坐窗前，观万家灯火，听雨打窗棂，在氤氲的茶雾中，嗅着淡淡的茶香，涤尽一切疲惫与落寞，求得一份平和的心境，超脱于喧嚣的尘世，无公务在身，无烦恼在心，轻啜细品，香沁心底。唯此时，才知什么是高山流水，岁月风情。

久而久之浸泡在叶的舒展中，顾盼于绿的涟漪里，于是陋室的案牍上，不知何时便自然地长出了两盏盖碗。

盖碗似鸿，碗薄如纸，而盘却稳健得像桩；通体晶莹，如冰似玉，碗上一朵猩红的梅花悄然而立，呼之欲出……

这两盏盖碗，虽没饮过龙泉、玉溪、虎跑水，却也每日不少下关、茉莉、苦丁茶；偶尔也浮几丝黄山云雾的散韵，飘几缕龙井清香的软语。足不出户，山南海北的春色尽收眼底，地宝山珍的灵气尽入心扉。人生开始在苍茫和闲适间醇厚起来，其中韵致便融入君子情怀，平和渐浓，纷扰渐失，天蓝水碧，云卷云舒间，心牧闲鹤，始觉繁华皆为虚设，恬淡方是人生佳境。

茗香独享，未免自私。宋人杜小山说：“寒夜客来茶当酒，竹炉汤沸火初红；寻常一样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我当然也希望有这样的一个夜晚，同事欢聚或友人来访，映着雪光，对着明月，著几枝梅花，冲上一壶浓郁醇香的茶。品一口，上天下地，谈奇闻异事，道千古文章；说世界杯、奥运会，林林总总，话题纷纷……纵使碗中几经重复，水无姿色，而谈兴却仍浓得如三月暖暖的春意。

如是在过去，灯下夜读，每每神衰意懒、心猿意马时，托起盖碗，轻摆茶盖，盖与碗磁性的敲击，就像啄木鸟尖利的喙轻啄着松弛的神经，深藏着的懒虫便被吓出体外，于是精神便又从远处踱回来，然后再呷口茶，沿着一路墨香的铅字排行继续行走下去。

现在，少了手中对纸张质的感觉，多了一些目不暇接的触动，只要手中的鼠标轻点，铺天盖地的信息往往让人手足无措，强烈的诱惑使人不知如何选择。这时候可以刮一下茶盖，再轻吸口茶，整理下思路，决定浏览什么。

其实，我想这小小的盖碗，就像几只圆圆的船儿，满载着对生活的理解，把现实存在咏成一阕《水调歌头》，把平凡的日子谱成一曲《阳关三叠》。这小小的盖碗，就是一个立体的圆，去套留不住的春色，去圆每个人心中的梦幻。

做了护士的女人，一旦拥有一段有关桃色或者说是近乎于桃色的经历，那她就会感觉到整个身心的疲惫。

星期四上午九时，患者不多，都是流行感冒之类无大碍的病。曹疏影动作娴熟地取药水、拿注射器，然后给患者打针。手机响的时候，她刚好处置完最后一个患者。

曹疏影从身后药品柜的手袋里取出手机，开始接听，里面传出一个陌生男人的声音。

曹疏影喂了一声问，你找谁？

对方不温不火地说，找曹疏影。

对方接着说，请你来一下分局刑警队。

曹疏影怯怯地说，有什么事吗？

对方说，吴书国是你丈夫吧？他因嫖娼被我们抓了，我们通知你带三千块罚金来。

曹疏影的脸腾地一下就红了。

放下电话，曹疏影呆呆地坐在椅子上，觉得有点口干舌燥。

吴书国是曹疏影同科室的大夫，俩人经常一个班，平时关系处得不错。

但曹疏影还是百思不得其解。

吴书国好端端的大夫不当，干嘛非要去那种地方胡扯呢？

曹疏影说的那种地方是指泡脚房、歌舞厅之类的地方。

好半天，曹疏影才理出一个头绪来。

吴大夫一定是将自己当成他最信得过的人啦。要不然这么隐秘的事吴大夫咋没通知他老婆，而是给自己打电话呢？

想起平时吴大夫对自己还是蛮不错的，曹疏影的心开始有些软。

是呀，有一回吴大夫见她感冒发烧，下了班亲自打车送她回家，还顺路给她妈买了一大网袋水果。

曹疏影在心里想，吴大夫一定是跟朋友在一起喝酒过了量，失去了理智才不得已做了那种出格的事，像他这种外科大夫是很交人的，一些朋友啊，患者家属啊，请他吃饭时喝醉了酒也说不定呢。

曹疏影想应该帮帮他。

打定主意后，曹疏影便跟同一个班的护士小李打了招呼，说得去一趟邮局给远在新疆的弟弟寄点钱去，让她一个人顶一会儿。

曹疏影出了医院，先回家取了钱，再坐公交车来到了离她家不远的公安分局。

找到治安科打听一下，人家说不是他们抓的，好像是巡警队昨个晚上抓回来俩人。

曹疏影脸红了一下，又到三楼找到巡警队，推开一间门，就看见吴大夫脸色很难看地站在窗台边上吸烟。

曹疏影心里想，现在公安局对犯了错的人真就挺宽松，犯了错不打不骂不说，还让抽烟。

吴大夫见曹疏影来了，脸上露出一丝喜悦，有些结巴地说，你、你来了？

曹疏影朝他笑了一下，从包里拿出三千块钱，放到了桌子上。

一个戴眼镜的警察接过去数了数，然后开了张收据，让吴大夫在上面签了字。

曹疏影见吴大夫签字的手有些抖。

她就想，吴大夫平时拿手术刀时从没见过他抖过，这会儿是咋了呢？

曹疏影就拿手在吴大夫的肩上按了按。

这一动作让吴大夫极为吃惊，吴大夫转过身来拿一双通红的眼睛望着她，脸上充满了感激之情。

连曹疏影都不由吃了一惊，自己咋会做出这样的举动呢？

那个开收据的警察，继而对吴大夫说，回去好好反思一下自己吧，多好的媳妇啊，像你

这种男人，就是不知足。

警察的话将吴大夫和曹疏影的脸都说红了。

出了公安分局的门，吴大夫吁了口气。

吴大夫想握一下曹疏影的手，却又没敢，只是结结巴巴说了一句话，曹大夫，我请你吃饭吧。

曹疏影有些吃惊地在心里想，咋称呼起我大夫来了？

曹疏影看了一下腕上的手表说，小李她一个人顶班呢，快中午了，患者多，我先回去吧。

吴大夫十分恳切地说，算是陪我说会儿话，我心里有点别扭。

曹疏影想了想，便同意了。

俩人就近找了一家小酒馆，拣了雅间坐下来，要了两个菜两瓶啤酒。

吴大夫给俩人倒满杯子，说，小曹，我让你见笑了，谢谢你。

曹疏影装出一副不在意的样子说，你怎么想到找我帮你呢？

吴大夫将杯中的酒干了后说，我想了许久，只有你能帮我这一回。

吴大夫说完之后，脸上有了些红潮，语调极为悲伤。

曹疏影就有些感动。

接下来，吴大夫给她简单说了昨天晚上醉酒的经过，他说谁也不怨，怨自己没把握住自己。

吴大夫低着头说，小曹，你不会看不起我吧？

曹疏影笑了笑说，过去的事了，就别放在心上，男人不坏女人不爱嘛。

曹疏影又被她顺嘴胡扯出的这句话吓了一跳。

之后，俩人开始吃饭，吴大夫真是饿坏了，狼吞虎咽地吃了不少，末了还是由曹疏影结了账，因为吴大夫翻遍了衣兜也只有十块钱了。

俩人临分手时吴大夫说，小曹，哪天还你钱。

曹疏影跳上公交车，发现街道两旁树上的叶子开始往下落了，想秋风扫落叶的时节来得还挺快的。曹疏影就在心里想，有一次，自己值夜班的时候，跟她一起值班的吴大夫趁后半夜没患者时，到护士值班站跟她聊天，聊着聊着就说了两句下流话，见她脸红没说什么，便一下子抱住了她，继而动手在她胸前揉搓的时候，被曹疏影推开了。曹疏影想，这个吴大夫呀，见了女人咋就没了魂一样。晚上回到家，赶巧丈夫刘军出差回来了。曹疏影打开房门就见刘军正在厨房里忙着。刘军是一家化妆品公司的业务员，人长得老实巴交的，没多少文化，当初俩人谈恋爱时，给她介绍对象的姨妈说，刘军的父亲是个市里的官，能帮你安排工作的。

正在读市卫校护士班的曹疏影想，自己真就得借助这座不大不小的靠山，要不然马上毕业了工作不好找呢。

刘军也是相中了曹疏影的长相，男人嘛，找个漂亮媳妇是最起码的标准。

俩人结婚后感情一直很好。刘军每月挣的工资除了留点抽烟钱外，其余的都交给曹疏影。而且，又能帮助她做做家务啥的。就是有一点不随人意，俩人结婚四年，曹疏影也没怀上孕。

曹疏影曾拽着刘军去省里的一家大医院检查过，说是女方的毛病，给曹疏影开了一张单子的药，可吃了两年也没见啥效果。倒是刘军安慰她，不急的，岁数还小。

曹疏影见刘军扎了个围裙在厨房忙活着，心里便有些感动，赶紧放下包到卫生间洗了手，进厨房帮一把。

刘军说，你歇着，我出差这几天可神仙了一回。

曹疏影就抿了嘴乐着问，咋神仙法呢？

刘军一边用勺子在锅里翻炒菜肴，一边得意地说，找到一家大纺织公司要搞年终奖，一下子就订了我们五百套化妆品，我跟公司的老总通了电话，给他们压了价，合同就签了，那家公司安排我吃饭不说，还给了两千块钱，你说这不是神仙了一回吗？

曹疏影没说什么，忙着往桌上摆碗筷。

两人吃完饭，看了会儿电视，刘军就催促着上床。曹疏影看了看墙上的挂钟，才八点多

一点儿，离往日睡觉时间差不少呢，但她知道丈夫是猴急样地想要她，就关了电视，脱衣服上了床。

但任凭刘军怎么努力，仍旧无济于事。俩人便都出了一身的汗。没办法，刘军嘟哝着什么滚到了一边。曹疏影安慰说，你太累了，这几天净坐车了吧，歇歇等明天吧。

很快，刘军便打起了呼噜。

曹疏影却无法入睡了。她想起白天吴大夫经历的那件事，心里想吴大夫也真是的，人长得挺秀气的，技术又在院里数一数二，他老婆又是个长得非常漂亮的大学讲师，可为啥偏要做那事呢？

曹疏影翻了个身，便看到了睡在身边的丈夫刘军，裸着身子，肉滚滚的双肩在睡梦中不停地抖动。

曹疏影不知怎么的脑子里竟冒出一个稀奇古怪的想法来，刘军他咋就说神仙了一回呢？这神仙真的是指捞取了那两千块钱吗？每回刘军出差回来，也都是急三火四地要她，俩人做爱的时间还挺长，这回怎么就不行了呢？难道他也像吴大夫那样了吗？曹疏影不敢想下去了，他觉得男人都会像吴大夫那样在外面拈花惹草的，尤其是酒喝多了之后，更是控制不住自己的。

曹疏影想出了一身冷汗。

她在丈夫的呼噜声中拢了拢被子，觉得秋天真的是很凉了。

和曹疏影一个班的吴大夫，一连三天都没来上班，护士小李说吴大夫在电话里跟院长请了病假。

曹疏影在心里想，吴大夫是受了惊吓的缘故，像他这种要面子的人，凭着医术高明是被人惯坏了的，朋友宴请、患者家属的红包乃至领导的垂青，让他从这样得意的高度一下子跌为任警察处置的对象，能不受到一点惊吓吗？

曹疏影觉得吴大夫也有些可怜，再一想到平时对她的好处，心又软了。

曹疏影几次想拿手机给他挂个电话问候一下，却又止住了这个念头，她想别让吴大夫多心，好像是自己惦念那三千块钱似的。

曹疏影在摆弄那些针剂和药瓶的时候不由自主地想，丈夫刘军会不会和吴大夫一样，也做了对不起她的事呢？

又一个阳光很好的下午，曹疏影接待了一个患者，男人戴了副近视眼镜，曹疏影给他挂上吊瓶后举了瓶子把他送到了隔壁的静点室。

静点室里没有一个人，曹疏影将他安排在一张床上躺下后，刚要退出去，那男人却说了话。

曹小姐，你不认识我了吗？

曹疏影觉得有些纳闷，便停下脚步回头看了他一眼，还是没有认出来。

男人就笑了笑说，你不是吴书国吴大夫的媳妇吗，前两天刚给他交完罚金的啊？

曹疏影这回想起来了，这男人是公安分局的警察，就是给吴大夫开收据的那个警察。曹疏影的脸红了一下说，是你呀。男人轻声地问一句，吴大夫在吗？曹疏影怯怯地说，明天的班。男人就说，你对他真好。曹疏影笑着点了下头，就出了门。

吴大夫请了三天的病假后上了班，正好跟曹疏影串开了。

曹疏影便和陆大夫一个班了，陆大夫是个女医生，四十岁左右，为人随和，总是小曹小李地喊，将她们两个护士支使得滴溜溜转，这倒让曹疏影觉得挺融洽的，人一忙起来就没心思想那些乱七八糟的事了。

倒是吴大夫，好像总是在有意躲她似的，两人隔了一个班，但早晚还是要碰上的，吴大夫每回碰上她总是朝她笑一笑就过去了。

曹疏影以为吴大夫最近钱比较紧张，那三千块钱迟早会还她的，可能吴大夫也觉得不好意思，那毕竟是一个人的隐私啊。

曹疏影觉得吴大夫好像只几天工夫，人就瘦了一圈。树叶子落得不急不缓，起初是一片

一片地往下飘，后来便成群地飞舞，红红黄黄的多少给人以暖意。

曹疏影在卫校上学那会儿，有个同学曾经追求过她，那男同学叫安，长得眉清目秀，学习成绩也好，只不过家在一个偏远的农村，曹疏影有时候望着安送给她的用树叶——红枫叶制成的信笺想，安怎么会是农村人呢？那会儿，曹疏影总是在心里权衡，自己的归宿是不是应该牵系在安的身上？那时候安已经够出色了，在学校期间便发表了几篇挺有影响的论文，使她们护士班的许多女同学都对安刮目相看。

阴差阳错，曹疏影没能和安走到一起，她听了姨妈的劝说，最终嫁给了有个好父亲的刘军，并利用刘军父亲手中的权力将自己分到了这家有名气的市立医院，做了外科护士。曹疏影挺满足，试想她们那些个卫校的同学还有很多没找到单位呢，就连十分优秀的医士班就读的安不也分回了他家乡的那个卫生院吗？

毕业后曹疏影和安还通过几封信，安对她还是充满了留恋。

曹疏影之所以能从自己的私房钱里拿出三千块帮吴大夫救了急，是因为吴大夫也曾帮过她。她想起有一回自己给患者配错药的事，若不是吴大夫帮她搪塞过去，医院会追究她责任的，而那个患者又是得到了吴大夫的及时而细心的救治才脱离危险的。

三千块钱虽说不是个小数目，但曹疏影觉得自己也仗义了一回，吴大夫毕竟在她心目中是有着一点地位的，从医术到为人，至于在他身上发生了那样的事，就另当别论了。

曹疏影曾经对吴大夫有些暗恋，她心里曾拿吴大夫和刘军比过，吴大夫哪样都比刘军强。约过了两周的光景，曹疏影和丈夫刘军吵了一架。

那天晚上下班回家，曹疏影发现有些不对，丈夫刘军喝了不少的酒，一个人闷闷地坐在沙发上抽烟。

曹疏影和他打招呼说，哎，你回来啦？

刘军也没理她，继续抽他的烟。

曹疏影看了刘军一眼，便轻声地埋怨说又去哪儿喝了这么多酒？

刘军没好气地说，你坐下，我有话跟你说。

曹疏影觉得挺怪，和他结婚四年多了，他还从没这样对她过。便笑了笑说，开啥玩笑，快做饭吧，我都饿了。

刘军嘿嘿地冷笑了一声，从沙发上站起，走过去扯了曹疏影的衣领将她拽坐在沙发上。

曹疏影的一颗纽扣啪地一声落到了地板上。

曹疏影便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她有点火，忽地一下从沙发上站起来说，酒喝到人肚子里了还是到狗肚子里了，你凭啥冲我发火。

刘军将烟头扔到烟缸里说，你跟吴大夫的事你说说清楚吧？

曹疏影的心一颤。

曹疏影就在心里想，他怎么知道我给吴大夫拿钱了呢？心里这么想嘴上却说，我和吴大夫没有啥事呀？

刘军瞪着一双血红的眼珠子说，你还有脸问我。

曹疏影便不吱声了。

刘军声音大了一些，我哥儿们在公安局你知道不？吴大夫那小子嫖娼被人家抓住了，你去替他交罚金，你俩啥关系啊？

曹疏影张了一下嘴，什么也没说出来。

刘军翻来覆去地对她说，你和吴大夫到底啥关系，你得说清楚，否则我就和你离婚。

曹疏影眼泪刷地就下来了，她真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怎么解释呢？又怎么能够解释清楚呢？曹疏影起身要去厨房做饭，她想，等刘军气消了再慢慢地跟他说明白这事的来龙去脉吧。

可刘军却不依不饶的。

刘军甚至抓了曹疏影的脖领子，打了她几下。曹疏影气得大哭了一场。刘军抓起衣服出

了门说，我再也不回来住了，我给你们这对狗男女让地方，你是个有外遇的女人，我跟你还过个啥呀。

曹疏影傻了一般坐在沙发上想，他说我有了外遇，我和谁有了外遇呀？不就是那三千块钱惹的吗？

曹疏影哭了半宿，才半躺在沙发上睡去。

接下来医院里就有不少人知道了她和吴大夫的事，议论纷纷的，有的人说得很难听，说她和吴大夫经常在值夜班时一起搞，让患者还撞上好几次呢。

同科室的护士小李也拿异样的眼光看她。

风言风语了几天之后，曹疏影在下夜班时接到吴大夫的电话，吴大夫说想找她谈谈。

曹疏影说你在哪儿呢？

吴大夫说我在红军街附近的一家酒店里，你来一下吧，我找你有事，说完吴大夫就挂了电话。

曹疏影犹豫了一下，还是去了。

曹疏影见了吴大夫后，又吃了一惊，吴大夫瘦得已不成人样了。吴大夫手抖索着给她倒了一杯酒说，小曹，是我害了你，我请你吃顿饭，你要是心里憋屈就骂我一顿。

然后，吴大夫就给她往碟子里夹菜。

曹疏影就明白吴大夫已经知道她和丈夫刘军吵架的事了，她凄然地笑了一下说，没事。

吴大夫自顾自地喝了一杯酒后说，那三千块钱过两天就还你，这几天我手头有点儿紧。

曹疏影说，不急，你先用吧。

俩人喝了好几瓶啤酒，临结账时吴大夫说，我和你嫂子离婚了。

曹疏影便有些惊讶地说，她知道了？

吴大夫说，我净身出户，家产都给她了，过几天我就搬到医院里住了。

曹疏影知道医院已将吴大夫调到住院部一个普通的门诊了。

她很同情地对吴大夫说，一切会从头再来的，你可千万别灰心呀。

俩人从饭店里出来，吴大夫突然扯了曹疏影的手说，去我那儿坐坐，我有一些积累的护理资料送给你，对你往后的工作有好处的。

曹疏影任由吴大夫攥了她的手，点了点头。

俩人走到吴大夫家，上楼进了屋，曹疏影就发现屋子里真的很乱，看得出来他老婆将大多数东西都搬走了，只剩了一点儿吴大夫的了。

她的鼻子就有些酸。

吴大夫从一个柜子里翻出一叠资料塞给她，认真琢磨一下，会有用处的。

说完又在一个衣柜里翻出几张钱来，也塞给她，有八百块，你先拿着，剩余的过两天还你。

曹疏影摆了摆手说，你先用吧。

吴大夫就又拽住了她的手，半天才说小曹你真好。

曹疏影赶紧推开吴大夫说，太晚了，我得回去了。

可吴大夫却用一双手箍住了她，然后将手用力地伸进她的胸衣里面去。吴大夫嚤嚤啜泣着说，我很早就喜欢你了，知道你太柔顺，就没对你怎么样，现在出了那事，我再想对你好就没机会了。

曹疏影听吴大夫这般说，便不挣扎了，任凭吴大夫的一只手摸着她的乳房，可吴大夫却突然间停止了动作，将手拿了回来，嘴里说对不起了，小曹。

曹疏影用手理了理头发，便往外走。

曹疏影往外走时看见吴大夫很认真地哭了。

曹疏影回到家里，屋子里也是空空的，刘军依然没回来。她煮了点挂面，吃了几口便在沙发上看电视。

电话响了，是她母亲打来的，问她咋好些天没回家呢？

曹疏影说，这阵子医院里太忙。

母亲唠唠叨叨地说了些话，嘱她照顾好自己，才撂了电话。

曹疏影第二天上班后，又打了几遍刘军手机，终于接通了一回，刘军没好气地说，你有事吗？

曹疏影问他下班回家吃饭不？

刘军在电话里哼了一声说，去陪那个臭医生吧，管我干啥。

曹疏影委屈地说，你胡说什么呀你？

刘军嘟嘟囔囔地说，前天你们不还在一起吃饭了吗，我妹妹都看见了，你还想赖账吗？

曹疏影被弄了个哑口无言。

末了，她听到电话里刘军骂了她一句骚货，好像引起好几个男人和女人的笑声。曹疏影气得狠狠地挂了电话。

这时候，吴大夫突然来到她跟前，将一个信封递给她，便匆匆地走了，曹疏影看到吴大夫的脸很是苍白。

曹疏影趁小李出去的空当，打开了那个牛皮纸信封。

里面是一张存折和一个小纸片，上面写了几个数字和两行话，简略是说里面有五千块，是一个患者家属为感谢他治好了他母亲的病送的一个红包，你取出来用吧，数字是存折的密码。

晚上下班的时候，一楼急诊室的门前挤满了人，曹疏影也挤过去看，一些医生护士见到她就给让开了一条道，曹疏影觉得挺奇怪，眼科和她挺好的一个护士告诉她说吴大夫自杀了。

曹疏影的头一下子就大了。

她险些晕过去。

后来，她故作镇静地走过去，见吴大夫面色苍白地躺在一张手术床上，嘴角有一丝极其苦涩的笑。

曹疏影是第二天知道吴大夫死因的。吴大夫在下午三时左右去了公安分局的巡警队，他对那个曾审过他的警察说，他想看看案卷。

那戴眼镜的警察说，你疯了吗？怎么可能给你看呢？

吴大夫惨然一笑说，我是疯了。

说完吴大夫便从袖口里掣出一把精美且锋利的手术刀来，手腕只轻轻一抖，那警察便血溅墙壁倒了下去。

同屋的另外两名警察刚刚掏出手枪，吴大夫也跟着倒了下去。

曹疏影从吴大夫留下的遗书中知道，就是那个戴眼镜的警察在抓了吴大夫之后，找了吴大夫的妻子，将真情都告诉了那女人，后来，又将这一切告诉给了曹疏影的丈夫刘军，还三次打电话敲诈了吴大夫两万块钱。曹疏影后来才知道，那警察竟是个在分局帮忙的新聘的治安员。

吴大夫终于忍无可忍地杀了他，然后自杀。

公安局的人说，吴大夫的话纯属诬陷。

医院的人说，吴大夫死得太可惜了。

曹疏影什么也没说，跟院长请几天假，收拾东西回家了。

曹疏影一连几天足不出户，在家默默地看一部叫《女人在家》的电视剧，时而被剧中的情节感动，时而为剧中的人物流泪。

丈夫刘军回来过两次，和她说话，有事没事地搭话，曹疏影却不吭一声。

丈夫刘军便害怕了，找来了曹疏影的母亲陪她。

冬天的第一场雪下得混浊，十分地混浊。雪落地后像零乱的棉絮，加重了城市的臃肿。

曹疏影由一个爱说爱笑的人变得沉默起来，像变了个人一般，每天默默地上班，默默地下班。

有时候，打老远就能看到刘军站在医院大门口接她，两人就并了肩地走，谁也不说话。

终于，在临近春节的一天，曹疏影对坐在她身边看电视的刘军说，明天你陪我去西街看看吴大夫的母亲吧。

刘军的脸哆嗦了一下。曹疏影说，听说那老太太哭瞎了眼睛呢。刘军脸上不是很高兴，但还是答应了。刘军说，明个我去趟双城堡，你一个人去行不？曹疏影说行，我就一个人去。第二天晚饭后，曹疏影去了西街吴大夫的妈家。曹疏影进屋什么也没说，从包里掏出一沓钱塞到老太太手上，大娘，这是你儿子吴大夫托我帮你存的五千块钱，刚到期，我帮您取出来了，您收好。

老太太用手摸索着她的手说，你是我儿媳妇吧？听声咋像呢。

曹疏影的眼睛就湿了。

她小了声地说，不是，我是他同事。

老太太拿手往她脸上摸时，曹疏影起身往门外走。

天不知啥时落雪了，雪片子挺大，东一片西一片地舞着，一会儿，满街筒子便看不见人影了。

曹疏影快步走到家门口时，就看见自家的楼里亮着灯，正从阳台小气窗里冒出一缕热气，曹疏影心想刘军这家伙没出差，他是糊弄自己呢，便心里一热，不由得加快了回家的脚步。

（责编：杨振关）

小村人物

□ 午 阳

贫协代表

上世纪六十年代，城里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老家农村的学校里也开始了“革命”，上边有号召，让贫下中农管理学校，我当家子三叔被选中，去学校成了贫协代表。

三叔从小不知道书本啥样，瞎字不识，六七岁上刚会满街跑，就被爷爷领着去给地主家放驴放羊，后来长大些便一年到头地扛长活打短工，一直到解放，村里成立生产队，三叔被派去给队里喂牲口。

三叔摆弄牲口是行家，去学校当什么代表，可就连大门都摸不着了，一上来就闹了场笑话。那是学校召开全体师生大会，欢迎贫下中农管理学校，会议挺严肃、郑重，大幅的欢迎横标挂在主席台前，三叔被安排在主席台正中，两旁坐着学校的大小头脑，下面是黑压压一群师生。三叔哪经过这样的阵势，心里早如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了。校领导做了简短的开场白，接下来便是请三叔代表村里的贫下中农讲话。这个大会三叔是有准备的，知道一开始先要背段毛主席语录，背段什么好呢？他让在县城读中学的儿子给选了一条“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儿子一口一口教，三叔不厌其烦，一句一句背，已经背得烂熟于心，只是三叔从小没在大庭广众中露过脸，面对如此严肃的场面，心里早乱了阵脚，脑瓜里背好的词也全跑光了，一开口竟成了：“市场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但九九归一是你们的。你们……你们……”见台下全笑成一团，三叔更慌了，脸蛋子也如猴屁股般红，“你们”了半天，也没你们出个下文来。

从那以后，再有讲话做报告之类的事，三叔便一退六二五，全推给学校的大小头脑们，学校的大小事情，他也懒得插手，校领导向他请示，他就是那句说顺了口的话：“你们看着办吧，怎办怎好。”不过三叔也不闲着。学校搞勤工俭学，从生产队要了块地，学生们上劳动课，老师领着，就去那块地里干活。三叔去学校当代表，他看准的也是那块地，觉得那才是他显身手的地方。他每天到学校里点个卯，拎把锄头便去地里干活，一地庄稼让他鼓弄得胖娃娃似的喜人。只是校领导觉得不妥，恐落排挤之嫌，劝他没事就在办公室坐着，也这大年纪了，别看把身体累着。三叔说：“给你们干这点活还算累呀，当初我给地主扛长活那会儿，哪里有个黑了白儿的。”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校领导吓坏了，他可不想落个让贫协代表给学校扛活的罪名。商量来商量去，最后决定把那块地退回生产队。三叔没了施展的条件，不想回办公室坐着也不行了，他哪里是个坐得住的人呀，憋闷得没法，一年没“坐”到头，到底还是找个借口，把“贫协代表”这个好听的头衔给辞掉了。

三叔回了生产队，干的还是老本行，喂牲口。社员们有时拿三叔取笑，说他上不了台面，在学校当代表多好，风不吹雨不洒的。三叔说：“咱一个摆弄牲口的主，哪里会摆弄人啊，尤其还是一肚子墨水的九爷们，一句话没说好，就招惹得满堂笑，活也不让你干，呆长了，不把人憋死才怪。还是摆弄牲口好，累出一身臭汗来，吃饭睡觉都香。”

庄稼人，说庄稼话，干庄稼活，硬要派去学校当什么代表，也的确有点赶鸭子上架。

二 奶

多少年了，乡亲们一直都羡慕我家二奶命好。二奶的好命，是与大奶相比较而言的。两人是妯娌俩。妯娌俩嫁给的是村里首屈一指的大户，分家时，两家都得到了祖上留下的上百

亩河滩地，还有大瓦房，大骡子大马大胶轮车。我二爷是个浪荡子，不但自己吃喝玩乐，还纵着二奶赌钱抽大烟，没等到解放，把个铁瓮似的家毁掉了，上百亩好地变卖得一垄没剩。为躲债，芦沟桥事变那年，二爷从村里消失了，谁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

和尚走了庙在，几个债主合伙，硬把二奶轰出屋，将大瓦房卖掉抵了债。二奶从此无家可归，被大奶家收留，好在是亲妯娌，虽说是“收留”，享受的却是家人的待遇，出来进去与大奶无二。

与大奶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是在解放以后，农村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让大奶成了地主婆，成了斗争的对象，房子土地以及一切家产被没收，分给翻了身的穷人。二奶呢，按当时的政策，她应列入到雇农行列里，享受分“浮财”的待遇，可乡亲们又觉得二奶虽然没房没地，可她也一天没劳动过，吃住在大奶家，过的是寄生虫日子，不存在翻不翻身问题。二奶的成份问题难以定夺，这时候，二爷那边有消息了。二爷本来是出去躲债的，不想刚从村口小桥过去，没走多远就被国民党抓了壮丁，枪还没学会打，又稀里糊涂做了八路军的俘虏，后来在解放大西南的战斗中阵亡。

这一不幸消息对二奶来说却是“利好”，对二奶命运起到了质的变化，二奶成了“烈属”，随之而来的成份问题也确定了：雇农。两块牌子在当时都响当当令人羡慕。大奶被“扫地出门”后，大奶的三间大瓦房分给了二奶，另外还有一些生活用品。二奶从此又过起了好日子，而且比以前还好，以前，起码有些家务活她得动动手，比如擦个玻璃扫个院子什么的。现在连这些都免掉了，学校里那些可爱的红领巾们，三天两头跑来慰问烈军属，屋里院里收拾得干干净净，连水缸里的水都给抬得满满的。由于二奶“革命加穷”的出身，她在村里一路走红，先是成为驻村工作队的依靠对象，跟着出出进进搞运动，后来就成了村里的妇联主任，每天走东家串西家耍嘴皮子，地里活没干过，工分却不少挣，只是那时村里穷，分值低，工分再多，一年到头也分不下几个钱。加上二奶平时吃喝惯了，又好抽，虽说大烟改成旱烟叶，但那也得用钱去兑换，所以二奶的日子也说不上怎么宽裕。家里，除了土改时分的几件浮财，她不但一件没添置，还将能卖的变卖掉，以满足肠胃。二奶不怕穷，她对家人说，穷点好，穷点放心，家里若不是把日子过倒了，她就是大奶的命运，哪里会有现在的风光。二奶还真是好命，正当家里再也没有什么好变卖，再次出现了“一穷二白”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身为地主婆的大奶再次被抄家，平时省吃俭用置下的几件家具又一次成了众人的“浮财”，只是量上少得可怜，分到二奶手里的只是一个半成新的座钟，因为值不了几个钱，二奶也没再变卖，放在屋里看样儿。

成为二奶“浮财”的座钟嘀嘀嗒嗒一直走到改革开放，才寿终正寝地结束了其使命。二奶土改时分得的三间瓦房这时也显得老气横秋，与村里欣欣向荣的一番景象成了对比，尤其和大奶，更没法比。改革开放，村里不讲成份了，人人平等，平起平坐，大奶和大爷的那种精鬼，那种过日子的算计，把他们的儿女都给遗传了，正当乡亲们纷纷置骡子置马，热衷于自家承包的几亩地，想着多打几斤粮的时候，大奶家一下子承包下邻村上百亩田，而且就地挖坑，放水养鱼。那钱挣的，把二奶的眼珠都给瞧红了，走近大奶新起的楼房前，二奶有时就盼着再来场大运动，那时这楼屋说不定又成了她分得的“浮财”。

二奶是大奶起楼后的第二年去世的，二奶的“浮财”梦，也只有到天国里去做了。

喘 婶

喘婶叫什么名字，至今我也没弄清楚，而且她也不咳不喘，所以乡亲们这样叫，是源于她男人喘叔。喘叔倒是真的喘起来没完，腰也喘弯了，弓一样挺不直立。喘婶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逃荒逃到我们村的，来时身边还带着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她们那里闹了水灾，全村都给淹了，离我们这儿有几百里远。喘婶把苦水一倒，就被村里的好心人收留下，知道她家里已经没了男人，于是介绍给喘叔当媳妇。

听父亲讲，喘叔是不能娶媳妇的，他年轻时患过一场大病，在医院里做过老大一个手术，肋骨抽去三根，力气活一点儿干不了，沾点儿累就喘个没完。所以还要娶，是乡亲们见他可怜，自己身子骨不好不说，上边还有个病病歪歪的母亲需要照料，身边没个女人哪行啊。

喘婶嫁来后，果然就把家里变了模样，屋子干净了，院里整洁了，患病在床的婆婆，脸上也有了笑容，可苦的是喘婶，她不但要照料丈夫、婆母和身边的两个孩子，还要参加生产队的劳动。苦点儿累点儿倒还在其次，主要是喘叔，大病以后就不是个完全的男人，尽不了一个做丈夫的责任。很快，乡亲们就有了议论，有的说，在这样的人家，喘婶不会久留的，她图个什么呀？有的甚至怀疑喘婶那边有男人，因为和喘婶前后脚嫁过来的一个妇女，开始也说男人患大病不治，可是在村里没呆上一年，就在一天去镇上赶集时，一去不归了，有人看见，她和一个陌生的男子上了汽车。

乡亲们的猜疑很快得到证实，这天村里来了个卖药糖的，手里摇晃个拨浪鼓，从前街晃到后街，又从后街晃到前街，老也不走。喘婶这天和一群妇女在邻街的麦场上干零活，她像得了慌神病一样，慌得把手里活儿干错，眼睛也像长在卖药糖男人身上，眨都不眨地瞧个没完。

几天以后，卖药糖的又来，又来。就有人留了心眼，发现喘婶和卖药糖的真有瓜葛。她们看见有一天的晚上，喘婶偷偷跑进村外的小树林里，抱住卖药糖的，眼泪吧嗒吧嗒地掉，两人在一起，说了好久好久的悄悄话。

事情传到当初给他们牵线搭桥的媒人耳朵里，她不得不出面了，她去喘叔家，背着他问喘婶是如何认识那个卖药糖的，两人到底是什么关系。喘婶倒也不瞒不盖，她长长地叹口气，把实情全盘端了出来。原来，那个卖药糖的是她男人。村里闹水灾那年，男人揣着家里仅有的三十块钱和村里开的一封介绍信，去外地干木工活，几天后就传来噩耗，说被火车轧死了，喘婶哭得死去活来，随家人去出事地点收尸。尸体已分不清模样，只有凭衣袋小包裹着的介绍信和喘婶一眼便能认出的三十块钱来证明。这年偏又赶上大水，房倒了，地淹了，家里又没了顶梁柱，万般无奈，喘婶领着一儿一女，从村里逃了出来。哪里会想到男人并没死，死的是那个小偷，偷了他衣袋里的小包后，恐后面有人追赶，在奔跑中慌里慌张地撞在火车上。铁路警察在检查尸体时发现了介绍信，结果阴错阳差了。

喘婶的命运很让媒人同情，当问到她今后的打算时，喘婶口气很坚决，她说：“我已经跟他挑明了，叫他以后不要再来村里搅扰。我既然嫁了这边，就得跟人家好好过日子，何况这边也确实需要有人来照料。”

从此，卖药糖的身影还真的没在村里出现过，直到喘婶含辛茹苦地把两个孩子拉扯大，把婆婆的后事料理完，又过了些年，年事已高又多病缠身的喘叔终于幸福地弥合了双眼，喘婶这才悄悄地从乡亲们的视野里消失。不过，她并没有忘记这些年来乡亲们的关照，逢年过节的，还大老远坐车跑来看望，虽然这时的她，已是一把白发年纪的老人。

我敬重喘婶。

大 傻

上世纪六十年代，村里出了个反革命分子，这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因为他是个有着严重智障的傻子，名字也叫大傻。

大傻是名副其实的傻，他没上过学，不能从一数到百，你问他五加八等于几，他要想上好一会儿，最后还是摇摇头，回答个不知道。小时候我听奶奶讲，大傻还在吃奶期间，他父亲就被一伙闯进村里的还乡团害了，就为他带领乡亲们斗地主分田地。大傻的母亲在村里守了几年，最终还是跟着一个卖糖葫芦的男人远走他乡。不知为何，走时竟没有带着大傻，许是嫌他太傻，有碍脸面吧。是那个远房的二叔，看大傻可怜，把他收留了。二叔家里有几只山羊，大傻每天赶着，村前村后地去放。

六十年代中期开始的文化大革命，风一样很快从城里刮进农村，到处都在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村里的老支书首当其冲。这天，几个造反派组织又召开了老支书的批斗会，造反派的头头们轮番上台，对老支书拳打脚踢，正在得意，忽听人群里一声大喊：“不好了，谁家失火了！”但见滚滚浓烟冲上天空，随风卷了过来。救火如救命，会场立时大乱，谁也没有心思再批斗了，纷纷跑回家里拿家伙，朝着起火地点奔去。

好在烧的是村头的一垛干柴，而且远离房屋，人们七手八脚，不大工夫便扑灭了。接下来便是查找肇事者，造反派们一致认为，这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是有人在故意破坏文化大革命。事情一上纲，严重了，不但公社来了人，县里也派来侦破组。侦来破去，结果却大出人们意料，几个最应怀疑的地富分子一个个都排除在外了，唯独大傻没能过关，他成了肇事者，成了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

批斗大傻的群众大会是在村小学的大院里进行的。两个大高帽，一个扣在老支书头上，一个给了大傻，大傻的高帽上，从上到下写着一行黑字：“现行反革命分子”。大傻虽没上过学，却认得上面的“革命”两字，两只傻傻的眼睛把玩着高帽，咧开嘴巴笑笑，一边自言自语：“革命好，革命好。”气得二叔站一旁骂：“好个屁呀，上面还有个反呢。”大傻望定二叔，显出吃惊的神色：“还有饭呢，那不好，不好。毛主席说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吃，不吃。”一句话，惹得满会场都是笑。

大傻的批斗会，二叔情绪最为激动，他站在台前，胸脯挺得像个气蛤蟆，指着大傻头上的大高帽，义愤填膺：“村里那多柴垛呢，你烧谁家的不行，为啥偏偏烧我？我管你吃，管你喝，你还烧我，你个没良心的！”大傻却咸淡不进味，只是笑，见二叔骂完，回一句：“谁让您是我二叔呢，谁让我还管您叫二叔呢，我烧别人，别人能干吗？”

人群里不知哪个嘎小喊了声：“对，就得烧二叔，不烧二叔烧谁。”惹得会场又是一片笑。把挺严肃的批斗会，搅和得像是在上演猴戏，连一旁陪斗的老支书都忍不住偷着乐。

事后，我曾问过大傻：“难道你是真的想烧二叔，破坏文化大革命？”大傻一字一顿地说：“哪呀，那天二婶做饭，让我去柴垛抱柴。我是抽着烟去的，不知怎么的，柴垛就着起来了。他们硬说我是反革命，就我这个德行，能反谁呀，桌子倒了反过来我也反不了。”

这就是小村里被造反派打成的反革命，他“反”得可笑，细想想，还有一些可爱。

饲养员赵大叔

赵大叔是村里的老光棍，一辈子没娶上媳妇，他腿脚有毛病，走路身子一歪一歪的，好似满地的大麻坑。村里为了照顾他，就给安排在生产队喂牲口，当饲养员。

那时，生产队里的二十几头的牲口，大多是从互助组到初级社、高级社，社员们一家一户入社时“入”进来的，有骡子有马，最多的是小毛驴。为了便于识别，赵大叔就给每头牲畜都起个名字，名字也好起，谁家的牲口就叫谁的名，然后在名字后面加上个种类，比如杨大安家入社时牵来的是匹马，就叫杨大安马，李四毛入进社里的是头驴，就叫李四毛驴，后来又嫌字多绕口，干脆把马和驴都去掉了，直呼杨大安、李四毛。生产队派活时，队长喊杨大安、李四毛，指的是人，到赵大叔这儿，指的就是牲口了。“大叔，今儿往家西老坟地送粪，您看使哪个牲口好？”赵大叔往牲口棚一指：“使李四毛吧，那块地刚翻过，劲儿小的牲口进不去。”时间一长，叫习惯了，人们也听习惯了，倒也没怎么觉得不入耳。

在生产队干活，社员们每人都有个小小的记工本，每天晚上找记工员往小本本上登记工分，赵大叔的饲养室就是记工的地方，晚饭后这里总要聚满一屋子人，围着记工员，这个说我今天干什么什么了，那个说我今天干什么什么了。记工员不清楚的地方，有时还会表示出疑问，被问的就会说：“不信你问问赵大叔，还嫌我把牲口累坏了呢。”赵大叔叼着小烟袋，不偏不向地作证说：“是使牲口来着，用的张白瞎，累得浑身都是汗，还怪我说呀。”说话的时候，张白瞎就在饲养室的屋炕上，与几个庄稼人抽烟，闲聊，知道赵大叔说的是牲口，而

不是他，也不往心里去，仿佛他不叫张白瞎似的。一屋子人也没谁往心里去，都知道赵大叔指的就是牲口。

后来，村里一拨一拨地分配来不少知识青年，见赵大叔把牲口都叫了人名，觉得可笑，再往深处一想，又觉得对广大的贫下中农也有欠尊重，于是就给赵大叔提建议，让他也来个破旧立新，给每头牲畜编号，甬叫名了，什么张白瞎李四毛的。这也就是农村，要是在城里，张白瞎李四毛不找您打场架才怪呢。

这天，几个知青慌慌张张地从地里跑来，对饲养员赵大叔说：“大叔，不好了，灰驴三号挣脱缰绳跑了！”

赵大叔犯了寻思：“哪个是灰驴三号？”

“就是那个，编做第三号的那头灰驴。”几名知青急得跳脚，也没让饲养员赵大叔明白跑的到底是哪头驴，也跟着急得跳脚。后来有个社员答了话：“是王寡妇。”赵大叔这才放了心，责怪道：“你们要早说王寡妇跑了，我何必着这大急呀。没事了，王寡妇自己会跑来的。这几天它闹点小毛病，晚上我得烧盆热水，给多捂会肚子。”见小青年们哧哧乐，赵大叔还觉得奇怪，说这有什么可乐的。

(责编：李蔚兰)

—

三月的春天,清凉中略带寒意,但怎么也遮掩不住路边的柳树抽芽和小草返青,几抹新绿星星点点散布在木易市城北监狱门前。高高的围墙上电网矗立,即使身在墙外也隐约能够感觉墙里人失去自由的无奈。抬眼望去,几只燕子轻盈飞过,唧喳鸣叫时无论如何也不能体会到禁锢和压抑的人们会追随它飞翔的目光渴望得发疯。

荷枪实弹的站岗武警伫立两旁,威严笔挺与斑驳锈迹的大门形成强烈的反差,虎视眈眈地注视着门前二十几辆黑色高级轿车,似一条长龙延伸开去,安静而有序。为首的一辆十分扎眼,崭新的奔驰 560,黑色的牌照号码为木 R0002。

上午十点三十分,被弟兄们翘首以盼的大门终于打开,身着青灰色夹克的夏天熔出现在大门口。头发很短,是那种刑满释放的发型,眼神沉重却不散乱。一个绿色的帆布书包挎在右肩,洗得有些发白,与警察握手告别:“感谢孙教导员,感谢李警官,日后兄弟定当好好报答。”夏天熔边握手边说,声音沉稳而冷峻,听不出丝毫获得自由的得意与忘形。

“几年来照顾不周,还望兄弟理解”,孙教导员话音未落,在春寒料峭中等待多时的二十几辆轿车几乎同时打开车门,车内三四十个来迎接夏天熔出狱的人齐刷刷地站立在夏天熔和警察的面前。穿着各异,有的西装笔挺略带文明,有的穿对襟华服尽显剽悍,还有部分人着短袖剃光头戴墨镜,胸前与胳膊露出青色纹身,有的是盘龙有的是虎豹。

王权三走到夏天熔面前拥抱良久后看着他消瘦的面庞说:“熔哥您辛苦了。”继而与两名警察握手:“感谢孙教导员与李警官五年来对我大哥的照顾,以后有事情兄弟一定效劳。”

“王弟言重了,大家都不容易,谁都避免不了有个磕磕碰碰,你在里面的时候我不也一样没为你做什么吗?”孙教导员谦虚地说:“我想大家还是早些回去,尽早为天熔安排接风洗尘吧。”

王权三与夏天熔坐进奔驰车,引擎启动一声鸣笛,黑色的车队启程了,把城北监狱和背后的青山甩在回忆之中。

木易市天鹤湖度假村位于开发区中心部位,是一家独具特色的星级酒店,两面临山中间是海,客房与餐厅建立在海边度假区域,游客可边饮酒边欣赏海天一色的风景和沙滩上形形色色的男女。后山中巨资建造了一个溶洞洗浴中心,利用地区独特的气候和光学原理,无论春夏秋冬气温总保持在 28 摄氏度左右,溶洞中完全是自然洗浴,碧水潺潺绿树成荫,溶洞的侧面开了一个几十平米的玻璃天窗,把光和热一并引导过来。约有百十个豪华包厢,按摩的小姐不但有国内年轻的姑娘还有俄罗斯和当地高等院校的大学生,交易的时候大多用英语交谈。于是这个浪漫而多情的地方夜夜春宵,游客一掷千金。

度假村的于总专程为夏天熔摆下了接风宴席,来的客人大多是夏天熔的朋友和伙伴,也有部分企业界人士,周边地区的道上人物没有接到邀请也早早赶到。一时间天鹤湖酒店好不热闹。众人推杯换盏庆祝夏天熔自监狱归来,有的称呼熔弟有的称呼熔哥,甚至有二十几岁道上混的小辈称呼熔爷。

夏天熔滴酒不沾,每次有人来敬酒都很客气地用茶水回敬。王权三与夏天熔同坐一桌问:“熔哥,今天你坐的那辆奔驰怎么样?”

夏天熔说:“还行,性能好也宽敞。”

王权三大口地喝了一口酒说:“大哥,这是您回来我送您的第一个礼物,也是专程为您买的。”因为酒多脸略有些发红的他有些口吃,“这是黑,黑牌照,木 R0002,市长的是蓝,蓝牌照木 A0001,我认为咱木易道上就要数您是老大,这些年来我也经常想您。”

夏天熔显得略有吃惊,稍后就恢复了平静说:“三弟,礼物有些大了,我可是无功不受禄。”

“不，不大，熔哥您一定要收下，你我的圈子里有什么事情能够比您八年前的几枪大呢？有什么事情能够比您在里面受的罪大呢？”

夏天熔眉头轻轻一皱随即化作浅浅的微笑，八年前的事情如昨天亲临眼前。

二

那是一个秋高气爽的秋天，明亮的太阳把庄稼与收获的农民照得一片金黄，多少身影忙碌在田间地垄，片片欢笑浅荡在乡村穿梭不息的公路上。大家都在忙碌着享受丰收的喜悦，有人说今年的收成真不错，有人说今天的温度正好，不冷不热的。

盐厂加油站院内，响起了震撼的枪声，那是连续得让人毫无思索毫无准备的枪声，后来有细心人回忆说是响了五枪。

夏天熔用枪打死了雷老五。

当时正值中国石化和中国石油上市期间，两大石油巨头都在用同一个方法在全国扩大充实资本——收购私人加油站。一个投资几十万的加油站往往会在夜间炒到上百万或者更多。所以众多本地流氓和社会混混儿充当中介机构，用自己的实力和地方威望出头来替两家石油公司购买加油站，从中赚取可观的费用。盐厂加油站是王权三投资一百五十万人民币兴建的，地处黄金三角地段，经营几年来人气极旺，车水马龙每天收入甚丰。雷老五自恃资金雄厚，非要购买不可，出资二百五十万与王权三商谈，说是谈判不如说是命令，财大气粗的蛮横压得王权三有些喘不过气来。

“王总，我也不和你腻味，二百五十万给你，让你赚一百万！”说罢，雷老五拉起王权三走到自己黑色的奥迪车前，打开后备箱，看到密密麻麻整整齐齐的人民币，王总，只要你同意，我们立刻成交。”

“五爷，你不用这样兴师动众，容我再考虑考虑。”王权三谨慎而客气地说。

“王总不是要耍我吧？”雷老五怒视着王权三，“操，有话直说！”

“不，不是，五爷，我还要商量商量，恐怕家父不太同意。”王权三自知雷老五势力强大得罪不起，但是在雷老五之前中国石化已经给价到四百万。

“难道我雷老五的面子还不顶用吗？”雷老五向王权三走近了一步，铜铃般的圆眼睛虎视眈眈地注视着他，络腮胡子差一点儿蹭到王权三的脸颊，“又没让你赞助，我可是公平和你交易呀，难道我雷老五的名字不值个三二百万吗？”

雷老五在木易市以骄横著称，生意场上从不讲究原则，谈判不如意便召集手下弟兄持枪带刀威胁成交。

春天的时候，雷老五看上了梅花镇的温泉洗浴中心，想以一百万的价格收购，然而老板根本没有卖的意思。于是雷老五带领三十几个弟兄入驻温泉洗浴中心，把所有的客人全部赶走，每人抱着洗浴的按摩小姐自娱自乐陪吃陪睡，稍有怨言立刻打你鼻青脸肿。一时间洗浴中心如同遇到了灭顶的灾难一般，无人敢讲半句话。老板知道雷老五地方势力雄厚也不敢报案，连续煎熬三天又怕又恨，人瘦了一圈。最后无可奈何地把生意兴隆利润丰厚的洗浴中心，以百万价格拱手相让。

三

是王权三打电话把夏天熔叫来的，因为他实在抵挡不住雷老五的剽悍，实际王权三只想让夏天熔给拿个主意，打电话之前想实在不行就卖给雷老五算了，毕竟还要在木易市生活下去，惹上了这颗炸弹以后的生活太平不了，也懂得《孙子兵法》说的道理：实而备之，强而避之。就算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吧。但是他万万没想到夏天熔来了，而且只身一人力战

群狗，几个回合便结束了雷老五的嚣张一生，于是他的加油站保住了。

王权三愕然而惊恐，看着躺在血泊中的雷老五，看着雷老五的手下大惊失色一哄而散，瞬间便跑得一干二净，像树倒猢狲散，像兵败如山倒，像各回各家各找各妈……王权三的腿在打战，裤腿有一种湿湿的感觉，是尿了，他吓得尿裤子了。

他清楚地记得夏天熔是用雷老五的枪把对手打死的。

“这事你要管？”雷老五轻蔑地看着夏天熔，“你是哪条路上的？”

雷老五背后的几十个弟兄黑压压一片，“打死他，老大干掉他！”穷凶极恶的声音让人听了心里疙疙瘩瘩。

夏天熔一直知道木易市的雷老五声名显赫出手阔绰，今天一见原来认识，而且渊源极深，虽然十年未见，但是他一下子就能看出雷老五是他的同学，是摧残他失去学业差一点儿斗志全无的同学。

木易市一所知名大学的中文系高材生夏天熔，才华横溢英俊潇洒。受父亲熏陶三年级会背唐诗百首，五年级读完了四大名著，到了中学就能写一首漂亮的毛笔字，所填诗词被同学传抄得异常火热。自小家境贫寒，与父亲上山砍柴，练就了出奇的臂力。

经过艰苦努力考进木易市重点大学，一天晚上回宿舍的路上发觉公园内有女声在喊叫，近前才知道是家境非常优越的男同学雷永和在调戏一个大二年级女生。闻声赶到后看到在公园的角落里秋天的落叶上，雷永和正激情如火地把那个女生压在身下，使出浑身解数撕扯女生衣服。除了正义外，更让夏天熔怒火中烧的是那女生竟然是他自高中一同考进大学的同学舒影，两人情投意合相互爱慕，但始终没有吐露心声。夏天熔像疯了一样，三下五除二便把雷永和打得肋骨骨折。自那次，舒影便含羞离开学校而后多年杳无音讯。

雷永和的父亲是本市著名企业家，雷永和仗父欺人与社会闲散人员联系密切，每天不学无术与一些家境条件优越的同学喝酒赌博，据悉还经常去洗头房嫖娼。

经过学校研究开除夏天熔学籍，支付医药费二万八千元，自此便告别了学校。夏天熔很感谢校长和班主任，雷家最初是要求赔偿二十万元和一定把他送进监狱，经过学校死保和协调才有此结果而免于刑事责任。

他至死都不会忘记母亲眼神的幽怨、无奈和伤心，卖掉家里仅有的一头耕地的驴和十二只羊，又四处拼借才凑齐了赔偿的医药费，才与牢狱之灾擦肩而过。自学校回到家的那一夜，母亲的头发白了一半还多。看着父母的苍老面容，他长跪一夜没起，因为他知道今后种地要由父母代替驴来拉犁，而且家里唯一的进钱之道，父母精心呵护的十二只羊也因他而没了。

尽管后来母亲劝他起身吃饭，他仍然倔强得如家里曾经的驴，坚持跪到天明没有掉一滴眼泪。父亲的哀叹和母亲的低声哭泣像融化在血液中一样，后来的几十年他时常在梦中忆起不寒而栗。

他心中暗暗发誓今生一定要报答父母的生养之恩，让老人家住楼房坐汽车，也一定寻找机会置雷永和于死地。

两个人几乎是同时认出对方的，四目直视先是惊疑后是愤怒。

“原来雷老五就是阁下，佩服！”在偌大的加油站广场内面对众多持刀携棍霸气十足的打手夏天熔毫无惧色，声音中充满了轻蔑与挑衅。

“冤家路窄，这些年我一直在找你！”雷老五从牙缝里恶狠狠地挤出几个字后倏地把左手举过头顶，头也不回地向后面众多弟兄说：“这是我私人恩怨，请弟兄们不要插手。”

雷老五速度极快地用右手撩开衣襟，自胯下拔出一把五四式手枪，十指在扳机孔内用力一转，黑色乌亮的枪身旋转了一圈，稳稳地握在手中，握枪的手猛地向夏天熔伸出，黑洞洞枪口径直对他的面门。

“夏天熔，我做梦都在找你。你毁掉了我的一生，我也不会让你好过！”歇斯底里的声音中充满了仇恨。

夏天熔后来知道，自在学校与雷永和大打出手后，雷永和损失的不单单是折了几根肋骨，还因为正在热情高涨性欲爆发的时候被惊吓而以后的时间一度阳痿。

“哈哈……”雷老五疯狂地大笑，又把枪口向夏天熔脑门上畅快淋漓的顶了一下。

夏天熔倒退两步，眼睛里似乎要爆裂出火花，两眉之间凝聚出一个疙瘩，他用尽全身力气死盯着雷老五，一腔愤怒化成了死气沉沉的寂静，眼睛里毫无生气，可怕得如两眼枯井。雷老五的身影化作了十年前的长跪一夜的艰苦和母亲哀怨的目光。

枪，在他的面前他已经忘记，用脑门顶着枪口向雷老五逼近，夏天熔近前一步雷老五退后一步，身后的打手也随之后退一步。

大约走了五步，夏天熔终于爆发出声嘶力竭的大喊：“雷永和，我操你妈，你开枪吧！你开呀！！”

雷老五手中的枪不禁颤抖一下，夏天熔头轻轻一偏，右手一记直拳正中雷老五鼻子，刷地窜出很多鲜血。雷老五闷哼一声，手扣动枪的扳机，子弹自夏天熔的左耳飞向天空。

王权三清楚地看到夏天熔左耳挂满了血，染红了他的脖子和肩。

夏天熔没等对方反应过来，身子向前贴近一步，与雷老五几乎拥抱在一起，左手搂住雷老五脖子，右手勾拳猛打他的小腹，雷老五被打得弯下腰去嗷嗷乱叫。夏天熔顺势一把夺过他手中还冒着青烟的枪，一个漂亮的转身后，连续扣动扳机射向雷老五身体，打完了枪中剩下的几颗子弹。

雷老五应声倒下，夏天熔转身离开，走进了木易市公安局。

四

王权三一时间奔波于公安局、检察院、看守所和木易市人大主管政法工作的陈副主任之间，连前带后花了近 180 万人民币，把夏天熔故意杀人罪的死刑改成死缓、20 年、13 年，最后是服刑 8 年。

王权三还想再往下减少夏天熔的服刑时间，人大陈副主任说：“王总，从死刑到 8 年已经用了我最大的力气，在卷宗里把故意杀人改成了防卫过当，然后在监狱里又花钱给夏天熔买功，8 年已经不错了。动作太大，恐怕会出负面效果。”

王权三一想也是，8 年就 8 年吧。

自监狱里出来，除了那辆奔驰车，夏天熔没有再接受王权三的资金帮助，自己筹款三十几万在木易市泉兴大街开了一个歌厅，起名为“聚红颜”。装修得虽不豪华却极具文化格调，从服务到卫生和音响效果都是一流，生意异常火爆。

在一个周末的晚上却发生了一件令夏天熔十分恼火的事情。歌厅的主要利润大多来自于酒水，所以只收每小时几十元空间费用。然而有几个年轻人却自带了五箱啤酒，从下午四点一直喝到次日凌晨两点，几个人醉醺醺抱着小姐唱歌，刚开始摸摸索索的小姐们还能挺得过去，后来却干脆脱下小姐裤子要与其非礼，小姐们花容失色挣脱后便跑出包厢。几个人非但没有结账还把领班和服务员给打了，楼上楼下砸了好几套音响，弄得乌烟瘴气一片狼藉。

当时夏天熔已经入睡，听到领班哭着来报告，一个鲤鱼打挺从床上跃起。当时的思维飞速运转，意识到这是有人存心捣乱或者不是简单的捣乱问题。但不管怎样决不能让自己人吃亏，如果处理不当不是自己的生意赚不赚钱的事，而是可能无法在木易市混下去的严重性。

他当即吩咐有些惊慌失措的大堂经理不要报警，把歌厅的大门拉下来，不让这几个穷凶极恶的小子出门逃窜。夏天熔从楼上洗了一把脸，扣好了上衣扣子，把发型简单梳理了一下稳步下楼。

“请问哪里的朋友？是什么事情把诸位得罪？”夏天熔走到几人近前。

“你他妈是谁？找死吗？大爷还没砸够。”一个个头略高，留着小平头的胖子毫无顾忌地说，满脸络腮胡子，上身裸露着，一条青龙纹身在前胸后背又顺理成章地缠绕在两只粗壮的胳膊上。

“朋友，不要口出不逊，道上的人要互相尊重。”夏天熔仍然十分客气地说。

这时间一个矮个子迅速绕到夏天熔背后，用尽全身力气一下子搂住他的脖子，自喉咙里

发出咕噜的声音：“去你妈的！”两边的人迅速架起夏天熔的胳膊，力图把他按倒在地。歌厅的人迅速围了上来，正准备一拥而上解救自己的老板，只见夏天熔借助后面搂脖子人的力量，整个身体悬空，两条腿飞起，一脚正踢中胖子的头，还没有等胖子叫出声来，两腿已经落地，把头向后猛击，随着矮个子一声惨叫松开搂住夏天熔的手，捂着头部蹲在了地上，夏天熔一个箭步绕到左侧，左手抓起另一人头发，右手一记迎面拳应该是打折了鼻梁骨，这家伙应声倒地。其余两个人吓得转身就跑，但大门早已关上，被歌厅的保安擒获。

夏天熔大喝一声：“给我绑起来！”

五个垂头丧气的家伙被手铐铐住，因为酒喝得太多根本无法正常站立，或依靠在墙角两眼迷离或蹲在地上头低得如扎进裤裆，里了歪斜毫无刚才的霸气。

“谁让你们来的？”夏天熔知道背后肯定有人支撑，两眼如鹰隼一般直盯住鼻青脸肿的胖子。

胖子抬起头与夏天熔的目光对视，身子不由自主地抖了一下，“没，没有人让我们来。”夏天熔走到胖子面前，审视着被自己踢的伤痕，如一片青紫的树叶在脸上映衬，他像关心牵挂已久的兄弟一样，轻声问道：“疼吗？”

胖子见夏天熔从威风凛凛的强悍突然间变得温柔起来，一下子不知所措，心底油然而生一种畏惧，眼神闪烁上下游移，除了一点感动外大多是不敢相信，刚要说不疼的时候，夏天熔温柔关爱的眼神瞬间又变得如蛇样毒凶，用手猛地掐住胖子的咽喉，那力度根本不像恐吓，目的就是要把他掐死，自嘴里狠狠地挤出几个硬冷的字：“xx妈！想砸我的场子？”

胖子喉咙里发出求救的鸣叫，声音虽然含混但也能分析出大致含义是喔喔的救命声。大张着嘴，舌头在里面蠕动，两个眼睛变成白色而致命地往上翻。其余四个人不约而同扑腾跪倒在地，有的用头磕地，有的大声说：“熔哥，我服了，我说！”歇斯底里中充满了恐惧。

夏天熔迅速收回左手，右手一记直拳打在胖子左脸上，整个身体像一只沉闷的皮球般飞了出去，重重地磕在身后的墙角里，前胸压住了带手铐的双手，传来嘎吱地骨折声，随后一声惨叫回荡在凌晨的聚红颜歌厅中。

五

矮个子的裤裆里湿了一大片，滴滴答答地向下淌尿，声音颤抖：“熔哥，熔哥，是四哥让我们来的！”

“熔哥，您手下留情。”“熔哥，我们知错了！”几个人争相发言。

木易市的四哥，人称宋百万，没有几个人知道他的真实姓名。九十年代搞运输从山西拉煤往华北几大电厂输送，胆子大下手黑，雄踞一方，没有谁敢与他抗衡。因为一个电厂的副厂长收完他行贿的钱却嫌价格高而没有进他的煤，宋百万非常恼火。在一个周末的晚上结集六十多人把副厂长的家给砸了，然后又把副厂长老婆“礼貌”地请上了车，送到了副厂长私人别墅。正在与情人调情的副厂长知道事情闹大了，衣服也没穿整齐连夜就跑了，他老婆看着自己丈夫的西装与一件粉红色的女人睡裙裹放在褶皱的床上，大哭大骂。

后来宋百万顺理成章地把煤送进了这个电厂。

到了2000年国家开始控制超载超限，运输利润低风险也大，宋百万就舍弃了运输，从事起娱乐业，做得最好的是洗浴和歌厅。夏天熔的歌厅与宋百万的相隔不过百米。

夏天熔对领班说：“统计一下我们的损失。”

“砸坏了三套音响，两台背投电视，两个茶几，有一桌客人被吓跑没有结账，大约损失六万左右”领班把损失统计上来，又试探地问：“我们有三个人被打，但不太严重。夏总？”

“嗯，”夏天熔简单沉思了片刻对五个人说：“这事怎么解决？”

矮个子惊恐未消：“您说，熔哥？”

夏天熔看了看表又对矮个子说：“六万的损失你是否赔给我？”像是商量，口气却冷静得

如命令一般。

“我赔，我赔。”矮个子惊魂未定。

“那好，被打的三个人每人赔偿费一万元，一共十万吧。多一万就算给刚才我的出场费吧。”手指矮个子对旁边的保安说：“把他放了，回去拿钱。”

一个小时后，矮个子送来一张农业银行的十万元支票，票面上鲜红的印章是百万娱乐总会的字样，与夏天熔分析的一样，这件事的幕后主使人正是宋百万。夏天熔知道对手出师受辱决不会善罢甘休。

事发后的第二天早晨，夏天熔与往常一样，吃过早餐后在办公室边踱步边喝咖啡，他喜欢轻品咖啡且不加糖的感觉，让那种浓郁的苦涩自嘴唇传送到舌尖然后在整个身体弥漫开来，惬意的同时也不能忘记小时候受穷的日子，吃不起方便面穿不起牛仔裤的经历如今总让他不停地奋进。

初中二年级的时候，学校里流行穿牛仔裤，夏天熔便和母亲申请买一条，记得当时母亲正在灶堂烧火做饭，听到儿子的请求毫不思考地说：“没钱，买不起。”夏天熔没有吃饭含着眼泪就上学去了，知道牛仔裤跟自己无缘。课间的时候一个人在座位上把头埋在课桌上，透过余光看到眼前一条条牛仔裤在晃，有男同学有女同学，更没有勇气加入他们一起嘻笑玩耍的队伍。过了一段时间，他还是买不起，于是开始恨，恨牛仔裤，发誓今生永远不穿，提笔写了一首伤感而出气的词：夜静情柔，处处寻求；欢乐几时有？渴盼来日收！今生不穿牛仔裤，老子何处不风流！

后来长大了，这件事成了夏天熔的遗憾，虽然现在一车牛仔裤都买得起，但朝花夕拾的事情做起来没意思，也就永远不穿牛仔裤了。

夏天熔自玻璃窗内欣赏楼下的风景，匆匆忙碌的人们各奔所想，为了一个事业为了一个家庭为了自己所爱的人有意的无奈的都在奔忙着。此时想起了老诗人卞之琳的朦胧诗《断章》：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是呀，生生不息的人类在做着重复的事情，爱情的里程碑里此情不渝终生可待的多得是，到最后不正如欣赏风景的人，你爱上了别人的同时也正在有人爱你吗？你渴望得到的风景未必属于你，然而你却在成为别人的心中风景。

这时间办公桌上的电话响了，是个尾数四个八的陌生手机号码。话筒里传来不紧不慢的问候：“夏先生早晨好呀？”声音沉重而沧桑，“听说您的身手厉害，我倒要领教领教。”

“您是？”夏天熔试探着问。

“呵呵，不认识吧？”一声冷笑里充斥着狡黠和轻蔑，“我姓宋，大家都叫我四哥。”

夏天熔早就知道从这个路子上混的人如同跟狗打交道，你越怕越跑它就越咬你。昨日疯狂今日事，解铃还需系铃人，最好的方法是面对。如果你选择逃避就是不负责，追随你的人就会怨你，如果你选择后退妥协，就会有人看不起你而放弃你离你而去，让你今生难以安宁。

夏天熔当然不怕，像上学时候的演讲一样，台下人越多他发挥得越好，如今事情越大他越沉着也越机灵，他一直在等这位大名鼎鼎的四爷横刀立马出现在他的面前。

“是您呀四哥？您客气了，有事找兄弟？”夏天熔明知故问。

“少跟我来这套！”对方的话锋明显激烈起来，“明天下午三点，城南停车场我们碰碰，你码人吧，如果怕了可以不来。”没等夏天熔继续说话电话已经挂断。码人的最基本说法就是纠集人帮助打架，已经有些成绩的社会名流，不会身先士卒亲自动手，因为他们已经懂得青春短暂，不再愿意因与公安部门纠葛再次跨进监狱的大门，但是为了体现地位和出了事情迅速解决，会养一些社会闲散人员和不良青少年在自己的旗下，供他们吃喝玩乐赌博嫖娼甚至吸毒，需要打架平事一个电话呼啦啦就到，这是道上的规矩“养小弟”。近两天已经传开，名不见经传的夏天熔把四哥的人给打了且索要十万元赔偿金，众多的人都在看这场戏的结果。

夏天熔没有“小弟”，也没有朋友帮助他群殴，此行凶多吉少，但他也必须要去讨个说法，正像孤军作战前方是敌兵后方是悬崖，他必须前进。

六

木易市城南停车场远离市区，在人烟稀少的暮归山脚下。当时的运输业发达，交警经常扣押一些超载超限和一些违法车辆停放在这里，大车小车高级车低级车一应俱全。几条高速公路自附近通过，到北京上海山东等地乘车十分方便，背后的暮归山虽不是什么名山大川但也绵绵百里水绿山清。

这是一个绝好的交战场所，很少有人经过，做个生死较量也无人知晓，一旦警察发现可以乘车奔逃各大城市或藏于青山隐匿。

宋百万一行四五十人早已在停车场一侧等候，自远处望去黑压压一片，各个手带家伙，有的持大刀片横眉冷目，有的拿一米多长茶杯口粗细的木棍拄在地上静静等候。大多数袒露着上身，露出各式样的刺青纹身，用野蛮的强悍给对手以心理上的压力。

三点钟夏天熔没有出现在宋百万一行人的面前，也没有派任何一个人来应对。有些阴沉的天气刮过一阵轻风，较远处的高速公路上车辆川流不息，几只寂寞的麻雀百无聊赖，时而高飞到树梢，时而落到地面上寻食。

宋百万面对着暮归山的方向沉思，自言自语道：“看起来夏天熔害怕了。”转身对有些散乱和懒散的队伍说：“再等一会，如果没有动静，直接到夏天熔的歌厅给我砸。”

他把目光盯在一个年龄稍微大一些看似挺稳重的人：“老三，你准备十万元现金当作活动经费，如果对方报警，参与的弟兄立刻拿着钱离开，等风头过了再回来。”

这时间队伍中有人言语：“四哥，前面有动静！”

宋百万随着手指方向看去，不远的前方堆起一片小土堆，土堆的后面是个坑，自坑中有人刷刷地向上扔土，扔土的节奏很均匀，一下一下地被铁锹轻松甩出，新土把土堆的顶尖盖住后余土自然的流散下来，小土堆慢慢加大着面积与高度。

宋百万疾步走过去，身后的弟兄呼啦尾随。

那是一个长方形的坑，有些社会经验的人立刻就能想到那坑的形状和深度与棺材坑惊人地相似，或者干脆就是为了掩埋棺材或亡灵而准备。坑的边上放着一摞摞冥币，突然一阵旋风吹过，卷起一些轻飘的冥币飞散在坑内外，有的游动到宋百万脚下裤腿甚至肩头。

宋百万眉头一皱往坑边走了几步，看到坑里有一个人正在专注的用铁锹挖土，然后毫无顾忌地把土飞扬出来，好像根本就没有意识到有众多的人已经把他包围，举手投足像在工作也像在游戏。

坑里的人脚下一双白色旅游鞋，已经沾染上一些泥土，浅灰色紧身裤显示出一个标准身高男子汉腿和臀部的坚挺，乳白色宽松的上衣对襟嘎的襟儿，十分明显地看出左前胸绣的是牛右前胸绣的是猴，鲜红如血色一般。这真是一个奇怪的衣服，颜色和图案搭配得异常滑稽。在场的人却没有一个笑出声来，这场景这打扮加上旋风卷冥币的偶然，让众多的人感觉到诡异。

此人正是夏天熔。

看到宋百万一行到来，夏天熔停止了挖掘，把铁锹猛地戳在坑里，双手擎住铁锹的上端，轻轻一跃双腿在空中一个回旋翻身到了坑外。

“熔弟就自己吗？”宋百万问看着面前的夏天熔。

“不是。”夏天熔口气平和地说：“还有一个坑是我带来的。”

“坑？”宋百万有些不太明白。

“四哥，我夏天熔宁失江山不失约会，而且从来没有怕过什么。”夏天熔冷冷地看着宋百万的眼睛，“今天我倒是真怕了。”

“你怕？”宋百万没有丝毫得意，明显感觉出对方的霸气。

“我害怕今天被你打死，所以提前为自己准备了一个坑，如果我死后，看在兄弟情面上，劳烦四哥把我葬在这里。”夏天熔的话语如铁钉般钉在了在场人的耳朵中。

“可是，还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你死，我也会把你葬在这里。再有就是我们一起死，四哥？你数猴长我几岁，我属牛是你兄弟，你看我的衣服已经提前做好了！”说罢，夏天熔仰天狂笑，那笑声悠长而狂野，在山谷里回荡，略显宽松的衣服随着大笑微微抖动。

没等宋百万言语，夏天熔转回身去土堆中刨出两把明晃晃砍刀拿在手中，陡然间一股杀气弥漫在坑的周边。夏天熔把左手的刀轻轻一抛，刀在空中回旋一百八十度，手指稳稳地捏住刀刃，把刀柄恭恭敬敬递到宋百万的面前，“四哥，您请？”

宋百万似乎有些木然，被夏天熔刚才的话所震慑，条件反射般接过来夏天熔递过的刀不由自主地后退了半步。

“您先砍我三刀，我不死的话会回敬您三刀。”夏天熔的话冷得如死人一般。

还没等宋百万说话，身后的人一下子围了过来，持刀横棒对准夏天熔，好像宋百万一声令下就让嚣张狂妄的夏天熔命丧黄泉。

此时的夏天熔慢慢地解开了颜色和图案极为滑稽的上衣，即刻拿在左手猛力地抛向空中，用双手持刀动作夸张的把外衣拦腰斩断，轻盈的飘落在地上。

众人惊呼后退，看到夏天熔身上绑满了雷管炸药。

“宋百万，你的资产也近千万，世间的荣华富贵也享尽了，今天与我同归吧？”还没等宋百万回答，夏天熔又狂吼起来，“宋百万，让你十二岁的儿子和你的老婆还有你的小情人儿为你送行吧！”

夏天熔用手迅速抓住位于腰部的导火线，即刻就要引爆。

又有几个人向后退了几步，甚至因为粗心和慌乱掉进了夏天熔挖的坑里。

宋百万一句话没有，脸色由红变青由青变白。自牙缝里掉出几个字：“熔，熔弟，我服了。”随即对身后的弟兄们高声号召“撤！”

那声音里充满了恐惧的释放和大败的淋漓。

（责编：杨振关）

无常爱情

□ 聂 鹏

杰在部队混得算是比较快的，才三十出头就当上了大队长，正营级。对于小县城里人来说，正营级比较抽象，别人搞不懂你是多大个官儿。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军营里的人们也喜欢按地方级别来套自个儿了，就是相当于你们县公安局的政委或民政局的局长。这样一说，别人就明白了。

杰的老婆在市里，在一家听起来都很抽象叫 N21 国际商务支持系统的单位上班。也是大学毕业生，有一个健康漂亮的小宝宝。杰的日子过得是很滋润的。

杰的军事才能是很突出的。大型处突任务、临时勤务，首长们都喜欢点他的将让他带大队的兵们参加。杰上任不久，正赶上他所在的县城搞一个古文化遗址的开发推介活动，主题活动就是一次大型演唱会。杰受支队委派，任安全保卫领导小组的成员。从彩排到正式执勤，前后忙了一个多星期，杰在剧组里有了良好的印象。

庆功宴那天，杰因为高兴，多喝了几杯。高兴的原因，是因为有一个女演员数次向他敬酒。女演员说她父亲是军人，她从小就崇拜军人。杰说那好办，我给你介绍个军人作老公。杰所在大队有 40 个干部有近三分之二是光棍一条。就是担心你不是本地人看不上小县城。女演员说怎么不是本地的，我就是县政府的一名工作人员，我叫余艳，省业余歌手大赛通俗唱法二等奖获得者。哦哦，原来是这样，酒没法不高。

余艳长得虽非绝色，但还算漂亮。尤其气质高雅，青春快乐，是很能让人心动的那种类型。喝完酒躺在自己的军床上，杰隐约地想，想不到小城里也有如此女子呢，不错不错。借着酒劲，不由地拿老婆跟余艳作比，一比不打紧，竟然在迷糊中感觉那老婆，竟然有诸多方面是不如小余的。“恨不相逢未嫁时”啊，杰发出这样的慨叹。

杰开始给余艳物色对象，给余艳介绍了几个候选人，并帮着参谋。忙乎着见了几个。杰问余艳怎么样？余艳总是笑笑而已，再不作答。人常说沉默代表默认，但这种事，这种表情似乎跟默认无关。杰就很无可奈何。在又一次介绍完毕后，余艳又是一笑，杰觉得总是笑不行，就问：“那你说，你到底想要个什么样儿的呢？”余艳笑笑，指着杰，“就你这样的。”杰急得一拍大腿，“哎哟妈呀，这不麻烦了吗？我是已婚，你，你又不是不知道？”余艳笑笑，“我知道，可我就喜欢你。”杰晕了。

接下来，再交往时，杰就谨慎多了。少见面，见面也少坐一块，少说话。但杰的部下或地方上一些朋友请吃饭，似乎总是天意，那饭桌上总有余艳。每每喝至酣处，余艳都会端着酒过来敬杯酒，笑笑，“我敬你。”酒不得不喝。喝着喝着，每次都喝出很复杂的情绪来。但杰恪守着原则，总不说过头话，不留余地地回绝着余艳。

一次，余艳喝多了。靠在杰的臂弯里。用只有杰听得见的声音说，“县城里的人我看不上，不是我嫁不出去，追我的人多着呢。我就喜欢你，我跟定你了，我等你。你实在不要我，我就嫁到台湾去。”杰唏嘘不已。“千万别犯傻，台湾佬年岁大，不疼人，那怎么行？再说我有老婆孩子，我离了婚，有孩子要养，麻烦着呢。”“我不再乎，我们俩人这么优秀，不会有问题，你的孩子我会视同亲生。”“那太委屈你了，我心疼，这也不公平，我离婚了，这在部队也是忌讳，我将一无所有。”“你怕什么，我们一切从头开始，一定会过上幸福的生活，反正我嫁不了你，嫁谁都是嫁，反正于我来说幸福不幸福无所谓。”

杰听得有些怕，但心底是极为心疼的。

再有一次。杰已经躺下了。收到余艳的电话，说心里特烦，想找杰说说话。杰拒绝了，但不是很坚决。余艳坚持着，杰就去了。在茶楼的包间，两人喝着啤酒，聊着各自的故事，都感觉滴滴香浓，意犹未尽。后来，余艳倒在杰的怀里，浑身火炭一般，杰也被烧着了。但在最后的时刻，杰控制了，余艳哭了，杰跑了。

杰再也不接余艳的电话。余艳用短信告诉杰，“你躲我没用，我会爱你一生一世永不变。”

我可以等。”杰看得心痛，但也温馨，却也坚决地不为所动。身为军人，亦在围城之中，如果发生那样的事，真是不堪想象。但对余艳，老实讲，杰是心动也是心仪的。

日子就这样不知不觉地流逝。刚开始，余艳的短消息总在某个不为人知的清晨悄悄来临。杰在当了两年大队长后，回支队机关当了一年副参谋长。余艳的消息渐行渐远。这一年冬天，在 N21 单位工作的老婆在一夜间跟杰提出离婚，原因是跟军人太穷，可能在外傍上了一个有钱人。杰说，“不可以改变吗？”老婆说，“没必要了。”杰坚决地说：“离！”杰选择了孩子。

就在次年的春天。杰将要参加预提副团职干部的培训了。杰通过各种渠道打听到余艳的消息。余艳

在省城约他见面。余艳俨然一副贵妇人打扮。墨镜始终未摘。余艳请杰在省城最高档的茶楼喝茶。余艳不笑，但仍妩媚，“我已为人妇，老公是台湾人，48 岁，对我挺好，我不想改变。”“真的不可以改变吗？”

余艳仍不笑，“没必要了。如果你愿意，今晚你留下来，我，陪你。”杰拂袖离去。

那个春天。杰起了一个大早，没要车送，一个人，就这样，一个人奔向北方，奔向茫茫前程。

(责编：秦万丽)

悬崖勒马

□ 刘利民

在银行工作的杨林确实令人羡慕，不仅工作条件优越，同时还拥有一个美满温馨的家庭，妻子高挑漂亮，在医院当护士长，八岁的女儿活泼可爱。

夫妻俩收入不菲，五年前他们住上了楼房，买了夏利轿车，可谓春风得意马蹄疾。在许多人的赞叹声中，杨林倍感优越。可最近一个人却总让他着急上火，眉头紧蹙。

今天，小舅子又来看他，摆出一副无赖的架式。可再讨厌，毕竟是老婆的亲弟弟，不看僧面看佛面，杨林强打耐心：“你倒不怕麻烦，几次三番来‘开导’我，你不说我胆小如鼠，成不了大气候吗？你算说对了，你的忙我帮不了。”小舅子一脸的苦笑：“俗话说‘人无外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你看看别人，我同学刚工作三年都住上别墅，开上奥迪了，姐夫，你都工作十年了，是升高官了，还是发大财了？虽说有房有车，可房是顶楼，车是个破夏利，你也该讲讲生活质量了吧？”杨林越听越恼，他真受不了小舅子用这种挖苦和讽刺的口吻对他讲话，一拍办公桌把小舅子骂跑了，小舅子又碰了一鼻子灰。

小舅子把杨林在单位十年的工作成就说得一文不值，着实让他生了半天的气，下班时间到了，杨林越想心里越不是滋味，比吃了一只苍蝇还恶心。已经戒烟半年的他，今天又狠劲地吸起来，拼命地踩着油门，不停地按着喇叭，夏利的发动机发出沉闷的叫声，极不情愿地往前冲，这辆车跟了杨林四年了，还从来没有这样糟蹋过，看来今天他确实生气了。

杨林把车子停到楼下，用力甩上车门，他环顾一下周围，一看吓了一跳，楼下停的尽是丰田、广本、桑塔纳……哪部车都比自己的高档，杨林迷惑了，“那小子说的也没错呀。”他有气无力地往楼上爬，今天的脚步显得格外沉重。进了门，妻子已经把热气腾腾的饭菜端上了餐桌，不知道是妻子炒菜忘了放盐还是自己没有胃口，杨林觉得这顿晚餐吃得一点滋味都没有，女儿看爸爸脸色不对，一句话也没敢说，吃口饭就到自己屋学习去了。

今天，杨林心情不好，早早就爬到了床上，小舅子的话总在自己的脑海中缠绕，难道现在真是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自己辛辛苦苦干了十年，还不如人家搞一年的，他们凭什么住豪宅，开高档车，自己谨慎了那么多年到底图什么呢？杨林正在心里抱怨，不知什么时候，妻子已经在自己身边躺下了，“她老舅下午到咱家来了，你下班前他刚走，我留他吃饭，他说还有事。”“他干什么来了？”杨林明知故问。妻子侧过身贴到杨林耳边轻声说：“他说你是银行部门经理，想让你帮忙贷笔款，他说现在楼房涨价很快，想多买几套房子，过几个月再转手卖掉，到时候赚的钱跟咱们平分。”杨林将信将疑，“哪有那么容易的事，钱不是好赚的。”毕竟是亲弟弟，妻子急于帮忙，“他说他有好几个同学都是炒房地产赚了大钱，绝对有十足的把握，他说只让你贷给他300万，过几个月就可还你，保证能赚他百八十万，到时候咱们一家就能净挣四五十万，这么好的事，你还是考虑考虑吧。”杨林转了个身，他知道自己作为银行部门经理，挪用几百万不成问题，但这毕竟是违法的事。

妻子一连吹了几夜的枕边风，杨林知道如果真不答应，这姐弟俩是绝不会让他清静的，再说可能是自己过于谨小慎微，有多少该进去的人还不是逍遥法外，难道自己就那么倒霉，做一次就被抓？“和你弟弟说好，赚的钱平分，我帮他贷300万，可这钱只能用三个月，单位要查账的，到时候还不上可没法交待。”杨林答应了，妻子在他脸上深深地亲了一口。

杨林自从决定帮小舅子贷款之后，他感觉单位同事看他的眼光都是怪怪的，连打招呼的语气都跟以往不同了。他很清楚这不是同事有问题，而是自己太紧张了，于是他决定要快刀斩乱麻，就在他准备给小舅子打电话的时候，办公室通知：现在开会，谁都不准请假。

工作了十年，大会小会杨林没少参加，他觉得有不少会是“虚”的。今天他晚去了十分钟。还没进会议室就听有人讲话：“……在工作中发现，很多人走上犯罪道路，并不是不知道

自己的行为会触及法律，只是心存侥幸，或是认为别人没有付出多少，但官比自己升得快，钱比自己挣得多，自己吃了亏，于是产生了不健康的补偿心理……”杨林越听越觉得这话像是说自己，难道自己还没开始做就被人捅出去了，杨林觉得不可能。走进会议室，他慌忙找个位子坐下，抬头看到主席台上的横幅：“预防职务犯罪，大家共同参与”，才知道这是市检察院的领导来单位作报告，“……现实生活中确实有一些人靠不正当的手段升了官，发了财，生活在花天酒地之中，有的干部觉得自己能力水平不比别人差，收入却不如别人高，在‘别人有的，我也要有’的扭曲心态驱使下，产生了不平衡心理，有的甚至依靠手中的权力走向犯罪的深渊……”杨林越听越害怕，幸亏自己还没有出手，万一一念之差做了，那不还是一抓一个准吗？可得悬崖勒马呀！

杨林在下班时，像往常一样把自己的爱车细心地擦了一遍，他觉得今天自己的心情格外轻松。

(责编:秦万丽)

竹马青梅

□ 周淑艳

—

青梅有周末懒床的习惯，周末的早晨她睡得很放任，她觉得睡一个不用惦记时间的觉非常享受。并且，对平日朝九晚五的生活似乎有一种报复的快感。当西林发觉青梅在或晴或阴的早晨醒来，会及时地放上青梅喜欢的音乐。青梅喜欢听那些旋律舒缓的乐曲，在轻柔的音乐中，青梅开始睁着眼睛想心事，有时，什么也不想。青梅也常埋怨自己这样有些多愁善感。

春天就是一个多事的季节。这个星期天的早晨，青梅在床上睡得香甜，爱玲的电话又不合时宜地响起来。这个爱玲啊，这么多年了，一点儿进步也没有，总是闹哄哄的。她和半个多世纪前上海滩那个才女的名字一字不差，青梅觉得她辜负了这个名字。彼张爱玲隔着几十年的光阴，在书里冷静地看着这个世界，而此张爱玲三十年一直在青梅耳边唧唧喳喳、絮絮叨叨着，比跟自己的妈还要熟悉。这个早晨又有什么让爱玲以为很重要的事呢？“喂喂喂，朱骏回来了，朱骏朱骏，你的朱骏啊……”朱骏朱骏，一股微痛掠过心脏在青梅的心里弥漫覆盖开来。爱玲又说了很多话，青梅却一句也没听进去。

朱骏突然来了，就像他曾突然地离开。

二

小时候的朱骏是个有几分腼腆的男孩，个子不高，有些胖，脸是方的，眼神尤其清澈。朱骏是在姥姥家长大的，而朱骏的姥姥家与青梅家一墙之隔。两个孩子天天在一起玩，他们从来不打架，吃的玩的，朱骏总是习惯分给青梅一半，青梅是一个被宠爱的小妹妹。有一回，大人们话着家常，孩子们在老槐树下玩玻璃球。大家都羡慕朱骏，朱骏的妈妈总会给朱骏邮寄一些农村孩子可望而不可及的东西，朱骏的玻璃球就比其他小朋友的更斑斓，更夺目。当朱骏看到青梅眼中的喜爱时，就把玻璃球在身上擦了擦，毫不犹豫地递给青梅。朱骏的姥姥看见了就笑着对青梅妈说：“以后青梅给我们朱骏当媳妇吧。”青梅妈也笑着说：“行啊行啊”。说这话时，在场的大人、孩子都笑了。从此，孩子们就都知道青梅是朱骏的小媳妇。渐渐长大后，青梅听到这话很害羞，很尴尬，几次正色责怪后，伙伴们也就不再那么叫了。可是，青梅你怎么能阻止得了人家在背后把这一声“小媳妇”叫得婉转悠扬，叫出许多开心呢？

读初中时，同村的同学总是一起骑自行车回家。这一段路程上种下了纯净的友谊和懵懂的情怀，是青梅弥足珍贵的财宝，在以后的若干年里滋养着青梅的生命和生活。爱玲、锦朋他们总是在夜色里又说又笑又唱的，热闹非凡。青梅虽一贯寡言，但她仍觉得一天里，就这段时间最开心。朱骏话少，朱骏总跟在青梅后面，从小学到初中，这个位置从来没变过，这个位置让青梅觉得很踏实。中考前的一天，就是那么突然的一天，朱骏说要走了，要走的很远很远，走得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于是，男孩子失落不语，女孩子大都忍不住哭了，尤其是爱玲，哭得泪眼婆娑，呜咽个不停。按理说，青梅应该表现出那姿态才对，可青梅没有，大家各自沉浸在离别的悲伤中，没人在意她的沉默和冷静，青梅总是这副德性的。也没人在意爱玲的悲声，爱玲家里死了一只鸭子她也会号啕。也许，也许青梅的心里早就泪水汹涌了呢。很多年以后青梅否认了这种说法，在这个意外面前，当时的她完全是不知所措的。一辆绿色的吉普车带走了姥姥、小舅还有朱骏。带走了与朱骏有关的所有的蛛丝马迹。朱骏妈妈在沈阳，一个遥远的地方，给亲人创造了更好更舒适的环境。青梅也不知道从那时起，自己就对绿色的吉普车生出不喜欢，对沈阳生出向往。孩子毕竟是孩子，在对朱骏的怀念持续不多日后，放学路上的欢歌笑语又渐渐响起。青梅的身后少了一个朱骏，显得特别空旷，空落落的一大片。青梅怕这种空旷，就开始行在大家的前面。那这一群伙伴能填补这空旷吗？

过了很长时间后，青梅才从心里确认，朱骏走了，真的走了。

这一走杳无音信。为什么杳无音信，我一直想替青梅问问朱骏。从六岁他们手牵手一起

去幼儿班，到十六岁朱骏坐着绿色吉普车离开，朱骏和青梅已经成为彼此的习惯。你一定要明白，他们那时只是习惯。那中间有太多的情节，让青梅在成年后的早晨回味，像回味一个长长的童话。

高中生活紧张而忙碌，青梅浸没在书山题海中，已经很少想起朱骏了，青梅说，后来几乎是忘记了。高考填报志愿时，青梅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沈阳一所大学。为什么？谁知道！在沈阳，青梅度过了四年光阴。这四年里，朱骏没能像小说里安排的那样突然出现在青梅面前，青梅也没试图去寻找朱骏，偌大的沈阳去哪里找呀！于是朱骏仍然还在遥远的天边。这四年，青梅和她的许多同学一样经历了一场糊涂的恋爱和理智的分手。然后，就是毕业，再然后就是乖乖地回到家乡，在县城做一份安稳的工作。

三

朱骏真的来了吗？

朱骏这些年是怎样的呢？这重要吗？反正现在朱骏是来了，回来了。

心中有了期待，日子便如老牛拉破车般的缓慢起来。青梅这几天做事总是丢三落四，时常地愣神儿。终于，星期五晚上七点，青梅一行准时到达锦朋饭店。壁上“XX先生XX小姐结婚庆典”的字样换成了“欢迎朱骏同学回乡访友”。“朱——骏——”最先这一声华丽悠扬的女高音当然是从爱玲腔中发出。拥抱、流泪、语无伦次地问候。他们展开了一系列久别重逢的老朋友应履行的仪式后，才发现我们的女主角还在最后没有闪亮登场呢。“青梅，你可想死我了”。说着朱骏张开双臂，青梅也张开双臂，却是用双手迎接那一双手。握着朱骏温暖干净的手，那一刻，青梅的心里百转千回，嘴上却轻描淡写：“我们也很想你呀！”朱骏向大家遗憾地摇摇头：“看看，她一个机会都不给我。”

眼前的朱骏，青梅几乎不认识，高大，健硕，五官棱角分明。席间他大声地说话，爽朗地笑，时不时用风趣的东北腔把大家逗得前仰后合。这是朱骏吗？是吗？是，没错。因为那双清澈的眼睛，青梅记得太深。大家在酒桌上推杯换盏，怀旧，叙今，一顿饭吃得风生水起。青梅却有些心不在焉，好在大家知道她常常心不在焉。水煮鱼上猩红一片，青梅狠狠地毫无风度地吃上一大口，随后就有泪水哗哗地流下来，真辣啊！爱玲一旁嗔怪：“吃不了辣，逞什么能呀！”

喧嚣持续多时，大家开始各自活动，打牌的、玩手机游戏的、看体育节目的。也许是大家有意把机会给他俩。于是，他俩单独在一起了。朱骏说：“青梅，你和我想象的一模一样，简直就是照我的想法长的。”青梅说：“朱骏，你和我想象的一点儿也不一样了，你怎么这么贫了呀？”他们谁也没有问起彼此的过去，没有问这些年来为什么杳无音信。也没有问现在，现在对方如何？是那么的想知道，却都在有意的回避着。他们只聊他们的这一伙好朋友，聊这些发小如今都过得人模狗样的，他们发自内心的替他们高兴。说着说着，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此时已过午夜，朱骏宣布告一段落：“不早了，你们的老公、老婆、孩子都在家里等着呢，赶紧回去吧，别给我找骂。我这次回来你们得轮流做东，谁也跑不了，听我吆喝啊。”众人才依依不舍，各自散去。

爱玲的家稍远一些，孩子又有婆婆带着，因此没有犹豫就答应青梅和她回家住，爱玲也是有话要和青梅说的。爱玲最看不上青梅这种对人爱搭不理的劲儿，她张爱玲是个心胸豁达、敢爱敢恨的人。仗义执言，挺身而出等优秀品质，在男人里都是凤毛麟角，何况女人。爱玲也常常暗暗佩服自己这些优点。因此，人前人后没少数落青梅，鉴于这丫头今天的表现，没能如自己事先嘱咐那样把热情提高，反而又添了两分冷淡，免不了又是一通连数落带骂。最后再次警告：“以后别和我一块儿出去，我跟你丢不起那人。”数落完青梅，爱玲觉得还不够解气，又把矛头指向听众席上的西林。一声大喝，西林连忙端坐，并立即摆出一副聆听教诲的神态。“西林，你看你这些年把她给惯的，一点人事儿不懂，人家朱骏大老远来了，她不言不语就知道吃吃吃。还有上次去参加小陈的婚礼也是这样……”西林听出老婆的晚餐尚可，不禁心头一悦，神情也舒展开来。西林已经在心里默认爱玲为他们的家长了，至于老婆礼节

上的不周，西林觉得那是你张爱玲的事。爱玲越说越来气，顺手抄起身边一个毛绒小熊就向青梅砸去，小熊如愿落在青梅身上，青梅抱在怀里戚戚哀哀地说：“妈，我知道了，我下回改。”这一声“妈”叫得爱玲泄了气，叫得爱玲心灰意冷。她知道青梅是无药可救了，想到自己这么多年来言传身教都没让青梅在场面上有哪怕一点儿的改观，都成了对牛弹琴，觉得很失败。

此后，这些人频繁聚会，好像在弥补这些年来的缺失。少年时代纤尘不染的友谊，今天，就越发地珍惜。这些人在各自的领域里或许会阴奉阳违，或许会八面玲珑。但对这些一起穿开裆裤长大的朋友，都用心地呵护着。大家心里都明白，这样的情谊在今天太难能可贵，是多么值得自己不惜代价地去珍惜和维护，丢不起呀！

随着聚会的增多，朱骏渐渐和青梅开起一些无伤大雅略带暧昧的小玩笑，一帮朋友也会随声附和，形成一个气氛的小高潮。青梅开始还有些羞涩和不知所措，几次以后，在这些老朋友面前就大方了，对朱骏的玩笑逐渐有了一种对孩子般的纵容。眼前的朱骏离自己想象中的朱骏越来越远，也越来越明朗了。这不，在一个星期天，朱骏和小志、锦朋、爱玲等几个发小来找青梅去看望小学老师。当然要先跟西林说的：“西林，把你老婆借我们用用吧”。西林含笑的眼里有一丝不确定，青梅拍了拍西林的胸口，给了他一个“你放心”的眼神，西林就真的放心了。这么多年来，西林对青梅的信任根深蒂固。

四

青梅第一次看见西林时，就以为朱骏长大后差不多就长成西林这样子。西林为人宽厚诚恳，又有主见，工作上也颇有建树，而且是话不多不少正好合适的那种人，这点最合青梅心意。在外人眼里，两人般配得很，青梅自己也这么认为。西林爱青梅，爱得执着，爱得傻气。西林说，青梅就是他身上的那根肋骨。

六年了，结婚六年了，青梅像一个襁褓中的婴儿，在婚姻中被呵护。青梅是个对生活要求很简单的人，她不大会计点生活，比如说她对钱就没有什么概念，虽然她知道它用处很大。有西林照顾她的生活，她很安心也很放心，她没有什么不快乐，西林不允许她有不快乐，可似乎也没有什么快乐，就是那种由内而外的喜悦与满足，青梅没感觉到。有这么好的人在身边，有这么好的日子过，若还感觉不出快乐则完全是你青梅的不了。这一点青梅自己倒是明白，这一点她很羡慕爱玲，爱玲的喜怒哀乐从来都是那么纯粹。青梅有时坐在沙发上，看着西林忙碌的身影在客厅厨房穿梭，就问自己：“他是谁？”这种感觉无缘无故，但是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一次，青梅问过自己，可是自己没有答案。时间像一条河，日子像白开水，整整一条河的白开水，在修造精致的人工河床上无声无息地流着。是不是总有什么东西在青梅心里，寂寞着，蠢蠢欲动着？青梅，你不该这样！青梅有这种感觉的时候，就很怕，她怕这种念头。怕了，就跑过去抱着西林，不管他在干什么。西林紧紧地把青梅抱在怀里，从来不问为什么。西林就是那河床堤岸，没有他，就没有了方向，没有了去处。青梅不能没有西林。很多时候，西林不懂他这个老婆，青梅简单得像只草履虫，又深奥得像一道无从下手的几何题。爱就一定要懂吗？不懂就不懂吧。

西林去值班的晚上，青梅会抽上一支烟，一边放一些轻柔、舒缓的音乐。而实际上，青梅还算不得真正地会抽烟，她只是让那微辣的烟雾在口腔里转一个圈儿，弥漫一下，再轻轻地吐出来。当烟一直燃到最后才轻轻地捻灭，然后，嘴里含上一块黄色的、半透明的西柚糖，一股淡淡的甜意妥帖地躺在齿间舌面。这几天，青梅常常坐在床上抱着膝，把蔡琴的《被遗忘的时光》听上N遍，听着听着就把自己坐成一尊雕像，任由那淡淡的忧伤的旋律在耳际缭绕。朱骏几乎一刻不停地盘旋在她的脑海里，她努力回忆朱骏小时候的样子，甚至拿出小学毕业照看着上面那个表情呆板、木讷的男孩。她努力回忆这些年来自己想象中朱骏那类似西林的样子，她努力回忆这些天来朱骏的点点滴滴。三厢照看，朱骏的影子更是忽明忽暗，想不出个所以。青梅的头乱了，不知道自己想要确定些什么。干脆什么也不想。朱骏啊，你打扰了我的生活。

朱骏青梅，青梅朱骏，毕竟不同旁人。他们之间必须要有更多的交往，他们之间多着一份缘由呢。于是，在看望小学老师回来的那个晚上，车行至青梅家的路口时，朱骏让锦朋停下：“你们先走吧，我送青梅回去。”锦朋的车稳稳地停下又开走，车里的人包括爱玲都默然无语，心里装满了祝福，祝福朱骏、青梅和西林。新建的马路宽阔得夸张，因没有其他行人经过，更显寂静。两人并肩走着，路边的冬青泛着新绿，散发着清鲜的气息，偶尔有逃过修剪的一枝斜出路面，碰着行人的腿，像是淘气的孩子的恶作剧。有月光倾泻下来，脚下斑斑驳驳，明明暗暗，好似某种心情。这次朱骏没有说诸如良辰美景的玩笑，离开那些朋友，朱骏更像十五年前的样子。是青梅先开的口：“朱骏，真的决定去新疆了？”说完，她轻叹了一口气，这不是废话吗？朱骏第一天来的时候，就向大家描绘了他未来的蓝图，到新疆去，做棉花产业……。那时，青梅没有认真听将来棉花的美好前景，倒是想起小时候。有一年，棉花大丰收，大人都高兴得不行，说今年给你们做棉衣要多多放棉花。大片的棉花铺在院子里晾晒，青梅和朱骏在上面打着滚儿，身上东一块西一块地粘着棉花团，他们伸着手互相指着，哈哈笑着，觉得没有比对方的样子更滑稽的了。朱骏说，他长大后要用棉花造一座房子，棉花铺成的院子，棉花的围墙，还要用棉花扎几棵高高的树，种在院子里。这样，他们家就哪里都是又白又软的，摔到哪儿都不疼，多舒服呀！青梅很羡慕也很向往朱骏将来的棉花家。现在，青梅想不起当时朱骏有没有邀请她和他一起住棉花房子，也想不起自己有没有要求和他一起住棉花房子。青梅奇怪自己怎么这样的事还记得，朱骏一定早就忘了。青梅觉得自己早熟，可是到该熟的时候，又分明还带着几多单纯和稚气。

“朱骏，真的决定去新疆了？”青梅是这么问的吧。半晌，朱骏才开口：“青梅，西林是个好人，我放心了！”答非所问。之后，两人一阵沉默。春天的夜晚还是有些凉的，一阵风过后，青梅打了个寒颤。“冷吗？”“有点儿”。于是就有了朱骏猝不及防的拥抱。这个拥抱在青梅的心里发生过无数次，此刻却突然来临，青梅的心先是一阵惊悸，随后温暖欲泣。夜风带着浅笑悠闲地拂过，街灯安静地亮着，浅蓝色的光芒轻抚着万物，有小虫躲在暗影里浅唱低吟……这夜晚，实在美好。朱骏的怀抱真像一棵棉花树，青梅调整了一下自己的身体以便和这棵树依偎得更舒适，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闻见了若干年前两小无猜的味道。“朱骏，新疆那边气候变化大，你要多注意身体。以后喝酒别太急了，我就看不惯你们男人动不动就干杯。还有，喝完酒一定要吃饭，你看你现在的胃口就不太好了。还有哦，有合适的姑娘你就踏实下来成家吧……”他们抱在一起像小时候荡秋千一样有节奏地轻轻摇晃着身体。青梅在朱骏怀里一边荡着，一边絮絮叨叨着，突然觉得自己的口气像极了爱玲，不禁推开朱骏的怀抱轻笑起来。“嗯，我记住了。”朱骏模仿孩子的声音和神情看着青梅认真地说。青梅呵呵地笑了起来，用手拍了朱骏的脸，“你呀！”

像小时候一样，他们手拉手走着。朱骏继续做着孩子，专注地踩着自己忽长忽短的影子玩儿，觉得很有趣。看着朱骏，青梅心里一片清爽，她开始整理自己的心思，这么多年，朱骏的影子一直在心里挥之不去，这一刻总算明白，原来自己忘不掉的，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在心里不停塑造并完美的一个幻像。朱骏是风，他的未来在新疆和其他任何一个可能的地方，而青梅是一株沉静的植物，她的根在这里，她没有去处。

这段路不长，走下来，二人却都放下了一段长长的心事。

青梅的家到了，他们都不由自主地抬起了头，四楼的窗口散发着橘黄色的灯光，每一束光芒都是对青梅殷切的期盼。

五

朱骏终归是要走的。这天，一群人在锦朋饭店给朱骏饯行，场面热烈而隆重。墙上“XX先生 XX小姐结婚庆典”的字样又换成了“欢送朱骏同学到祖国西部去”。大家一进门就被这搞笑的气氛逗得开怀不已。酒席上，朱骏又在大谈他的新疆和他的棉花，大家夸张地附和着，并集思广益共同畅想日后发达了生活将会如何如何，将该怎样怎样。沉浸在玩笑的意味中，开心是如此的纯粹。青梅安静地看着昔日玩伴们的喧闹，心里有种不知所谓的感动

酒过三旬，朱骏举杯对西林说：“西林，你可得把我的小媳妇给我好好养着啊。”西林与他碰杯：“你就甭操这心了。”尽管西林明白青梅和朱骏之间的清清爽爽的关系，心仍莫名其妙地一紧，他和在座的都清楚在这句貌似玩笑的话中，有着朱骏怎样的用心。青梅笑着用右手抚了抚朱骏的头发说：“我们永远是两小无猜的青梅竹马。”两人的眼里都泛起了一层雾气，是烟熏的吧。桌下，青梅的左手被西林紧紧攥着，像峭壁上岩石握着的一棵小树。青梅也用力回握。

星期天，朱骏要走了。大家快活地说着送别的话，心里有几分不舍，又似乎不大介意朱骏这一走又将隔山隔水，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在这个交通工具和通讯工具都发达到模糊了时间和空间的年代，送别少了许多的戚戚然。但青梅却清晰地感觉到朱骏会和当年一样，这一走就会杳无音信，这一走就没个回来。

青梅站在送别的人群里，挽着西林的一只胳膊，头轻轻地靠在他的肩上。她眼看着朱骏像十五年前一样乘车而去渐行渐远，最终，向一幕电影的尾声一样驶出人们的视线。青梅的脸上凝着微笑，微笑里满是祝福。那少年情怀曾像一件舍不得丢掉的旧衣服，多少年来一直压在箱子下面，现在箱子突然打开了，那陈年的气息随着春风越飘越远。

朱骏，再见！再见，朱骏！从此山水迢迢，前面又将是一段长长的岁月。

这天晚上，青梅躺在西林的怀里，说：“西林，我们要个孩子吧！”

（责编：杨振关）

五

（接上期）陈国庆快步走出小区，他要赶在报亭关门买张晚报，了解正在进行的足球联赛的进展。他正要穿过一片低矮的树墙，突然，一个女人尖叫着从马路对面飞跑而来。她头发蓬松着，玫瑰红的上衣袖子从领口斜着扯破，这样她跑起来，手臂上就像有一面旗帜飘扬。她的出现，一下子就把温馨静谧的大街搅乱了。人们都停下脚步，茫然而惊讶地看着她。这一看不要紧，大家都“啊”地捂住了嘴，因为这奔跑的女人后面正紧紧追着一个男人，而这个男人的手上竟然举着一把菜刀！

陈国庆在人们的惊呼声中刚刚明白发生了什么，那个女人已经朝他迎面跑来。她跑得很快，边跑边把惊恐的呼救声撒满大街小巷，仿佛这样就能镇住后面的男人。可前面的呼叫似乎更助长了男人的力量，他追得更快了。红色的旗帜转眼就到了陈国庆的眼前，几乎碰到了他的身上。就在他一闪身的刹那，他大叫出声：小敏！小敏好像没有注意到他，一阵风似地飘向丁字路口。陈国庆急忙转身，那男人正红着眼冲过来，因为高举着菜刀，他跑动时身体向前一窜一窜地，有些滑稽。陈国庆本想大吼一声：“放下菜刀！”但他会那么听话吗？如果他不放下怎么办？就在他迟疑的片刻，男人已经从他身边消失了，和小敏一起消失在前方的丁字路口。他愣在那里，不知怎么才好。直到有警笛响起，他才恍然大悟。他急忙向前方的路口跑去。他的心咚咚地跳着，好像是担心着小敏，又好像害怕着小敏。如果他能不那么犹豫，快速出手，小敏也许能逃脱。但事实是，他竟什么都没做，差不多是眼看着小敏被砍倒的。越想他越感到实在不能原谅自己，但他又像所有犯了不可挽回的错误的人一样，侥幸着并没有给小敏造成致命的损失，或者他还暗中祈祷：小敏当时并没有看出自己来。但他在靠近人群，勇敢地面对小敏的时候，他却呆住了——扑倒在马路上满脸是血的竟是那个拿着菜刀的男，而把他抱在怀里的竟然是米静！

刚才米静的车从红旗路和友谊道交口处遇上了红灯，她就刹车停下。就在这瞬间，她看到了飞奔逃命的小敏。她的身后紧紧追着挥着菜刀的李东，她一下子明白了眼前的一切。她一把推开车门，大喊着：李东，李东！三步两步迎了上去，似乎她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好像只有大声的喊叫，是她唯一的阻止小敏受伤的办法。她的声音尖细而高亢，显得有些气急败坏和歇斯底里，好像整个红旗路和友谊大道都同时回响着：李东，李东。她显然被自己吓了一跳，那么多人都看着这个平地冒出的女人，她竟然赤手空拳想阻止一场眼看无法避免的血案！那个被叫做李东的男人正吼着跑着，猛听得有人大喊自己的名字，他愣了一下，随即又往前踉跄了几步，竟扑通一声栽倒在斑马线上，菜刀甩出去很远。几个已经赶来的巡警，飞快地跑上去，想在他没有起身时制服他。但他们很快都住了手，因为，这个被叫做李东的男人，嘴里吐出血沫子，眼睛紧闭，已经昏过去了。米静是这里他唯一认识的人，所以警察中年龄大些的说，先送医院吧。米静抱着李东的上身，让他的头枕着臂弯：叫救护车吧，恐怕是伤到了内脏。目前能帮忙的也只有这几个警察，米静想到了陈国庆。她掏出电话，还没拨号，陈国庆已分开众人，走了出来。

除了小敏，在这个城市李东没有更亲的人，但小敏在哪儿？即使她在，现在的情况也不适合她照顾李东，况且小敏也不可能照顾他的“仇人”。好在小敏工作在这所医院，好多医生和李东很熟，米静也常来常往，所以抢救李东就方便了许多。只是那几个警察，探头探脑，弄得米静心里又乱又烦。庆幸的是李东伤得并不重，一会儿就苏醒了。医生说，李东当时是气迷心窍，血脉上涌，意识昏厥，加上突然刺激和摔倒，鼻腔毛细血管破裂，导致大量出血，

住院观察一两天就可以出院了。李东说：米静，多亏你，要不然我会闯下大祸。也不知小敏怎么样了？她一定被吓坏了！米静说：我明白，我都明白，先养好身体再说吧。她不禁心生感动：都这样了还想着小敏，真不容易！可小敏就因为这，常常骂他没出息。仿佛那大大咧咧的荆海洋才更有出息似的。她想：小敏的痛他李东大概无法医治，可荆海洋就能治好？米静来不及仔细过滤这些头疼的问题，她开车回家，取了些住院用品，安排陈国庆晚上先陪李东一夜，明天再想办法。谁知李东说不要紧，我现在没什么问题，你们还是都回去吧。有什么这里也都很熟。有两个值班的医生也说，有什么事，我们都能处理。但那个年龄大的警察却说：米女士一会儿得到派出所录录证言，好在没出大事，不用紧张。米静心里想：还嫌不乱呢！但她还是很轻松似的答应：好吧。而后就和陈国庆跟着那个年轻的警察离开了医院。

从派出所出来，米静并没有把车开回家，而是从红旗路转上了花园大街。陈国庆问：咱们去哪儿？米静没言语。陈国庆又问了一遍，米静道：你是真没心还是假没心？一股莫名的恼怒，正在慢慢从她心底生起，但她努力克制着。她觉得小敏现在一定在某段公路旁瑟瑟发抖，等着他，盼着他，而她的不争气的丈夫竟还不明白她要去干什么。她对他有些失望，又有些烦，可她还再说服自己：半夜三更的，他能陪着自己也该知足了。于是，她沉着脸说：注意点儿公路边，看看小敏在哪儿。陈国庆赶紧补救自己刚才的疏忽：给她挂个电话吧。我都打过了，都没有，米静说。她的心升腾着急躁和不安，这时的小敏就像个走失的孩子，让她惦记和怜悯，这种感觉她第一次体会时是在月月耳膜穿孔的那天夜里，心疼又无可奈何。但这样的感情不会一模一样，月月有医生可以帮忙，注射完止痛药后就安然地在她的怀里睡着了，脸上有挂着泪滴的笑容；可小敏在“受伤”后却不知身在何处，会不会被车撞倒，会不会遇到坏人……米静不敢多想，倒是陈国庆提醒了她：她一定和荆海洋在一起。米静说：你怎么知道？陈国庆说：我也有第六感觉。米静想：他还有心思开玩笑。但在盲目地找了快一个小时后，米静只好开车返回到了红旗路。

躺到床上已经夜里一点钟了。陈国庆扔下一句，这男人也够可怜的，便倒头睡去。米静听着陈国庆的鼾声，却翻来覆去地睡不着。小敏的事情怎么就成了这个样子，就像一盘无法收拾的残局？米静是在住院生月月时认识小敏的，当时小敏正在班上。米静说：孩子胎位不正，我想做剖腹产。小敏说：你努把力，说不定能生下来。米静说：算了吧，我可不想受那份罪。小敏说：你这么优雅的肚皮上，回头留下条蚯蚓，看你老公还疼不疼你。米静得意地一笑：我怀胎十月，够辛苦的了，活该他受点儿损失。两人来言去语，竟谈得十分投机。小敏爽爽朗朗，但说话幽默逗人，米静从见面时就觉得她和自己哪里有相像的地方，可又一时说不好在什么地方。在第二医院产科，小敏是唯一的有硕士学位的医生，她的举手投足间有一种独特的味道。她平时话并不多，可一旦有了说话的热情，就成了天才演讲师，一句话出自她的嘴，就多出许多的生动和感情，由不得你不听。米静在医院住了五天，赶巧都是小敏值班，这期间，林芳来了，米静把小敏正式介绍给她：这是我的朋友小敏。林芳纳闷：我怎么没听说你在医院有朋友啊？米静道：这不是就有了吗？

和小敏在一起，米静感到莫名地兴奋。小敏家在武汉，地道的南方话和拿手的南方菜，给米静带来了无比的新鲜。小敏那突兀着的热情，有时过电似的传染给她，她就感到自己眼前绚烂起来。但小敏的苦恼也会通过米静明净的眼睛和敏感的心洞察到，她们便一起小心地潜入到那些敏感的地带。米静常常矛盾地开导小敏，但不久，她发现自己开始慢慢地反抗起那些用来劝说小敏的理由来。开始，她们探讨的都是非常现实的问题，比如，孩子。哪个完美的家庭不希望有个孩子？一辈子不生孩子的女人难道没有遗憾？再后来，就深入到女人认为最神圣的领域。比如，爱情。没让男人爱过的女人，或者没死去活来地爱过一个男人的女人，是不是都活得挺窝囊的呢？过去，米静从没有多想的问题，不经意间在两人喝咖啡的时候给揭了出来，米静就傻了：原来做女人有这么多麻烦，或者说，做个明白的女人，她米静还差得远呢。尤其是小敏神秘地说起和小鲸鱼在一起的事后，怎么像涨潮的海洋，怎么一日不见如坐针毡，怎么知道做女人竟如此美妙和幸福等等，米静听了，竟像迷路的孩子怎么也找不到了回家的路似的，茫然四顾不知所措。然后，她躺在陈国庆身边，开始认真地想男女

之间那些有意思又没意思的问题了，她竟然奇怪地失眠了。

这些发生在她结婚差不多十年的时候。三十多岁的女人还拽着青春的尾巴，妄想让岁月再赐给她曾经遗漏了的那些财富，显得多么可爱和可笑。

她回忆了许许多多和陈国庆生活的场景和细节，想捕捉到那种奇妙的感受，但她每次都失望而扫兴。她想制造些机会，说不定能在什么时候，那感觉就来了，也让她没白活一回。一次傍晚下雨，她想让陈国庆和她一起出去，打着花伞在马路走走，换个情景，在体会被男人拥着前行的感觉中陶醉一把，可整个过程平淡无味；盼着陈国庆出差回来，给他带来南国的蜡染长裙，但她又几乎不抱任何希望，因为她没记得他给她送过什么。她有时倒十分希望有谁能提醒陈国庆，在她生日或一些特殊的时候，能给她一点点惊喜，或者自己给他些暗示？但她很快否定了这些：一个男人如果真正爱自己的女人，他怎么需要别人的提醒呢？也可能在肉体温馨接触的时刻，会有那种美妙的感受。但那个消魂的情节，也只让她感到身体倾诉后的短时快乐。紧随而来的是很长时间的后悔和失落，因为她似乎坠落在一个深深的井里，再也没有信心爬出去了。

米静几乎是看着小敏疏远李东投入到荆海洋怀里的，她没有办法挽救，准确地说她没有伸手，有时她甚至怂恿和鼓励小敏勇敢追求爱情，并隐隐希望她早点儿结束那段本来错误的婚姻，好像这样也可以让自己得到某种安慰。因此，今天李东公然伤害小敏，就很让米静内疚。她不能不惦记小敏，但又有些可怜李东。她辗转反侧间，天已渐渐放亮。

米静从床上给正在上晨课的林芳打了电话，把昨夜小敏的事简要说了说。林芳在啊了几声之后说：那就改天看她吧，我想小敏一定和荆海洋在一起……我一会儿再跟你联系。米静刚挂机，铃声又响了：米静，你出来，我在花园大街的上岛咖啡厅门口等你，有事跟你说。是小敏疲惫的声音，米静刚想再说什么，电话就挂断了。米静从床上跳下来，一夜无眠，她有点儿轻飘飘的感觉。陈国庆已经醒了，问：需要我吗？米静说不用，一边到卫生间匆匆洗漱，然后开门走了。陈国庆想，今天该不会有什么事了，索性多睡会儿。但他却翻来覆去地睡不着了，于是起床。先到卫生间例行公事地整理了自己，然后到厨房弄点吃的。一不留神，把昨天没有清洗的瓷碗碰在地上，瓷碗毫没商量地碎成了无数的白片儿。在他蹲下想把它们拾起来的时候，脑海里闪过了不祥的预感。果然，米静回来后，面沉如水，她重重带上门：你这人真是，怎么能见死不救？就是不认识，伸把手就送你的命了？何况她是咱们的朋友。本来陈国庆是想好了万一米静知道这事之后的对策的，但哪里容他分辩？那米静顺着情绪的快车道一路飞奔直下：我算看错你了，哪里配得上当男人！大概男人总希望有人把他仰视为男人才有底气，否则为什么陈国庆被老婆这么一说，一下子没了脾气呢？也许他真的觉得自己实在做得有愧于男人的称呼，反正他没有答腔。其实小敏并没有和米静说什么，是米静昨晚见陈国庆在马路上，所以她做了某些揣测，没想到竟和小敏的某些陈述暗合。她想：陈国庆啊陈国庆，我米静看上你什么了？要是我被人追杀你大概也袖手旁观吧？想来想去，越想越来气，心乱糟糟的，理不出个头绪。但她似乎没有时间在自己的情绪上纠缠，拿了些钱，又匆匆出了家门。小敏还有一些事情需要她帮着处理一下，因为她已经决定辞职回武汉了。

这样，一个星期天就这么在烦乱中过去了。米静和陈国庆也开始了例行公事似的冷战。这样的冷战常常以互不搭理开始，以不得不说话的生活环节结束，他们都习惯并且达成了某种默契。

六

第二天，刚一上班，米静就看到了小秦：怎么都回来了？小秦说：研讨会最后两天安排杭州各景点玩儿，那些地方我和徐总过去都去过，所以我们就提前回来了。米静哦了一声说：怎么没在家休息两天，就急着上班？小秦说：徐总要我赶快整理一下材料，局长等着汇报呢。今天徐总也来了。米部长，您还有事吗？米静的心里就闪出了徐刚那张刚毅但有些不修边幅

的面孔，她产生了想看到他的冲动，但又对自己的想法感到不安，听到小秦的问话，她微笑了一下：没事了。她在楼道里走了一圈，茫然地回到了财务部。

临中午下班的时候，米静收到了徐刚的信息：小米，赏光一起吃饭？她回：我希望受邀的不仅我一个。徐刚回：当然！她为什么非要强调“不仅我一个”呢？米静想把自己的想法在心里再研究一遍：是不是希望受邀的仅仅是自己呢，还是怕仅仅自己呢？两种想法互相斗争了几回，好像没分出胜负。

果然，饭局除了总经理刘大山和其他两位副总，还有各部的几位部长，她米静原来只是普通的一个。徐刚好像没认真看坐在对面的米静，他的落腮胡子刚刚刮过，青青的胡子茬含在皮肤里，有马上就长出来的势头儿。他的眼睛里闪烁的光芒，有一种坚毅感，让人感到一股寒气，或者是一股不好接近的冷淡。他很少笑，在米静的记忆里，他是个牛气十足又玩世不恭的人，他可以因为自己不高兴，就在办公室里蒙头大睡，任你有什么重要的事他竟理也不理。他可以当着女同事的面，用赤裸裸的脏话，骂今天罚了他钱的交通警察；他敢把整月的工资输在牌局里，为哥们、姐们充当“扶贫大哥”，然后抖抖腰包，借钱请大家喝酒。记得米静来单位报到的时候，他送给她的严严肃肃且正正经经的就一句：好好干，别让染缸染了。米静至今还记得，那大概是她踏入社会后，听到的第一句正规的训诫。她不喜欢这样生硬的人，和他一起，总有一种压抑感，工作起来生怕有一点纰漏。她曾设想他训人时怒火冲天的各种表情，以及那些让人不堪入耳的国骂等等，但大概是米静长得女孩子气太浓，又漂亮谦和，人气从开始就很盛的原因，她却从未目睹和聆听他的表现，那纯粹的设想，随着时间的流逝，渐渐模糊起来。剩下的就都是这位上司的桃色新闻。她纳闷，这样一个劣迹斑斑的男人，凭什么能够取悦公司里的许多女人？换句话说，女人们是不是有寻求不良刺激的潜意识？男人越是落拓不羁，越是臭名昭著越激起女性的母体激情？其实年轻的米静怎么会想到这么有深度的问题，那是后来成了她同事兼朋友的马丽丽引导她探讨的问题。事实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米静找到了工作的快乐，她勤快又谦和，同事都乐于和她来往，她也乐于和大家来往。但惟独和徐刚疙疙瘩瘩，在一起工作，米静就不痛快，她甚至不愿和他多说话，有时三言两语的交谈，也是不得已而为。徐刚开始不很习惯，他徐刚怎么说也是她米静的主管领导，她可以不喜欢，但她暗藏着的挑战他的那股傲气却让他的自信受到伤害。有几次他想找个借口狠狠地出口气，但他看看米静那张白净的脸和那满含纯洁深沉的眼睛，就有些于心不忍。

徐刚是内蒙人，在T市已经生活了很多年。可他的性情依旧刚烈。他抽烟喝酒，爱动拳头，讲义气，朋友多，不论在公开还是在私下的场合，他都敢把外贸局形容为关系的陷阱，风骚的树林，不管你是谁进了这道门槛你就算进了染缸，这倒让许多人觉得他是个随意的人，所以和他一起说话办事，你不必奉守上下尊卑，很是平等和随便。他身边女人很多，如人力资源部的刘海燕，外联部的李枚，还为他争风吃醋，明里暗里一直较着劲。但这些女人和他的亲疏远近，却很不相同，有的只是哥们似的意气相投，常在一起玩牌和吃饭，平时和一般同事没什么区别；有的则眉来眼去，暗里有温情热火，但都能把握在合适的尺度，没有越雷池半步；个别的（据大家感觉）那就非同一般了，具体怎么个不同一般，那只有他们自己知道。因此，他并不在乎一个米静，他不能容忍的是米静对他的疏远和冷眼。他们的冲突酝酿了很长时间，但竟不能有个结果。因为米静知道，惹不起却躲得起。凡事米静都让他几分，把徐刚的自尊搞得一塌糊涂。本来夏天天热，公司员工谁愿扎紧领带？可公司就要职工形象，偏偏徐刚就敢破戒，还要当着米静把怀敞开，米静就当没看见。当领导的不自重，我懒得理你！徐刚从此再也不对米静抱有幻想，不是一路人，难搭一路车！他徐刚就自当栽在了米静手里，那又怎样？自古以来，哪个英雄不惜美人？

在当代，英雄气概当然要表现在赚钱上，徐刚炒股票在局里是大名鼎鼎的。在九十年代初，许多人还不知股票为何物的时候，他已经为外贸局赚了大把的钞票，为此他受到了重用和提拔。在局成立集团公司后，从部长升为副总经理。在十几年后米静介入公司股票经营的时候，他认为自己完全可以给她当导师，当然这是他自己一厢情愿的事。他常常关注大盘行情，在米静身边晃来晃去，许多自己投资炒股的男男女女，也探头探脑地打听行情。如果今

天徐部（那时他还是部长）说从目前的三根小阳线上看，明后两天肯定地产股看好，那么第二天开盘就会有人买进，徐部的眼力似乎就是公司和个人赚钱的风向标。其实，米静知道，他徐刚在暗中干扰她的决策，因此她不动声色，该抛则抛，该跟进就跟进，一副大将风度。容貌，其实对男人的吸引持续时间是很短的，但如果娇好的容貌一旦和内敛、大方、主见结合在一起，女人就有了谜一样的魔力，尤其是对涉世很深，对人生有了丰富认识的成熟男人。这样的女人，自有一种醇厚独特的吸引力，没过多久，徐刚也感到了这样的魔力。

到底米静做股票赚了多少钱？局长只是笑，他说，我没看错小米呀！徐刚暗暗佩服米静，并产生了想把这种佩服告诉她的欲望。他寻找着机会。下班时，在地下停车场遇到了米静和马丽丽，他高声说：小米，怎么还坐小马的车？自己早该买辆新车了。我有个朋友，可以帮你弄辆好车，保管质优价廉。有事言声啊。米静回答说：那太好了，谢谢徐总。徐刚又没话找话似的：赚了钱，劳苦功高，什么时候我得拨专款犒劳你，为局里赚钱，也就是为公司争光，局里不奖励，咱们自己也得奖励，对吧？马丽丽接过话头：得，我们今天正没处蹭饭呢，就今天吧。米静拉了拉她：别逗徐总了，我今天约了朋友，改天吧。徐刚说：那好，咱们一言为定，谁反悔就先钻桌子后喝酒，保管让他水龙头倒流。这句他与哥们在一起的荤话暗语，让米静琢磨了半天，还是马丽丽话接得快：徐总，你还没喝酒怎么就满嘴流了？徐刚愣了一下，自知没趣，就哈哈一笑，麻利地钻进车里：小马，我算服你了。这样吧，你们定时间，我奉陪买单，随叫随到啊。说着话，他的车已从两人的视野里消失了。

马丽丽对米静说：我料他只是说说，你一说不去，他赶紧抽身。我看，下星期到“金色海洋”宰他一回，也出口气，看他是牛市还是熊市。米静说：要去你去，我可懒得去。马丽丽说：看你那样？他还敢把你吃了？米静说：以后再说吧。说着话，两人开车出了公司，直接到了米兰购物中心。这个购物中心，坐落在繁华的商业街的黄金地段，天还没黑，这里已经霓虹氤氲，彩灯闪烁。马丽丽眼尖，一眼就看出熙熙攘攘的人流里的徐刚和李枚：你看那是谁？呵，还够亲密的，甭说这徐总就是挺有魅力，没有他办不倒的佳人。米静说：也是，人家就是潇洒，你羡慕了？马丽丽骂了一句：去他妈的吧，我给你唱两句——她就大声唱道“我悄悄地蒙上你的眼睛，让你猜猜我是谁”，滑稽而调皮，弄得身边的人直奇怪地看她俩，米静上手捂住她的嘴。两人其实都没有购物计划，只是下班后不愿过早回家。她们逛了一会儿并没什么收获。马丽丽说：给你老公买条壮阳裤吧，听说挺管用的。米静说：以后我开个专卖店，专门伺候你。马丽丽一笑：信不信由你！

时间一晃就一个星期，米静早已把徐刚的承诺忘记了，倒是徐刚还记得。他两次打电话来，说了公事后再问私事，弄得米静倒有点儿不舒坦，好像欠了他什么。马丽丽说：看他很真诚，咱们就成全了他一次，反正咱也不亏。看到米静还在犹豫，她又说：又不是他掏腰包，不去白不去。米静说：那就这样吧。

饭局依马丽丽的意思定在“金色海洋”大酒店。宽敞的包间，丰盛的菜肴，雅致的情调，容不得人粗鲁俗气。今天的徐刚似乎和往日没什么区别，但和往日的不同还是被米静看出来：他换了乳白细条的衬衣，依然没扎领带，暗蓝的夹克依然半敞着衣襟，领口敞开处若明若暗地露出了一条细细的颈链，所以他多少显得有点孩子气。虽已到中年，浅浅的皱纹在眼角和额头打上了成熟的烙印，但他爽朗的笑，两只手交替着，近乎顽皮地把下巴支起，那庄重又随意的复杂表情，把米静搞得有些迷惘。她在脑子里千百遍地闪现他以往的各种造型，只有这个是她没有想到的。这个造型显得温馨又亲切，让人怎么起得了防备的心呢？他欢快地将杯里的白酒喝干，再利落地分配米静和马丽丽的红酒。米静第一次在这样一个极其私人的场合，和徐刚面对面地相处，那种想极力藏起来的疏远感，时不时地冒出来，又被一种新鲜感压回去，她就像一个正在海里游泳的人，被海浪推来推去。奇怪的是，徐刚怎么对此了如指掌？一句话就点到米静的疼处：说心里话，我这人不算什么好人，可总不能叫坏人吧？就那么不讨人喜欢？米静和丽丽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丽丽说：您说哪儿去了？我们倒想喜欢呢，可也排不上啊！丽丽的话真让米静佩服。徐刚叹气说：我徐刚枉佩服了你们一场啊！实指望女中也有慧眼人，可惜呀！他把杯里的酒一饮而尽：来，大哥陪你们两杯！他又倒上一

杯，酒满满的，流了一桌子，米静说：徐总别喝了。丽丽给米静使眼色，说：那我们可就高攀了，大哥，我先陪你一杯。她和徐刚酒杯一碰，酒杯见底。怎么样？够意思吧。徐刚说：都说酒是个好东西，一醉解千愁，今天咱就一醉方休。可米静不能，她一是不会喝酒，二是她从小讨厌酒鬼，她不喜欢徐刚很大程度是因他嗜酒成性：徐总，你果然厉害，让我长了不少见识，今后还请你多多关照。徐刚说：说得远了，哪提得上关照，今后应该是我们彼此关照。俗话说，酒逢知己千杯少，来，这杯是我敬知己的！他为米静端起杯子，一直送到她面前，米静接过来又放下：徐总，来日方长，我可不愿今朝有酒今朝醉。徐刚说：那好吧，我们相约明天。

从酒店出来的时候，徐刚说的一句话让米静有点儿摸不着头脑：你和别的人不一样，其实我和别人也不一样。你为别人活着，我为自己活着。我祈祷上苍，有一天让米静也为自己活一把。米静觉得他说的是醉话。

日子还在前行，米静还是米静。但有了一次金色海洋就自然有第二次，她和徐刚渐渐有了一些共同语言，如果一周不见，她就跟小秦打听他的情况。有时在一起探讨股票徐刚的适度让步，更增加了米静的自信。他浓重的眉毛和扎扎拉拉的胡须，在面前晃动的时候，米静也不再反感。她想：人真是奇怪，怎么就这样放弃了原则？但像轻风一样拂过的茫然，随着时间推移慢慢远去，在半推半就的交往中，过去的徐刚渐渐被现在的徐刚取代，徐刚当然高兴但又十分沮丧。一是他发现开始接触米静，是自己想找回面子，但随着接触和了解的增多，他越发觉得米静的魅力像磁石一样吸引着他；二是米静的美丽能源如果没人开发，就像山野村姑一生被埋没，对米静来说不但不公平，而且也太可惜。他徐刚有这份能力吗？想到这，他有一种无耻的感觉，但又被这种感觉激励了似的，智慧的大门轰然洞开。他坦言“一醉解千愁”，“酒逢知己千杯少”，都是在试探米静的态度，可米静一副不解风情的样子，让他失望。但徐刚真的和别人不同，他就像要征服珠穆朗玛峰的勇士一样，勇敢而坚决地披挂上阵。一晃一年过去了，可徐刚并没有取得任何的进展，因为米静的态度很明朗：他们充其量不过是普通的朋友。这期间，米静学会了开车，也有了自己的车子，她的生活平静恬淡，她有时和小敏、林芳一起到外面兜风，有时和马丽丽等几个好友聚在一起过过周末。而徐刚也在这个圈子里，和她显山显水地来往着，米静也已习以为常。她没有给他任何超过别人的关注，不冷不热，不远不近，她觉得这样才正常。她米静凭什么要对一个男人过分地关注？

好像徐刚并不着急，他约她单独出去，被她拒绝时他也不太在意。

这次从杭州回来，他早想好不通知任何人，包括米静，适当的热度才可以做熟香喷喷的饭菜，温度太高，容易夹生，也容易把珍稀美味烧焦。他要有张有弛，张弛适度。饭局上，他一直暗暗地冷淡着米静，介绍行程的奇闻，谈杭州的女孩，他眼睛闪着奇异的光彩：西子湖畔美女如云，哪像咱北方，多悍妇少精灵，真羡慕那儿的男人。咱空有一副硬挺的身板，可生不逢时呀！刘大山哈哈一笑：错了，那叫生不逢地！李副总说：他还错了——罚酒！大家都暧昧地笑了。我冤枉死了，鄙人何错之有？徐刚故意一副委屈。你还没错？华北平原的美女都让你一网打尽了吧！他暗暗观察米静，米静的脸有些热，心里快快不快，不太自在：男人怎么对谈女人都那么热心？她后悔今天没推辞，倒让这帮酒囊饭袋的男人占了便宜。虽是这样，她又不能离席，那样显得她太狭隘，可她心里就是痛快不起来。徐刚看出来了，米静那根沉睡的神经正在被慢慢激活，它需要解冻，然后再需要浇水，然后再给些阳光和暖风，最后一定会像满地的麦苗，疯长成遍地的麦穗，就等着收获吧。徐刚憧憬着美好的未来，在大家都离席后，不声不响地把一个纤小的盒子随意地搭送在米静的手上。他明白，只有在大家在一起但又没人在意的时候，他的礼物才能稳妥地送出。推辞吧，会引起大家的注意：凭什么送你礼物？而且不当着大家的面，有什么不便公开的吗？接受吧，更不合适——那就等于承认了和徐刚的近一层关系——米静在为难的瞬间后，竟然走了徐刚未曾料到的第三条路：她把东西顺手丢在了餐桌上，然后追上大家说笑着走了。徐刚好不自在，但他很快镇静下来，追上大家，故意高声说：今天匆忙，明天我有礼物带给各位。他要传达一个信号：不是只有你米静可以享受有礼物的待遇。

到底米静怎么了？按徐刚的判断，她今天会接受一份有推进意义的礼物的，可她竟然不卑不亢地拒绝了，而且拒绝得没有余地。徐刚似乎有些灰心，他想，我的棋哪一步走错了？

七

因为班里出了点事需要处理，所以林芳耽误了送小敏的时间。

事情是这样的。

还有六十天就要高考了，学校为了给学生加油鼓劲，决定周五晚上在操场召开出征誓师会，那意思是，还有六十天就要上战场，今天就发布出征令——所有的战斗员枪上膛，剑出鞘，殊死一战，百战百胜。会开得很成功，可散会后，林芳想再在全班强化一下会的精神时却发现：李坚强和张菁菁没回来，据知情者说，今天他们根本就没到操场。有同学看到，他俩一起在学校外花园的长椅上坐过。看来，问题复杂起来。这十八九的男孩和女孩在一起，深更半夜地，出什么事都是有可能的。几个知道情况的老师，主张应该马上跟校长做汇报。林芳想了想，说：没事，他们一会儿就会自己回来。但她心里也是没底。现在的学生怎么和八十年代的学生比呢？那次自己不是也和他一起想过，弃学私奔吗？但想来想去还是该干什么就干了什么，在全班只有几个人有机会上大学的高考中，他们成功了。但成功了又怎么样呢？

林芳至今也不愿去想这个问题。如果当初他们真的把生米做成熟饭的话，现在的命运该是怎样的情形？她情愿把一切忘记，可生活里，总有一些契机让她在闪念里复原当初的一些情景。她就像旁观者一样，在这些情景里，走走停停，有时也做做评论，把自己今天的想法强加给那个 18 岁的林芳，告诉她那时她哪里是对的，哪里是天真不现实的。她怀着异常平静的心情，暗暗埋怨米静，为什么那时不提醒自己，竟然把美丽的时光送给了那个人。可她知道米静在做女孩子上，还不如自己呢。她十分羡慕现在的学生，很早就知道关于性的许多秘密，在书刊里，随处可见直接或间接介绍做爱技巧的内容，连大人都不好意思谈论的细节，宿舍夜话时，竟谈得坦荡和兴奋。难言的困惑成了公开的讲座，性，成了可以满大街吵嚷的空气，只要你需要，可以随时取用。而那时林芳知道什么呢？她有时在静静的夜晚，很小心抚摸着乳房，那神秘的快感仿佛就在并不遥远的地方起航，不久就传遍了全身。她想：好，这样就很好了。她在迷阵一样的树林里穿行，穿过了迷惑的中学时代，也穿过了青春懵懂的岁月。上师范当老师，并不是她的选择，而是他的选择，因为师范学生每月可以有伙食补助，几乎不用家里供应，林芳很佩服他那么顾家，想得那么周到。他说话不像一般男生颠三倒四，而是不温不火，有条有理，一句废话没有，只要说的，就都是绝对需要的。他可以写出老师表扬的作文，可以把一篇毫无意思的课文，念得让大家唏嘘不止。他不给任何女孩子温馨的暗示，奇怪的是却有许多女孩子愿意和他交往。当然林芳才是他欣赏的那一种。因为她一直平静得如水，璀璨美丽的目光里，能反射出整个天空，她深邃得又如一次遥远的旅行，该有多少未知的东西，神秘地伫立在那里，等待他发出狂妄的惊喜呢？当他这么想的时候，林芳的心也正悄悄的而缺少自信的荡漾着。她内向的性情并不说明她不渴望张扬，相反，她多么向往那敢想敢做的人，他们可以愿意怎样就去怎样，喜欢谁就大胆地说出来。可自己明明喜欢他，却要故意离他远远的，以至她怀疑自己是否真的喜欢他。后来他写信告诉她喜欢她，林芳也没有特别的喜悦，只是那亮亮的眼睛里有了异样的幸福感。她把美好的感情收藏得只露出一点点，让它像透明的蝉翼，在属于两人的太阳下，折射出恬淡而热烈的光芒——这是只属于林芳的初恋，她不像其他同学恋爱那样，没事时总缠在一起，而是好像一般同学的关系，讨论问题交换复习资料，都是平平常常的交往，从来没牵过手，更不会在暗处送给对方一个拥抱和亲吻。他们交换个目光，就等于交换了爱意，林芳的心就满足得颤栗。他们这样的交往持续到大学，并持续到大学毕业，但后来，他怎么就变了呢？去他的，不想了，米静曾经帮助她分析和想了许久，也似乎没有找到问题的真谛，直到小敏出现，她的话好像才说

到了问题的关键。但林芳不愿承认自己的那份责任，难道她没给他那只有结婚后才能给的东西错了吗？可小敏却从男人心理学的角度分析得深入浅出，问题一下子就豁然了。可林芳还是不服气，小敏说：他首先是个男人吧，男人的性意识还没觉醒的时候，他非常专注地投入情爱，但一旦他的性爱觉醒，又正好有个招摇的性爱对象，那么几乎所有的人都会抵御不住。像你那样纯洁得连手都没摸过的恋爱，就等于画饼充饥。林芳不再和她辩解，她想：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时间又不能倒流。想起这些来，她的心底不是酸楚而是轻轻的自卑，她怎么就不能俘获一个男人呢？大千世界，男的女的，美的丑的，胖的瘦的，每人都有一个人来归属，怎么自己就得不到这样一个人呢？

在林芳的眼里，现在的男孩子和女孩子开放得有点儿放肆，他们可以蔑视别人的存在，只要自我的快乐，缺少责任感。李坚强一点也没有特点，他眼睛很小，还固执。张菁菁能一辈子和他厮守吗？她想过和张菁菁好好谈谈，可她不太好意思，毕竟自己不是成功的例子。她有什么可以对学生说的经验呢？如果学生问她：您怎么还没物色好男朋友呢？她该怎样回答呢？说恨男人，似乎不是事实，她只恨了他很短的时间就不恨了，他就像一阵云在她的领空飘浮着，很快就飘远了，只是没有按照她的设想下一场大雨而已。说没有合适的，也不足服人，这么多年，怎么就没碰上一个？是不是你人好，追求的太多，弄得花了眼？林芳不知该怎么回答，好在她的学生就从来没人问过这个问题。

快十点要下课的时候，张菁菁回来了，林芳问：他呢？张菁菁说：我不知道。林芳说：你没和他在一起吗？没有。那他干什么去了？我怎么知道？那你怎么没到操场开会？我不舒服，在宿舍了。病了？可能吧。林芳的火气上来了：病了就是病了，怎么还可能？因为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病了，小肚子不舒服，哪次都是例假来前这样，这次还差十多天呢。林芳说：可能是着凉了，她拉开抽屉，拿出一袋红糖：回去冲水喝吧。可张菁菁没有伸手来接，她局促不安地说：林老师，对不起，我没在宿舍，肚子也不疼。我刚才和李坚强在花园里待着了。天天上课，没有时间说说话……其实，刚才这几个回合的对话，让林芳已经明白她说了谎话，但她不愿揭学生的疼处，她甚至有时心疼学生在满可以大鸣大放谈恋爱的时候，被高考困在一个无可奈何的天地，激情四射的情怀，不得不屈服于理智，成年人都不好控制的局面，何况是毛头毛脑的孩子们呢？林芳说：我知道了，你回去好好想想，明天我们再谈。李坚强还在门口，让他进来吗？不用了，替我捎句话给他，你也琢磨琢磨——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张菁菁说谢谢您，就出去了。

林芳心想，明天送走小敏得好好跟两个孩子谈谈。她收拾一下，准备关灯回家。门一开，校长进来了：事情我已经知道了，你准备怎么处理？林芳笑道：您信息还挺灵，我想明天再做最后处理。问题不是很严重。校长摇头：临近高考怎么能容忍出这样的事呢？明天上午务必把双方家长叫来，我也到，不行就给个处分。说着他出去了。林芳嘟囔着：什么大不了的事，说处分就处分，真不理解。她拿出电话：阿静，明天我不能送小敏了，大小人家是个校长，他的意见我怎么好拒绝。好吧，她下月不还回来办手续吗？她挂断了电话。

第二天是周六，林芳约家长来学校，本想叫校长过来，可怎么也找不到他，她只好自己处理。和双方家长沟通了情况，李坚强妈急了：我孩子是来考大学的，不是来娶媳妇的，我倒要看看谁这么脸皮厚，敢拉我儿子下水。张菁菁妈说：你怎么能这么说，谁拉谁下水还不一定呢。双方吵做一团。林芳只好好言相劝，双方这才平息下来。整个上午，她的嘴就没闲着，等到问题解决得差不多的时候，已经快12点了。她收了烦乱的心情，肚子呱呱直叫。

这时桌子上的电话响了，是门卫打来的，说：林老师，门口有人找。

八

米静和陈国庆的冷战已持续一个星期了。这期间米静睡在客厅，可陈国庆说：你要折磨我，也不必用这种方式，还是我睡在外面吧。米静没有推辞，她心里有些温暖的感觉，但这

种感觉很快就被她躺在床上的理智思考冲淡了：这么多年，陈国庆依然是陈国庆，他有什么进步吗？就连解决和自己的矛盾也是老办法，没有任何新招数，没有把一次次简单的冲突，演变成提升夫妻感情的契机。是不是男人一旦把老婆娶回家，就对女人的感受毫不关心了呢？其实自己并不是为眼前的事和他闹意见，而是想抓住机会，要借题发挥，把所有的不快都发泄出来。这样的想法，米静怎么好和他说明呢？即使说明了，他也未必理解，何况米静根本不会坦言相告，那样还有什么意思呢？平时开开朗朗的米静，与同事和朋友交往，从来是坦坦荡荡，日常生活里。快言快语，可一旦和陈国庆结了扣，怎么也不好解开。林芳说：那不该都怨陈国庆，你没有责任吗？是呀，米静有什么责任呢？

这个周末无论如何得去看房了，她想和陈国庆沟通一下，就说：明天我送小敏，然后咱们去看看房，怎么样？行，不过我不看好那里的发展，交通不方便。米静说：你不是说风水不好吗？你要是不满意，我买我去住。陈国庆不悦：你怎么这么说呢？随你便，我怎么都行。说完，穿上外套，出去了，把米静冷在客厅里。

米静有些失落，这么多年，没见过陈国庆真发过脾气，尤其是在家里。他似乎不愿和家里的人计较，米静也不习惯他生气的样子，她看惯了他百依百顺，也在这种和暖的气氛里，他男人的性情开始退化。可米静固执地认为：他从来就不具备男人的阳刚之气，像人家徐刚那样做事果断，处世老练，有激情有智慧，处变不惊，他能做到吗？她忽然想起，上次徐刚送给她礼物的事情，觉得有点儿对不住他，人家特意给你送份礼物，你何必那么敏感呢？好像你已经觉察到了他有什么用意似的，否则，你为什么采取那样的办法拒绝呢？你完全可以大大方方地接受，然后当着大家的面，表达对他的感谢，不是每人都有礼物吗？徐刚想得多么周到啊，可自己却显得不够大度，倒让人家尴尬，人家一片好心，倒碰了冷墙壁。米静想到这里的时候，电话响了。

喂，我，徐刚。米静，周末好。

哦，徐总，你好。有事吗？

是这样，下礼拜公司要召开的工作汇报会，我希望能系统地了解一下财务的情况，你仔细整理一下，不要有什么遗漏。

你不是叮嘱过了吗？我已经整理得差不多了。

是吗？我都不记得了。那好，既然你已经知道了，我就纯属多操心了。另外，我想，上次的事，如果让你不高兴了，我非常抱歉。

你不要多想了，我才觉得不好意思呢。

没事，可以理解。以后我想换个环境我们才好交流，那样的环境太糟蹋心情了，不是吗？

徐刚说得很真诚，一点没有开玩笑的意思。米静想回应他，又不知说什么才好，只是礼节性地回答：你太客气了。其实她对徐刚这样的投石问路的伎俩早有思想准备，她也设想过怎样回击他的挑战，但她还不想把上司树立为对手，因为她还没有开始重视他的威胁。

刚放下电话，电话又响了。是刚才的声音。我，徐刚，烦我了吧。是这样，咱们公司和内蒙的一家开发公司要合作一个项目，他们负责的经理来咱们这考察，明天下午到。他们来的是一位男经理和一位女业务主管，你如果没有什么安排，想让你陪一陪。那样也方便一些。米静说：外联部不是有李枚吗？我明天上午得去送一位朋友，还想去看看近水楼台的房子。让她陪客人吧。徐刚说：李枚后天要到石家庄出差，这两天只好临时请你帮忙了。他们明天傍晚才到，我已经安排差不多了，只需要晚上陪客人吃顿饭。你明天上午可以安排时间去看房，说不定，我还能帮你一些忙，我有个哥们在那里上班。怎么样？米静说：好吧。明天再联系。

不到十点，陈国庆回来了。他身上散发着酒气，倒在沙发上，就响起了呼噜。弄得米静在卧室的床上，睡得很不踏实。她想到明天就要分别的小敏，酸甜苦辣一齐涌上心头：一个家庭就这样解体了，从此，曾经同榻而眠的两个人，形同陌路，天各一方，彼此消失在茫茫人海，不复相见。这该是幸还是不幸呢？她想到李东那痛苦无奈的目光，想到荆海洋对小敏的痴情，不禁叹息：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人生死相许。虽然很多时候未必有那么多生死的

考验，可人和人之间的情分，的确有平淡和热烈之分，没有得到是一种痛苦，可得到了又有多少人消受不起呢？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从认识小敏开始，米静目睹着小敏婚姻的起起落落，仿佛置身一个美丽凄婉的故事，她有时不忍看，她为小敏和李东忧伤着，有时又为小敏的勇敢亢奋着。她不知道故事的结局，也不想看到结局。因为只要生活着，什么才是结局呢？荆海洋跟小敏一起去了武汉，或者再和她结婚，难道就是结局了吗？米静无法找到让自己平静的办法，直到睡意袭来，她才迷迷糊糊睡去。第二天起床的时候，脑袋有点儿沉，想到今天得去送小敏，就赶快起床。

因为林芳不能来送小敏，小敏有些失望。米静安慰她：有小鲸鱼陪你，你别不知足了。她本想露出爽朗的笑容，但她却笑不出来。在这个熟悉的车站里，她曾经无数次来接从武汉返回的小敏，她也无数次地从小敏手里接过带有家乡特产的旅行袋，然后拉着她柔软的手，走出站台，走在熟悉的城市大街上。而今天，她的小敏将踏上开往家乡的列车，带走了她和米静可以分享的那许许多多的故事，许许多多的欢乐和幸福。暮春的阳光已经很强了，月台远处的树木开始褪去嫩绿的衣裳，换上老绿成熟的外套。米静站在远方已经有火车鸣笛的月台，和小敏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她的眼泪弄湿了小敏淡兰色的丝巾，弄湿了小敏秀美的长发，然后飘落在五月的暖风里。她想哭诉，她想跟小敏痛痛快快而又絮絮叨叨倾诉出所有的离情别绪，但她不知哪句是她此时最想说的，所有的不舍一时堵在咽喉。她只是像个孩子似的，抓紧了小敏的衣裳，仿佛这次的分别就是永诀。她像是害怕失去，又像是害怕孤独。心很疼，比针扎还难受，一时，所有的坚强，所有的沉着，都被内心升起的巨大暖流吞没了。两个曾经萍水相逢、彼此欣赏和爱护的女人，在经过了许多年的灵魂相悦后，被命运无情地分开了。她们的心被割裂了，变得脆弱而柔软，仿佛只有拥抱才能支撑起彼此的身体。她们相互轻唤着对方的名字，那长久不曾说出过的怜爱和惦念，都融化在了这喃喃的耳语中。

小敏，是这个城市给了你太多的伤害，还是你伤害了这个城市？你是逃兵还是勇士？你走了，只是带走了你的爱情吗？

长长的火车远去了。（未完待续）

（责编：李蔚兰）

佛国静思录

□ 张宝树

普陀山，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一。多年心驰神往，终未成行。今日得见佛国，游兴甚浓。上西天，观“盘陀夕照”；登佛顶，看“华顶云滔”；下法雨，郁郁樟树闻钟声；望海潮，幽幽涧谷觅梵音。我将三大庙、四大院、十几处胜景转了个遍，晚上投宿在渔民新村。万籁俱寂的夜，正是酣眠时候，可是我却睡不着，也许白日里胜景与世相太让人牵肠挂肚，我索性静静地躺在床上，任思绪小河般地无声流淌……

梵音

法雨寺东，青鼓山上，有一菩萨庵。庵内观音脚踩鳌鱼，手持净瓶，笑立庵内。出庵，沿级而下，见一楼台构筑于崖间。凭栏向西仰望，绝壁千仞，嶙峋峻峭，庵院红墙，赫然在天，有如顶着红帽子的猛兽奇鬼向你扑来；而隔栏下视，崖壁滴水，泠泠有声，岩面绿苔，森然透碧，涧深莫测，峥嵘杳冥，海潮入洞，涵澹澎湃，令人心悸魄动。扶栏注目，似觉山涧深处，光影隐现，恍如观音端坐。游人争相观看，连连惊呼：“观音显灵，观音显灵！”那一张张欣喜若狂的脸，男人的女人的，都一齐发出光来。此地名曰“梵音洞”。据《普陀山志》载，元代将领哈利喜闻梵音洞有活菩萨显灵，特地前往，拜而不遇，一气之下，弯弓射洞，不巧让洞内小童将箭接住，待哈利出洞上山，进了洞顶大殿，却见观音塑像腋下夹着一支箭，取下一瞧，哎呀！竟有自家姓名！于是顿悟方才洞内小童便是观音现身。不好！哈利连忙叩首请罪。这段传说早已为梵音洞涂上了一层浓郁的神奇色彩，怪不得这里信徒云集了。

然而，我一转身，那海阔天空的景象便马上扑入我的眼帘。东海之上，烟波浩淼，巨崖之下，白浪滔滔，声如雷鸣，泼玉飞花。壮景于斯，方才在阴暗涧洞里苦觅观音的兴致早已索然。我大步流星，弃楼台而登崖巅，面对东海万里云天，听涛声龙吟虎啸，真个有心胸荡涤神思飞扬之感。我脚下的崖巅，怕是中国万里海疆上经度最东的地方了。一边大海，一边涧洞，我真怪那座楼台，为什么要割断出两个世界？洞内，佛界；洞外，人间。而幽微与博大，昏暗与光明，狭窄与宽广，虚幻与真实，诡秘与磊落，静止与永动，亦迥然不同。听梵音，拜菩萨，寻寻觅觅，只能在虚无缥缈中自我编织喜庆的神话，搭盖幻梦中的蜃楼。而面对大海，看海天浩淼，俗念皆空；观朝晖夕阳，壮怀激昂；听涛声，辨风向，登光明彼岸，览大好风光，更为人生快事。试想：一个见惯潮长潮落、听惯惊涛骇浪的弄潮儿，生命之舟还怕不能驾驭吗？何劳非从阴暗涧洞里去寻觅人生福音吗？

佛顶

往返佛顶的路只一条，那就是香云路。相传是佛顶慧济禅院的主持文正于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募捐修筑的。全长1公里，石磴1000余级。

正值晌午时分，天气晴和，漫山碧树，红黄交杂，十分爽目。望佛顶，云气升腾，仿佛一派佛光普照，更令人游兴倍增。无奈体力不支，气喘吁吁，只得常作停歇。行至香云亭，大汗淋漓，索性坐下来，一边大口喘着粗气，一边向哼唱戏文的大嫂讨汽水喝。这时山下络绎不绝走上一群香客，清一色，全是女的，中年居多，每人身上系着蓝布围裙，大约是专用的。她们每走三步，便跪下磕头，神色庄重，目不斜视，口中念念有词。即便到了香云亭，打从歇脚的游人身边经过，也照磕不误。

女香客们三步一磕地上山去了，我们还在香云亭下逗趣：

“我要是有围裙，我也磕上去。”我说。

“咋不磕呢？磕！我这儿有围裙，借你！”大嫂快人快语。

这倒确实将了我的军！其实，我哪里想磕呢？我赶紧告辞上山。这时一团黄色在不远处闪动。细瞧，分明是一位女香客的黄背包，看上去不沉也不轻。女香客一磕头，那黄背包就翻倒前去正砸在女香客的头上；等女香客站起身来，黄背包又掉在后背上。再磕，又砸在头上，再站，又掉到背上。如此再三乃至无穷，而那女香客似不觉得。进入慧济禅院，又见一段下坡台阶，只见那女香客的黄背包照样滚上又掉下，连身子都几乎要翻滚下去了，那女香客还是不惊不慌，面色依旧恬然而庄重。

进了大殿，殿内供奉的已不是观音，而是佛祖释迦牟尼像，两厢又各供十尊天神像——掌管日、月、星、地、树、电、火、雨、风、雷的“二十诸天”，即佛祖教化时的化身。释迦牟尼是佛教创始人，佛位最高，所以才被供奉在普陀山的最高处——佛顶，以显示信徒们对其主宰宇宙万物的法力的一种崇拜。

这里香火正旺，烟气更浓，呛得我直咳嗽，过敏反应！看来我这辈子是没有资格充当虔诚的信徒了。大殿东侧，有陈列佛教通俗读物的几案，两三个僧人在一旁恭谨地伺候着。忽见殿柱上贴着一张《无际大师药方》：“好肚肠一条，慈悲心一片，温柔半两，道理三分，信行要紧，中直一块，孝顺十分，老实一个，阴阳全用，方便不拘多少。”大师且谕曰“凡欲齐家、治国、学道、修身，先服我十味妙药，方可成就。”不过尚要“七戒”：“言清行浊，利己损人，暗中箭，肚中毒，笑里刀，两头蛇，平地起风波。”最后大师告慰曰：“此前十味，若能全用，可以致上福上寿，成佛成祖。”

高见，高见！绝妙透顶的药方！尽管有“上福上寿”“成佛成祖”的过分夸张，我还是很赞赏。我无意皈依佛门，更无力规劝世人，但我觉得，无际大师倒是看透了人世间戏台上下的种种争斗与纷扰，他肯定是在钩沉历史、饱经沧桑、剖析世相并博览经卷之后，才参悟出这番解脱尘根、私欲、邪念、厄运的哲理和出路的呀！这该是多么难能可贵的人生体验啊！

然而，天底下又有谁能如法炮制并服用这付药方呢？忽然，我想起慧济禅院大殿上的那副对联：“晨钟暮鼓警醒世间名利客，经声佛号唤回苦海梦迷人”。人世间，名利客，梦迷人，又何其多也！逐利者，蝇营狗苟；追名者，惨淡凄凉。那身背黄包的女香客属于哪类人，我无从认定，不过当前的经济大潮汹涌，不少人昏了头，忘了形，离了谱，这些人何不将无际大师的药方再三品味一番，或者也到普陀佛顶一游乎？

行者

一进佛国，就看见一个行者，风尘仆仆，却不像云游四方的行脚僧人。精瘦，垢面，大胡子，披头散发，踵露肘见，背着尼龙袋，袋里的铺盖卷，想必是他全部家当。

山中几次相遇，虽然常见他独行踽踽，趿履而走，可满脸虔诚。每至殿下，就“扑通”一声跪下，连连叩首。有时专门找禅院主持，声泪俱下，滔滔不绝诉说他礼佛朝圣的至诚。我不免好奇地与他攀谈，才知道了他的身世与经历。

此人安徽宿县人，父母双亡，独身，泥瓦匠。去年得了一种怪病，周身乏力，不思饮食，昏迷尽说胡话，二进精神病院，于病却无补益。一天，他突发禅心，于是变卖房产，得千余元，从此先拜过县内省内的佛爷菩萨，再遍访名山古刹：泰山朝拜，五台进香，嵩山礼佛，峨眉敬菩萨。问他年岁几何，他竟不知；而问他普陀此行为哪桩？他却言之凿凿：“普陀山的菩萨最解老百姓的苦楚，大慈大悲，我求菩萨为我消灾祛病，保佑我身体安康。”

“灵吗？”我问。

“灵，忒灵了呗！”他正儿巴经地回答。

依我看，他的病确乎好了，究竟谁治好了他的病？他曰：“佛祖”、“菩萨”，且深信不疑，这便是他的愚了。我说，他应该谢山谢水敬谢造化，山野之风鲜活了他的脏器，跋山涉水强健了他的筋骨，奔波劳碌驱走了他多年的梦魇，饥肠饿肚反倒勾出了他的馋虫。哈哈！能吃能睡，何病之有？

从普陀山到宁波的轮船上，我又遇见了他，听说他还要去杭州的灵隐寺，我问：“然后，你要不要削发为僧，永生侍奉佛祖菩萨呢？”他却摇头道：“等我病好了，我还要回家种地去。”在佛看来，这行者疯魔似的到处礼佛，到头来还是一个尘根未净的凡夫俗子。而在凡夫俗子看来，那佛祖自然是至尊至上至高至大的，然而唯一的价值还少不了“实用”二字。想长命百岁者有之，想万事如意者有之，想发家致富者有之，想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者也有之。走进佛门的人，不完全是善良忠诚的信徒，其中不乏坑蒙拐骗、贪赃枉法、图财害命的奸人，于是乎，对这些人来说，“佛光普照”、“佛法无边”便成了“佛”的一大悲哀，“普化群迷入智海”、“普渡众生登觉岸”，也就成了梦呓与狂言了。话又说回来，那行者的话倒也老实，他抱着未泯之良心，想回家种地去。也就是说，他经过一番云遮雾绕般的顶礼膜拜之后，他依然未忘他的根——土地呀！不管土里刨食有多艰难，他毕竟还是要做一个靠自己双手活着的人。

佛，似乎远了。而那龌龊潦倒的行者却贴近了我。我觉得，他的话反倒让人悟出了一个质朴无华的真理。

(责编：李蔚兰)

茶亦醉人

□ 陈 萍

今年是母亲逝去的第三个周年。三年之中也就淡漠了母亲节。

那是母亲节前一天下午，临近下班时分，我正在电脑前忙碌着，快递公司送来了一件快递，以为是公事往来的物品就没顾上拆启。及至下班才注意到，邮件对方栏内竟然填写的是我独生儿子的地址和姓名。便急忙把邮箱抱回家中，打开一看，箱内整整齐齐地排放着普洱和铁观音两品茶叶，另外还有一套小巧的茶具——原来是母亲节儿子寄回的礼品。

迫不及待地打开茶具，先泡了一道普洱。小小的竹制茶盘内，六只尚不盈寸的杯里斟满了茶汤，俄顷，周围便依依弥漫起氤氲的浓香，那是普洱特有的茶香，它厚重而深远，就像浓得化不开的陈年佳酿。用拇指与中指轻轻擎起一盞，缓缓地置于唇边，轻轻吮吸，随着那股温润入口，袅袅的香气就缓缓的沁进心脾。几盞入腹，顿觉快颐。随之，开窗换气，洗净茶具，再换上铁观音。这两茶相换之间，宝石红就变成了翡翠绿。一看汤色，就知道是下来的新茶。铁观音是广东的特产，深圳是儿子的谋生地，他独自在外打拼已经三年了。

我不谙茶道，却爱品茗，儿子随我也喜欢茶，他每次回来都会给我带些茶叶，闲暇时母子在一起品评叙谈，为此他还专门买回了一些工具书。

不知不觉夜就深了，台灯幽幽，茶香袅袅。在袅袅的茶香中，儿子带着那双弯弯的笑眼向我走来，从呀呀学语，蹒跚学步，戴着红领巾、背着书包，蹦蹦跳跳跑进学校的小儿郎一直走到撑门立户，闯荡世界的男子汉，28度寒暑，28个春秋，真是长也漫漫，快也倏忽。不知从什么时间起，顽劣的儿子就知道了关心父母，也不知从哪一年起，粗心的儿子就记住了父母的生日。现在儿子虽与我们关山相隔，但三两天通次电话，忙时两三分钟的问候，闲时一个小时都舍不得放下话筒。

今年单位例行体检，发现我的血脂、血糖有些问题，我倒没当回事，儿子却追问了好几回。告诉我平时多喝点儿普洱茶，普洱有调节血脂、血糖和血粘度的功效。寄回的那套小茶具是让妈妈带到办公室用的，工作别太累了，在电脑前干一小时就沏道茶放松一下吧。

走近窗前，万籁俱寂，连路灯都关闭了，我却兴意正浓。边品茶边把玩着那套雪白的精巧茶具，思绪随着茶雾开始飘飘渺渺，不觉间人已感到微熏，真是茶亦醉人啊！

(责编：李蔚兰)

烟雨蒙蒙话乌镇

□ 王丽颖

五月黄金周的一天清晨，我有幸来到素有“千年古镇”之称的浙江乌镇。小雨淅淅沥沥下个不停，没有风，只是细碎的雨丝，飘到游人的脸上、身上，我们这些从北方来的人走在湿润的空气中，让人喘气都觉得十分舒畅。尽管空中飘洒的雨丝，影响了即时拍照，但我已然知足，能在雨中游览江南古镇，感受这异域风情，怎不令人心旷神怡。

乌镇位于浙江省桐乡市北部，是江南六大古镇之一，春秋时为吴疆越界，吴国曾在此戍兵，防备越国入侵，故名“乌戍”，唐代置“镇遏使”，咸通年间改名“乌镇”，据考证，它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乌镇属于水乡古镇，距上海、杭州、苏州只有几十分钟的车程，它是浙北平原上的一方古朴、清雅之地，气凝而土沃，地厚而人稠。明清时由于它特殊的地理位置而更加繁华，钟灵毓秀、人文荟萃、人才辈出，自宋至清出过64名进士，161名举人。曾游学和寓居于此的就有昭明太子、陈与义、鲍廷博、光绪皇帝的老师夏同良等，这里还是我国现代文学家《林家铺子》的作者茅盾先生的故里。镇上东侧的立志书院是茅盾少年读书处，现为茅盾纪念馆，早已成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据说茅盾的小说《田野三部曲》里所描写的人物原形在这里也许都可以找到。这些历史上的名人能够成就大业，仔细思忖，与这个小镇深厚的文化底蕴是分不开的。

走进乌镇，漫步在一条约千余米长青石板铺就的道路上，不时发出轻微的“笃笃”声。历经两千多年风雨的洗礼，滋润湿滑的青石板显得格外光亮，让人有一种幽幽的沧桑之感。大东街的两旁，进进出出一片林立的店铺展馆，仿佛使人一下穿越了百年时空。乌镇虽然历经两千多年的沧桑，仍能完整地保存着原有水乡古镇的风貌和格局。全镇倚河成街，桥街相连，街的两旁是一些传统手工作坊和旧式的两层楼样的民居。临河的水阁、重脊高檐，仅靠几根或石或木的柱子依托在水面上，倒影晃动，与地面民居相映成趣，古色古香，呈现出一派古朴、明洁的幽静。看完了错落有致的老屋，再往前走，就见到了那座令人神往的双桥。双桥名叫“逢源双桥”，是一座廊桥，这难道就是在《似水年华》中经常出境的那座双桥吗？剧中的人物在这座桥上不知演绎了多少感人的爱情故事。在我还未踏上双桥之前，导游曾提醒我们，上桥可是有讲究的，左侧为“官运亨通”，右侧为“财源广进”，听她这么一讲，我们倒真的不知该从哪侧上桥了。其实当年建造这座桥时，只是出于对安全的考虑，入夜时分，桥洞门关闭，一桥在外，一桥在内，盗贼无法进入，单凭这一点，足以看出乌镇人的聪明与智慧了。站在桥上，远远水面上漂来一叶扁舟，一位船夫伫立船头，满载着游客，悠扬的江南小调也越飘越近。

突然隔壁迎面扑鼻袭来沁人的酒香，原来是到了“高公升”糟坊，一人多高的柜台上摆放着乌镇人自己酿造的“三白酒”。店里的陈设古朴简单，游客们围坐在一张张红漆方桌前，兴致勃勃地倾听着一名酒家妇女用江浙一带的“吴侬软语”介绍着“三白酒”的酿造工艺，大概由于卷舌音发得不好，说话时候都带着“齿音字”，大家本来旅途都很疲倦，此时能够品尝着久负盛名的糯米酒，再听到亲切的柔柔的异乡语调，顿时赶走了满身的疲惫，大家的情绪也随之活跃起来，只可惜我不会喝酒，但看到大家津津有味的品尝，我也为之陶醉了。我不知道“三白酒”与黄酒是否同属一类，传说中白蛇娘娘就是喝了这里的黄酒，与许仙演绎了那段流传至今凄美的爱情故事，当然这是无从考证的，但我知道，正是因为有了自己酿的美酒，乌镇人才更加陶醉了！

沿街的手工作坊一家挨着一家，竹艺、扇艺、壶艺、木雕、当铺、药铺都以原本的面貌呈现着，上面也被岁月刻下了刀刀痕迹。给我印象深刻的是蓝印花布“漫天起舞”的庭院——宏源泰染坊。蓝印花布是中国南方的民间工艺，也是乌镇的特产。作为招牌，那些蓝印花布都挂在高高的木杆之上，微风吹过，时飘时落，这样的景观我在别的地方的确不曾见过。在前门的柜台上出售着许多纪念品，里面就有用蓝印花布制成的头巾、帽子、围巾、肚兜、裙子……我挑选了一件孩子用的肚兜，蓝印花的里儿，绣着红红的边，显得非常可爱，我倒

不相信染坊主人说的什么消灾避邪的话，它毕竟是乌镇的特产，上面留有我对水乡浓浓的回忆。

不知不觉中，雨似乎没有停下的意思，反而逐渐大了起来，我们只好躲进水边的一个小茶馆内，倚在临水的栏杆上，品着刚刚采摘下来新鲜的桐乡杭白菊茶，淡淡的菊香沁人心脾，令人心醉。不经意间，一位身穿白色连衣裙的少女跃入了我的眼帘，她右手撑着一把粉色透明的雨伞走进青石板铺就的大东街，临街暗灰色的古屋，与她洁白的长裙、袅袅婷婷的身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使我不由想起戴望舒的诗《雨巷》：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尽管这首诗表达出诗人追求美好爱情的信念和徒劳孤苦的心情，但我宁愿喜欢诗中的意境与爱情的浪漫，在这里期待着一位丁香一样的美丽姑娘。

尽管镇上经常是游人如织，但这丝毫不影响古镇居民们长久的饮食起居习惯，各家人都在忙着每天必备的功课，尤其是伴随乌镇走过数十年的老人们，正聚精会神地忙着手里的木制手工活；偶尔开启的一扇木窗悄悄地伸出一只水桶，待你还没看清水被如何提上时，留下的只是河面上泛起的一圈圈涟漪。由于行程匆忙，我们是无法欣赏到桐乡拳船、花鼓戏、皮影戏等独特的民族风情表演了，但已参观的江南百床馆、茅盾故居、宏源泰染坊等景观我们已是不觉遗憾。乌镇像个梦，有如一幅淡淡的水墨画，印在柔柔的宣纸上，木格窗子、灰瓦屋檐、河埠廊坊、穿竹石栏，似无尽头的巷在蜿蜒，延伸着缠绵。不管岁月的沧桑变化，乌镇的老人们总是坐在黄昏后的长廊里，谈着乌镇历史的辉煌，谈着远离现实的爱情故事，谈着音韵铿锵的古戏台，过着与世无争的日子，独品着原汁原味的水乡风貌。啊！飘香的乌镇，你怎能不令人流连忘返，一生难忘！

(责编：秦万丽)

那串糖葫芦上有女儿的泪

□ 张严文

冬日里天黑得总是很快，还不到五点就已经需要开灯了，餐厅里散发着浓浓的香味，客厅里亮了一盏柔柔的灯，通常这样的時候我就会在客厅里做着家务，等待着亲人们回家。远远的就听到女儿熟悉的

脚步声，然后门铃就响了起来。打开房门迎进读初中的女儿，但是今天的女儿却让我感觉很奇怪，以前这样的時候她都会喊着：累死你的君君了，妈妈好幸福哦。然后再冲那只豆豆夸张地喊两嗓子：你这家伙又干吗了？我不在家又睡懒觉了吧？接着就是女儿高兴地扔掉书包，脱掉鞋子去跟豆豆疯一会儿，可是今天怎么这么安静？

“君君有什么事没有？是考试没考好？咋就这么安静呢？”我一边问着，一边接过女儿的书包。女儿还是没说话，伸手递给我一个食品袋。“这是什么？不会吧？君君干吗买这么多糖葫芦，记得你不喜欢吃这东西啊，这是咋了？”我一边询问着一边将袋子打开，袋子里装着五支糖葫芦。女儿一般不吃这东西，我就更好奇地问：“君君哪儿来的糖葫芦，你平时不吃这东西的啊？”这时候女儿去了自己的房间，好长时间没再出来。见她不说话我也就没再追问。

老公没回来这饭还不能开，刚想去餐厅里看看做点什么，突然听到女儿的哭泣声，这可把我吓坏了，到底怎么了呢？我轻轻地走到女儿的房间，“怎么了宝贝，为什么哭？”我这么一问，君君好像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一转身搂着我的腰：“妈妈，那老爷爷好可怜啊，妈妈我兜里只有两元钱了，老爷爷那里还剩下三支糖葫芦，我没钱买了，可是妈妈没人去买他的糖葫芦了，天都黑了。”女儿断断续续地说着，我却没法听懂女儿说的是什么。“妈妈你打电话给爸爸好吗？他也许还没出校门，那老爷爷卖不完还会站在那里的，你让爸爸看看他还在那里吗，在的话让爸爸把它们买回来好吗？”

女儿和老公在一个学校里，老公今年正好教他们这个年级。女儿这么说了后我却更迷糊，我好言安慰着女儿，让她安静下来把事情的原委说清楚。女儿用纸巾擦了眼泪，对我说：“妈妈，我们放学的时候，在离学校不远的地方有一个老爷爷在卖糖葫芦，老爷爷穿得很不好，他很老了，但是还在叫卖着，没有同学去光顾他，因为那么多卖糖葫芦的，那些人都穿得比较干净，衣服也得体，只有老爷爷孤零零的，我就不忍心，走过去买了一支，可是妈妈我听到那老爷爷和蔼的声音，在将钱递到爷爷手里的时候，我触摸到一只满是老茧子僵硬的手。”话说到这里女儿又开始抽噎起来，“妈妈当时我就把兜里的钱都掏出来，却只有两元，我把两元钱都给了爷爷，说能买几支？爷爷说五毛一支，给了我五支，他说天也黑了，应该不会有人买了。说我喜欢吃就多送我一支。”这时候孩子哭得更凶了，然后又叙述着“我接过糖葫芦就想哭，那爷爷那么大年纪，却还要辛苦地做事，而且没人喜欢他的糖葫芦，等我拿着糖葫芦继续走路的时候，另一个卖糖葫芦的阿姨拉住我，问我为什么不买她的，她说那个老头那么脏，问我不嫌弃吗？妈妈你说他们为什么这样啊？为什么欺负老爷爷？”说到这里女儿躲在我的怀里嘴里呢喃着：“他们为什么总欺负他啊，爷爷不就是穿得不好吗？要是能穿上好衣服还用这么冷的天气，站在那里叫卖吗？”

这时候大滴的泪水顺着女儿漂亮的脸颊滑到了我的衣服上，我低头看了一眼怀里的女儿，一滴泪水也顺着我面颊流了下来，我是被这个善良可爱的孩子感动了！此时的我不知道该怎么劝这孩子。瞧着孩

子委屈的样子，突然就想起那个清晨，女儿在刚出家门的时候就又摁响了门铃，气喘吁吁地抱着一只很脏的小猫，那么恳切地对我说：“妈妈，这小家伙饿了，妈妈君君来不及了，要迟到了，妈妈麻烦你帮我喂点食物给它好吗？妈妈真好，一定会的是不？妈妈留着它暖一会再放它走好吗？”君君匆忙交代完这几句就消失在小区的拐角。当时孩子那么说的時候我还生气地批评了她不该把小动物带回家里，虽然我执拗不过女儿，最终还是找了点食物给它吃了，在

吃完的瞬间就把那只猫放回院子里，现在想想当时的女儿是多么期望那只猫能在我这里得到更多的温暖啊！

君君此时好像安静了许多，望着女儿那张可爱的脸蛋，就在想，现在的我们被俗物缠绕着，被名利包裹着，属于我们的同情心都哪儿去了？被钢筋水泥禁锢着的心真的就变成了如此的僵硬？而被我们丢失的同情心却在女儿这里显露得这么淋漓尽致！一颗幼小的心灵都知道同情弱者，而我们呢？面对着善良的女儿我不禁汗颜！

我没办法告诉女儿人性的多面，我也不想孩子过早地去接触人性的黑暗，比如那些乞讨者，他们一定就是要靠乞讨生活吗？他们也有手脚，有健全的大脑，可他们却选择了乞讨生存，每次见女儿将身上仅有的零用钱给了那些乞儿，我不想告诉她，其实他们也许比女儿更富有！我只想女儿收获着这份单纯的快乐和幸福，那种帮助了别人后所感觉到的幸福！虽然为此女儿的两天空零用钱没有了。

但是今天女儿能通过这样的方法去帮助了那个老爷爷，我真的很欣慰！在女儿得到爷爷多送的那串糖葫芦的同时，其实女儿也是快乐，因为她也感觉到了来自于老爷爷那里的温暖，从某个角度上讲，当时

的他们都是快乐的！女儿只是简单的希望那个老爷爷能够早点卖完了糖葫芦，早点回到温暖的家，不要再站在风雨的街头。女儿的善良感动着我，这就是人之初性本善吗？但是我却在女儿身上看到一般独生子女没有的优良品质，现在大多的孩子都被自我意识包裹着，很少有这么在意身边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了。低头再看一眼还在伤心的女儿，心就在这瞬间是那么的柔软，为我的女儿感到自豪，为她拥有一颗善良的心感到欣慰。

轻轻推了下怀里的女儿：“去，君君去把那些糖葫芦拿来我们一起分享了。”“妈妈你好像不吃糖葫芦啊，你真的要吃吗？”女儿仰起脸兴奋地问我。“嗯，妈妈今天就想吃这东西了，去吧。”好啊，女儿欢快地跑到厅里将那只装着糖葫芦的袋子拿过来，我和女儿就这么嬉戏着还真就将本来不喜欢吃的糖葫芦吃完了一整支，并且感觉到这糖葫芦比以前任何一次都甜！这时候门铃响了，老公也下班回来，看着我们娘俩在吃糖葫芦，又见到女儿那双哭红的眼睛，吃惊地问发生什么事了。我诙谐地对老公说，我们家今天都得吃糖葫芦，因为这糖葫芦上沾着君君的泪水！

(责编：李蔚兰)

真情尽显在家书

□ 赵和勋

明清两代，随着社会交往的日益频繁，书信流行很广，尤其是家书，颇为盛行。家书，即家信，也就是指家庭成员之间互相往来的信件。

笔下有情，很少拘束，这是家书交流的通常特点。自古以来，人们对家书都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古人曾有“家书抵万金”的说法。此说法固然是因为在战乱中接到亲人来信不易，但更主要的还是因为家书中包含着对亲属的挚爱深情，对子女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家书究竟起源于何时，不得而知。据我了解，从东汉末年的三国时期，家书流行就很广了。如诸葛亮的家书——《诫子书》，就是教子修身养德、立志成学，惜时求进的好文章。其书云：“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欲静也；非学无以广才，非静无以成学。怠慢则不能研精，险躁则不能理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其中“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这一名句，千百年来流传不息。

《诫子书》之后，在以后的各朝代中，曾出现了不少名人的家书。如宋朝的《欧阳修与十二侄书》、金代的《韩玉临终遗子书》、明朝《周玺尽节前寄家书》，以及明朝《夏完淳殉难前遗夫人书》等等。这些家书从思想内容上看，有的是教子养德修业，有的是感今怀古，忧国忧民，有的有着殉节忘躯、诀别家室之情，可以说正气凛然，爱国气节跃然纸上。家书在我国清代堪称鼎盛时期。清时的《曾国藩家书》集中于“八本”的人生哲学，很值得借鉴。“八本”曰：“读古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养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另外，《清十大名人家书》也是一本很有教益的好书。林则徐告诫其子，仕途险恶，闲是闲非，不特少管，更应少听，若于世事，应息息谨慎，步步为营，不要“才不逮而思邀幸，力不及而谋躐等”。这小心周旋于封建官场的肺腑之言，恐怕也只有在这不为外道的家书中才能见到。李鸿章的父母在家书中曾有劝其子“为官清正，毋作贪想，不义之财，不取为是”之语，可以看出为父母者对子女的谆谆教诲。郑板桥世人知其生性傲岸，是诗书画三绝奇才。其实，他还怀有一颗建功立业、关心民间疾苦之心。郑氏致其弟书曰：“写字作画是雅事，亦是俗事。大丈夫不能立功天地，字养生民，而以区区笔墨供人玩好，非俗事而何？东坡居士时刻以天地万物为心，以其余闲作为枯木竹石，不害也。若王摩诘、赵子昂辈，不过唐宋间两画师耳，试看其平生诗文，可曾一句道着民间痛痒？”他劝其弟勿蹈其故辙，其仕子的苦苦之心可见。

家书只是在亲属间流动的信息，之所以外人也爱看爱读，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书中所讲的道理具有普遍性，能引起人们的共鸣。这些道理都是写信人积几十年人生阅历之所得，总结了自己刻骨铭心的经验教训，对未曾历练者无疑是宝贵的人生财富。而且家书多爱意，少说教，信笔写来，行文不避俚俗，人们看了便更感亲切，更容易接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家书真实。常言说，人生在世，真情无价，真最难求。交友都愿交有真情实意的朋友；而读书也是愿意读真实感人的书。而流动于亲人之间的家书，都是真情尽显。因此，它才感人、动人，当然也就会受到读者青睐。

当读够了矫揉造作、看够了胡编乱造的东西，寻真情而不得之时，我想不妨找几本家书读一读，肯定会有不少收益。

（责编：李克山）

文字是一种致命的诱惑

□ 太阳伞

文字是一种致命的诱惑
谱写岁月的笔记
一斗流沙的心情
堆不起
捡还落
一处相思
两地悲情
谁能为感情制作一台天平

文字是一种致命的诱惑
笔墨流溢的心情
诉不尽年轮的沧桑
圈不圆
一个句号
点不精
遗憾的悔悟
谁能改写历史的真实

文字是一种致命的诱惑
满纸笔画横飞
也写不完一段故事
笔起笔落
不由自己
悲欢离合
尽在其中
文字能承载思想的负荷

文字实在是一种致命的诱惑
谁能隐藏思想
闭锁在无字的世界里
我在文字中——读你
写我
看红尘世事
爱恨情仇
世态炎凉
文字是一种致命的诱惑.....

没有吻够的青春

□ 河 渡

我会在来生的路口 等你
只因这世的别离
我会在来生的路口 等你
只因我们深情的吻过青春

亲爱的
原野的雨露源于春泽的华发
灵动的竹草是我心灵的悸动
当一丝清风掠过我的情海
诗意的柔情会随风儿影幻斑斓
当你心路的痴缘缠绕我的藩篱
亲爱的
你明澈的心泉
定可浇灌我的玫瑰

我是一截枯干已久的柳条
无意间跌落于你的风景里
知道吗
你的缠绕暖透了我的春心
在春日的阳光里
你婀娜的裙舞
确可神话我的柳枝依依.....

亲爱的,我会在来生的路口 等你
只因这世的别离
亲爱的,我会在来生的路口 等你

只为我们没有吻够的青春.....

(责编：闫秀文)

匆匆(外一首)

□ 赵建敏

暮春的夜风轻轻地敲响初夏的晨钟
春去的匆匆
夏来的匆匆
所有的天真稚嫩被赶得没了踪影
树叶不再嫩黄
小草轻风中不再晃动
每一片浓绿都代表一片宁静
昔日等待过的地方已杂草丛生
脑海中的身影化做薄雾蒙蒙
只剩那伤透的心依旧阵痛
为何种下渴望
收获的却是刻骨的刺痛
绿叶摇摇摆摆召唤着夏日的夜风
成长仍在悄无声息地进行
布谷高唱着成熟
夜莺提醒着夏天
都会去的匆匆
匆匆匆匆
今晚的夜风总是敲响明天的晨钟

夜

晚风轻轻
银色的夜光泻满草丛
身旁流水潺潺
远处蛙鼓声声
河边垂柳翩翩起舞
月影化作碎银洒落河中
一艘小船扬着风帆从银色里驶来
收尽此情此景又返回了月宫
夏日的夜如此宁静
白日的喧嚣被净化无影无踪
昨日的烦恼也变得美丽动容
草丛里流萤来去
洒下歌声悠扬动听

即使失去再多
只要努力不停
美景永远展现眼中
歌声遥遥
万物寂静
晚风轻轻
蛙鼓声声
夜
如诗
如画
如梦

一秉正气

□ 王凤兰

碧水清泉两相和，春风化雨静无波。
廉政亲民不尘地，洁玉银盘雪衬托。

清平乐·西域秋光

□ 王兴增

晴空明畅，舒卷云千状。
猎猎西风沙海上，堆起黄丘似浪。
胡杨落照如枫，归程雁字无声。
寥廓星天澄澈，长河不倦流东。

望雍阳（四首）

□ 王去恶

一

渤海春潮涌，雍阳景色娇。
城乡春意闹，绿色遍城郊。

二

渤海春潮涌，联通“三北”桥。
民居争艳丽，黎众竞丰饶。

三

渤海春潮涌，高科出妙招。
农村城市化，兴盛在今朝。

四

渤海春潮涌，雍阳多俊豪。
创新承底蕴，壮志领风骚。

庆丰赞

□ 方洪娟

坐落在大运河畔，
点缀在京津线上，
优越的地理位置，
超大的经营规模，
武清家电行业的先锋。

庆丰是津郊的一面旗，
庆丰是各厂家的一扇窗，
庆丰是顾客心中的贴心人，
庆丰是武清大地上的一明珠。

武清人民自己的店，
铭刻在武清人民的心中！
亲切、友好、放心、服务，
货真价实是传统，
时刻不忘顾客心，
您的需求我们的追求，
您有需要我们马上就到。

专业的配送队伍，
一流的服务水准，
先进的 ERP 管理系统。
是打造百年老店、创百年品牌的基石。

十八年风雨走过，
诚实守信、说到做到，
庆丰电器名扬四方。
售后服务 5 个快：
送货快、安装快、上门速度快、
解决问题快、用户享受快。
没有豪言壮语，只看脚踏实地。
展望未来，无限风光，
曲折道路斗志勇。
扬起风帆荡双桨，
而今迈步从头越，
奋勇拼搏信倍增。
引领时代新潮流，
浩然谱写新篇章！

(责编：孙玉茹)

勇立潮头唱“大风”

——天津庆丰电器商城总经理方纪民素描

□ 文 艺

古之成大事者，不信王侯将相有种，也不信成败休戚命中注定，唯信稍纵即逝的契机能改变人生的命运。

——题记

他是个成功的商人。

在顾客心中，他是一块值得信赖的金字招牌，庆丰电器是武清首家被市消费者协会命名的“诚信服务企业”。

在同行眼里，他是个商界奇才，他那游刃有余的经商招数可谓奇招迭出，在武清家电行业常常独领风骚。

在领导的评价中，他是个致富标兵、纳税先进，是报纸、电视台赞之的“家电商海领潮人”。

在我看来，他是一只吹响时代主旋律的号角……

他，就是本文将要记述的主人公——方纪民。

商海博弈勇者胜

了解方纪民，须从他选择踏入商海开始。

历史的车轮进入公元1988年，改革开放的浪潮猛烈撞击着素有“京津走廊”之称的武清县城，新与旧、开放与僵化、进取与保守等各种思想观念，在这方水土上短兵相接。也许是男人天生就喜欢博弈，并在博弈中去体会失败，感受成功。方纪民正是一个喜欢博弈的人。

在常人眼里，此时在国营水泥厂当工人的方纪民应该是幸运的，工厂的效益不错，每月有固定的工资，可就是从这时起，外表看似清秀而平静的他，心里却始终奔涌着澎湃的波涛。他时时梦萦魂绕着创一番自己事业的宏愿，似乎所有的感官和神经都在感应时代的气息和市场需求，仿佛注定要在市场经济的风浪中做个弄潮儿。就在这一年，方纪民在众多同事不解和惊讶的目光中，毅然选择了辞职下海。

用方纪民自己的话说：在那段日子里，只要头脑活、肯吃苦、人勤快，就能赚到钱。正如他人所言：“无论做什么事，在没有结果之前，无论前途是怎样的光明，道路是如何的坦荡，总是会被周围的人评说，不管是赞许还是鄙夷，关键要看准目标，一路坚持走下去，对未来充满希望，坚信前途是成功的、光明的。虽然前面的路很长，有时也很迷茫，但路都是人走出来的。”就是秉持着这种对梦想的执着，方纪民开始了他美好而艰辛的创业之旅！

这一年的9月1日，云淡风清。城区河东常德大街上，武清第一家专营家用电器的民营企业——庆丰电器商城正式挂牌营业。没有热闹的庆典仪式，一挂脆响的鞭炮，拉开了方纪民商海博弈的序幕。

事实上，在创业初期资金十分紧张，他既是店员又是经理更是搬运工。每次厂家的货来了以后，他总是亲自下货，每次忙完了累得腰都直不起来；当客户购买时，又帮客户装上车，送到家。就这样，一件一件名牌家电从他的肩上开始走向武清的各个角落。

生活是需要经营的，价值是需要创造的。创业是一种心情，成功是一种挑战。所谓睿智的眼光，就在于看准一个有足够大的消费需求的市場，只有市场前景够好，才蕴涵庞大的利

润空间。随着时间的推移，方纪民越来越觉得，经营家电决不仅仅是单纯地买卖家电产品那么简单，接下来，必须得闯荡更广阔的市场，更广泛地掌握消费者真正需求。于是，他先后到天津、北京、上海等地，拜访众多的电器生产厂家，坦诚地表明来意。凭着他一脸的真挚，在几个月的时间里，便与广东中山威力洗衣机厂、天津北京牌电视机厂、河南新飞电冰箱制造厂等多个名牌厂家达成合作经营意向，一下子将国内一流家用电器引入武清。

大概没有人不需要有品质的生活。人生犹如博弈，要的是眼光、智慧和信心。方纪民一直在寻求的就是这种境界，卓越的商品是核心，心动的价格是关键。在经营中，他始终关注百姓的需求，满足大家求新求廉的欲望。经过几年的打拼，他的家电商店不仅有了长期稳定的进货渠道，而且有了日益强大的消费群，且回头率极高，仿佛一夜间成为了当地百姓搬新居、结婚置家电的首选中心。

人品，是博弈商海的砝码

入商海是玩“勇敢者游戏”。博弈商海，必须要做一个坚强的人、勇敢的人，更要做一个聪明的人。一晃又是几年，方纪民带领着庆丰一路顺风顺水地走来，期间学到了许多经商之道，为人之道，也为他积累了一定的资本，使他一步步走上了成功的经商之路。但是，他并没有满足，随着越来越多的商人涉足家电行业，他便开始转变思维，寻找新的着陆点。

站在巨人肩，看得更远，走得更快。选择一个实力诚信的品牌合作，就是找到了一个坚实的靠山。得道多助，做生意一样讲究。人生在世，要想成就一番大事业，还得看好和抓住机遇。正所谓“天时地利人和”，机遇是不重复出现的，有的人看到机遇却只抓住一些皮毛，而方纪民时时寻找机遇，也抢抓机遇，他认为谁独辟蹊径，谁就能走出新路。

2001年8月，方纪民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大动作——加盟国美。随之将经营地点从河东狭窄的常德大街迁移到了河西地域开阔、商贾云集的招商场内。经营面积一下子扩展到了5000多平方米。偌大的商店内，彩电、空调、冰箱、洗衣机、音响、手机、电脑、IT数码产品、厨房用具等12大类1万余种家电产品，摆放合理，明码标价，易于选购。国美一整套精细的管理和高效的物流保障了加盟商的切身利益。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他有我精局面的形成，以不可阻挡之势让庆丰一举成为武清最大的家电商城。

企业界有句话：“欲造物，先造人。”还有一句话：“人品+能力+坚持=成功。”在方纪民看来，人品决定着一切。他对他的员工说，我们应该一切从顾客的角度出发去换位思考，他们需要什么，我们要怎么做才能满足甚至超出他们的期望。怎样才能让客户花最少的钱享受最好的待遇，光有大商场的规模还不够，还要有一流的服务作保证。我们要让庆丰成为武清家电行业的一面旗帜，用品质征服消费者。

于是，在他的店训上，我看到了这样醒目的文字：

企业宗旨：“为顾客创造价值，为员工创造机会，为企业创造效益，为社会创造繁荣”；

企业原则：“诚信经营、信誉为先”、“重合同、守信誉”；

企业理念：“追求完美，追求卓越”；

企业信念：“建设一流环境，培养一流人才，练就一流技术，销售一流产品，提供一流服务，创造一流效益”；

企业服务的终极目标：“让每一位顾客达到100%满意”；

企业采销模式：“摆脱中间商，直接与厂家合作，压缩一切中间环节，让利给消费者，使庆丰电器的销售价格在市场上拥有绝对的竞争力”；

企业服务：“全天候、全方位服务，当日购买，当日送货，当日安装、当日享受”。

.....

在短暂的采访中，我了解到，在方纪民的身边活跃着一支高层次、专业化、年轻化的运营团队，200多名高素质员工，平均年龄30岁，他们是公司的主角。

方纪民认为，作为一个企业，要做到让每一个员工都明白务实的重要性，众志成城地做实事，也只有达成这一最基本的共识，其余的一切才有实现的可能。对新来的员工这一课一定是要上的，其次才是按照诚实守信的原则，热心为消费者提供全天候、全方位的新型服务。而服务的措施也是硬碰硬，响当当的。如：与生产厂家双向服务保证、人性化服务；严格执行“三包”在内的消费者协会的相关规定；“先行赔付”等等，具体而详尽。

有一天，细心的方纪民发现，家电“三包”规定并不涉及液晶、等离子电视机，而液晶、等离子电视机价格比较昂贵，如出现质量问题消费者利益就得不到有效保护，于是他主动向天津市消费者协会、天津市家用电器行业协会、区有关部门提出申请，并出资在武清承办了“天津市液晶、等离子电视机‘三包’办法研讨会”，使全市液晶、等离子电视机售后服务保障得到落实，解除了消费者的后顾之忧。

“博弈于商海的风口浪尖，要想不败，就要保持一个好的初衷和心态，要做一个有责任心的企业家。”方纪民说，“回顾我的创业历程，我可以归纳为12个字：天道酬勤，商道酬诚，和谐共赢。”人品才是博弈商海制胜的砝码。

是的，他用自己的行为，为自己的企业树立起了人格形象。虽然，他的某种决策有时以常人的思维方式是不易理解的，但党和人民给了他很高的荣誉：2002——2006年他的家电城先后被武清消费者协会评为“消费者满意单位”、“AAA消费者满意单位”、“零投诉单位”，去年又被天津市消费者协会命名为武清首家市级“诚信服务企业”。以康佳、海尔集团为首500多厂家还授予他“津郊第一旗舰店”光荣称号。2002年他成为武清区政协委员，2007年他荣幸地当选为武清区第三届政协常委。

那里有一种生命的回声

今天，坐在方纪民那并不宽敞，更谈不上气派和奢华的总经理办公室里，听方纪民谈起他创业的经历时，我发现，在那张文人般秀气的脸上挂着深思熟虑的表情，大大的镜片后面，一双深沉的眼睛更衬托出他那精明能干的气质。听人讲，方纪民有一句口头禅：“天天超越自我，时时追求卓越。”当他微笑着用很有磁力的声音在我面前说出的时候，给我的感觉是，这位45岁的武清商界“老牌劲旅”依然那么充满朝气与活力。

“真正渴望有那么一天，拥有一笔财富，无需看旁人眼色，自主决定情感的施与受。精神世界任去留。”二十年前，方纪民如此梦想着自己的人生。如今，他凭借自己的智慧已然将这昔日的梦想定格为现实……

时下，有些巨富者，其中包括一些在党旗下举过手宣过誓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今率先成为百万千万富翁的人，穷奢极欲、为所欲为者有之；挥霍无度、花天酒地者有之；玩女人、买官员、自立为皇、称王称霸者也不乏其人，他们这些物质上的极大富有者，有的成了精神上的乞丐。

而这个没有任何背景靠山，全凭自身的血肉、灵魂和智慧为自己趟出一条路来的方纪民，却不肯让自己的羽翼上缀满黄金。他富了，虽然富得还远远称不上什么富翁，但他致富不忘回报社会。

2003年春夏之交，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吞噬着中华大地。当他得知一线医务工作者工作环境急需电风扇时，主动捐献了100台电风扇。当他得知杨村一中优秀学生缺少英汉词典时，主动向600分以上学生每人捐助了英汉双语电子词典一台，并向高考文科状元赠送手机各一部。2006年夏天，区委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服务型武清”的号召，方纪民觉得自己也应尽一份力，于是由他出资举办了“庆丰电器新农村影院工程”，深入到农村，宣传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意义和创建内容，今年春天，商城内刚进的一批空气净化器，还未摆上柜台，他就组织职工为区医院妇产科病房首先安装了空气净化器，使医院和产妇们深受感动。

此外，他还特别关注社会困难群众。当他看到本区内一些国营、集体企业职工下岗，生活困难时，立即决定，今后商城招收员工，除招收部分专业技术人员外，其余部分主要招收下岗职工。仅几年的时间，庆丰电器商城就招收下岗职工 100 多名。

他这样对我说：“下海，没想过赚很多钱，是党的好政策，才使我拥有今天的成绩，为社会做点事应该的。”朴素的话语里，包含着怎样的一种境界啊！

我凝神静思，突然想起了历经千年的大浪后仍在海边做着大海梦的海螺，那里有一种生命的回声。我在倾听，倾听……仿佛又看到方纪民带领的庆丰电器商城，像一艘不惧惊涛骇浪的航船，在汹涌澎湃的商海中，正乘风破浪，扬帆远航……

谱写人生的华章

——记铁编工艺品之王马玉元

□ 泽轩 默耕

1982年，春寒料峭。

这天，天刚蒙蒙亮，马玉元翻身起床，没有惊动熟睡的妻儿，把一个冰凉的玉米饼子用旧毛巾裹好揣在怀里，穿上露着絮花的棉袄，外罩几年一贯制家做的绿褂子，随手提起装满铁编工艺品的帆布袋子，绑在自行车后架上，登上车，向村外飞驰而去。四十出头的马玉元觉得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脚下用力，车轮飞转。此时，北运河沿岸的京津公路上车少人稀，树上鸟儿的叽喳啼鸣，河中冰层的炸裂声、哗啦啦的流水声，不绝于耳；堤坝向阳处枯枝败叶间的小草已经泛起一片浅绿。他深深吸了一口清凉的空气，心中默念：“春天来啦，春天终于盼来啦！”

马玉元是应美国一位工艺品经销商之邀，去天津友谊宾馆洽谈订货事宜的。这是他做梦也未曾想到的事。几年来经过多少不眠之夜、历经多少艰难困苦研制出来的铁丝编织的工艺品，在宾馆橱窗里孤单冷寂地摆了三年，现在终于有人问津了。昔日，妻子嘲笑他“白日做梦”；乡亲们讽刺他“穷疯了，鼓捣没人要玩艺”；而今天，买主儿找上门来，这不是天大的喜事吗？马玉元习惯地用袖口擦去额头的汗水，自信地扫了一眼头顶上盘旋的雄鹰，心想，不管那位美国老板怎么看我，我都要不卑不亢，只凭货真价实，做成这笔交易。

走进豪华的友谊宾馆，市外贸工艺品公司的老张已经等候多时了。马玉元问：“外商来了吗？”老张指了指楼上，“在会客厅等你。”马玉元刚要举步，老张一把拉住他，从头到脚打量个遍，看得马玉元有些发毛。马玉元拉拉衣角，整了整纽扣，又跺掉鞋上的尘土，笑着说：“这是做买卖谈生意，又不是相女婿。”老张把他拉到一面大镜子前，“你自己看看，旧布帽子，打补丁的解放鞋，一身的土气……”马玉元自嘲地说：“又黑又瘦的脸，地地道道的土老冒儿。”老张指着他的绿褂子：“袖口飞边，胳膊肘打补丁，咱也太寒酸点啦！”马玉元对着镜子端详了一会儿也笑了，嘴上不服：“我是农民打扮，你是官员形象，咱们是俩牛拉车——不一样（鞅）”。老张一本正经地问：“你附近有没有亲戚？让他们帮忙想想办法。”马玉元想起了姐姐。老张一挥手，“快去换身衣服，我们等你”。马玉元穿上姐夫刚洗完晾干的灰布制服，虽然肥大了点儿，但形象确实好了许多。

马玉元见到的外商，原来是位人高马大的女士。听翻译讲，她叫“巴格莲”，美国人。马玉元打量着巴女士：四十多岁，金发碧眼，皮肤雪白，比自己高大半头。巴女士谈笑风生，举止大方，马玉元的情绪放松了许多。巴女士说：“马先生，你的产品我很喜欢，我们合作吧。”她一口流利的华语让马玉元很是吃惊。马玉元与她客套几句，就从帆布兜里拿出几件新的工艺制品，二人谈起了生意。

巴女士对马玉元提供的样品很欣赏，她说，这些工艺品经市场预测，很有前景，特别在欧、美国家，很受顾客青睐。双方经过协商，签下了200万元人民币的合同。这是马玉元与外商签下的第一份合同，他告诉巴女士，虽然目前办厂仍有困难，但我一定履行合同。在交谈中，巴女士觉得马玉元诚实可信，言谈举止透出有文化修养。她告诉马玉元，她童年时曾随父母在山西太行山农村度过，父母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汉语就是那时学的。

宴会上，老张开启一瓶汾酒，巴女士说，“这是山西特产，父亲教我咏过一首唐诗，可惜不记得了。”马玉元举起酒杯，接口道：“是唐朝诗人杜牧所写。”随口咏道：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巴女士兴奋地鼓起了掌，称赞马先生博闻强记。她把话题转到业务上，提出要看看厂房

及设备。马玉元摇摇头，只说等工厂有了规模，再特邀指导。巴女士邀请马玉元去北戴河旅游，马玉元推说厂子活儿忙，婉言谢绝了。

饭后，巴女士提出要同马玉元合影留念，马玉元欣然答应。巴女士见他满头大汗，建议他脱下外衣。马玉元不肯，可巴女士还在坚持。急得马玉元把老张拉到一边，尴尬地撩起褂子，现出露着棉絮的破棉袄，怀里还揣着玉米饼子”。老张面带难色，向巴女士作了一番解释，巴女士感动得紧紧握住马玉元的手，含着泪花说：“中国农民吃苦耐劳，真了不起！”二人愉快地照了合影。

艰难起飞

马玉元签订了合同是件大喜事，也成了件大难事。拿给巴女士的几件工艺样品是在自家茅草屋里编织出来的。若要大批量生产，没厂房没设备没工人没资金怎么能行？巴格莲女士虽答应交一部分预定金，可是近期到不了位。马玉元找了要好的乡亲们商量，乡亲看到了致富的门路，纷纷出主意想办法，有五户自愿腾出自家新盖的房子当厂房；几个瓦工自告奋勇垒坯台当工作台；大伙自愿集资买部分设备；马玉元带领十几个小伙子骑自行车去天津几家机械厂废料堆上拣破烂。没放鞭炮，没挂彩旗，工艺品厂开工了。马玉元既是厂长，又是技术员、管理员、业务员，一时忙得不可开交。但他有一个信念：保质、保量、保工期。一次，天津工艺品进出口公司的一位科长来检查工作，看到工厂的状况很震惊，也很感动：“你们的条件太简陋啦！”他当即与公司联系，支持马玉元三、四立方米松木板材做工作台，借部分资金为厂房安门窗，铺地面，抹白墙。为感谢天津工艺品进出口公司的支持，工厂起名“艺援工艺品厂”。两个月后，顺利交上了第一批产品，马玉元淘到了第一桶金，全村沸腾了，全乡轰动了。拿到200多元工资的工人们，奔走相告：“马玉元创造奇迹啦！”

全村走了40多年集体化道路，先后办了十几个加工厂，从没挣过这么多钱。干部、群众有羡慕、有赞扬，也有个别人心存嫉妒。当时正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焊接工艺要用锡，县物资局不供应。马玉元跑市、县外贸局求助，才批了几十斤。一次，急等用锡，又批不下来，马玉元只好央求一个小炉匠，花14元买了一斤，还让小炉匠写张条子，签上个人章。没想到几天后税务官员来查账，查出这张白条，竟开出1万元罚款单，并警告马玉元：“今天不交，明天罚两万！”老马感到困惑和无奈。此后，乡官员、村官常来“光顾”。

妻子担心他应付不了这些麻烦，劝他不要硬撑着。好心的亲友劝他：“别忘了你是地主子弟，眼下虽说不讲成分了，可有人仍戴着有色眼镜看你。”老马坚定地说：“数九严冬都熬过了，春天的寒流还能久吗？”

回眸往昔，在穷过渡的日子里，比邻的香河县有一家首饰加工作坊，为北京工艺品进出口公司做首饰加工。马玉元妻子曾在那家作坊中做花丝首饰。马玉元从中受到启示，萌生了用铁丝编织小巧玲珑工艺品的念头。不久“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为人们实现致富的梦想铺平了道路。马玉元像吃了定心丸，悄悄在家里研制铁丝编制的工艺品。没钱买原料，就到废品收购站买旧铁丝铁片；没有钢珠、弹簧，就到天津钢珠厂、机械厂的后门外捡废弃的下脚料。多少个风雪交加的夜晚，多少个寒风刺骨的黎明，从未停歇。终于在1980年设计、制做出了“宫廷豪华马车”、“雕花靠背椅”、“梳妆台”等十几件别具匠心的工艺品。

多少个深夜，马玉元趴在自家光滑的水泥炕沿上，在昏暗的灯光下，用镊子夹着发丝般的铁丝瞪圆双眼极其细心地编织小摆件，焊接没有电烙铁，就用老式烙铁放在煤球炉口上烤。冬夜，狂风肆虐，摇得柴门叮咚作响，飞起的沙尘打在窗棂上，从缝隙钻进屋里。妻子被吵醒，睁眼看看丈夫，心疼地说：“睡吧，快鸡叫啦！”“不困，你睡吧。”丈夫头也没抬。过了一会儿，妻子又说：“听你肚子都饿得咕咕叫了，灶膛里还给你埋块白薯呢，吃口吧。”丈夫没吭声，好像没有听见。妻子轻轻起身给孩子盖好被，穿好衣服，到外屋灶膛里扒出白薯，

剥去皮送到丈夫嘴边，爱怜地抱怨：“我真不明白，你到底图个啥，没日没夜地鼓捣这玩艺儿？”丈夫说：“穷日子过怕了，总得找个出路啊。”妻子问：“村里那么多人，就你知道找出路吗？”丈夫神情专注在手中的活儿上，漫不经心地说：“出路总得有人领头去趟。”妻子叹了口气，“你呀，总改不了那犟脾气……”

妻子的话倒也不假。马玉元 1957 年考入天津纺织机械技术学校，攻读机械切削专业。他品学兼优，曾任学生会主席。1959 年被分配到天津纺织机械厂工作。一年后当选先进工作者、技术革新能手。1962 年响应“支援农业”的号召回村务农。因家庭地主成分，经受了历次政治运动的磨难，被列为二等公民。幸运的是父亲为当地乡民公认的开明士绅，并当选首届县政协委员。马玉元忠厚老实，生产队的苦活累活抢在前头，在群众中有一定的威信，在全村 70 多名地富子弟中，可称佼佼者。村里办机械加工厂为“天拖”做加工活儿，他是技师，有多项发明创造。当改革春风吹来后，一向不甘寂寞、不安贫困的他，编织小工艺品赚大钱，是必然的选择。

巡回表演

经过四年的拼搏，马玉元的企业规模不断扩大，每年利润都达四、五十万元。各户富了，全村修公路、打机井、自来水入户有钱了。马玉元名声鹊起，“花丝工艺品大王”不仅国内有名，而且扬名海外。

1986 年 5 月，法国大使馆向中国大使馆提出：请马玉元参加法国第六十届弗朗什——孔泰博览会。并请他在会上表演铁丝编织技艺。马玉元接到邀请，恍若梦中。各级领导对此事极为关注和支持。村里个别人提出他家成分问题，能否换个“党员”出国。然而，法国大使馆在签证上清清楚楚地签上了“马玉元”的名字。

马玉元梦想成真，他做了充分的准备，带了几大箱工艺半成品，在中国驻法大使馆陈新华先生的带领下，赴法国东部城市——贝桑松市献艺。

展览会期间，馆外排起长龙般的队伍等待入场；馆内人头攒动，马玉元的四周围得水泄不通。一件巴掌大的宫廷马车，四个轮子，带折叠顶棚，当场制作、组装、焊接，只用了十几分钟，人们当场高价求购；一个火柴盒大小的梳妆台，马玉元像魔术师一般编花、焊框、装镜，七、八分钟做成，玲珑剔透，精妙无比，人们报以热烈的掌声。一位老太太特意戴上老花镜，摸摸马玉元的手，看他手上是否装了电脑。马玉元笑着摇摇头，请翻译告诉她，“中国有句民谚，熟能生巧，巧能升华”。有几位年轻的工艺师当场向马玉元请教，与他切磋技艺。

博览会之后，老马又游览了巴黎、里昂、马赛等几个大城市，他精湛的技艺令法国人大饱眼福，老马也被法国人的礼貌、热情所感动，暗暗下定决心：一定恪守诚信，保证产品质量。

其间，一位华裔教授庞先生，几次邀请老马到他家做客。盛情难却，老马向大使馆说明情况，如期赴约。宴会上，庞先生向老马介绍：他和妻子都毕业于北京大学，现在法国一所高等院校教汉语，年收入很高。庞先生夫妇劝老马申请到法国定居，他们愿帮助他办一家公益事业的工艺品公司，定能赚到大钱。老马没有丝毫犹豫，果断地说：“谢谢庞教授和夫人的美意，我的根在中国，我童年、青年的梦在故乡。我不愿离开祖国和故乡。”庞教授夫妇很失望。

老马在法国逗留了一个月，除了表演和参观，还订下十几份合同，金额达数百万元。大使馆同志称赞马玉元是中法文化交流的友好使者。

回国后，马玉元更是名声大振，电台和几家报刊相继报道他的事迹：《天津日报》报道：农民马玉元铁编工艺品走向世界，远销欧美亚十五个国家；《羊城晚报》报道：农民马玉元心灵手巧——一条铁丝换来大笔外汇；《国际商报》报道：天津工艺品迷住法国人；《杭州日报》报道：天津艺人马玉元到江干传技——杭城新添铁编工艺品等。

不辞而别

马玉元在荣誉面前，泰然处之。如拉犁的老马，套股总是绷得紧紧的。他在繁忙的工作之余，钻研技术改进工艺。1986年他发明了“金属编织工艺、花丝镶嵌专利技术”；1991年，他发明了“组装式花丝镶嵌多用文具书籍格架”技术，申报了国家专利，获中国首届金榜技术奖，被香港评为“优秀环球专利”，并被《中国实用科技成果大典》收录其中。

当时，由于管理体制不健全，马玉元明明是一个人办的厂，却要挂上村办的名字。工艺品出口，必须加盖村委会公章。就凭一枚公章，每年要按合同毛收入的25%向村委会交账。在开始的几年里，马玉元只得照办。后来，厂房需要扩建，工人需要增资，设备设施需要更新换代，老马渐渐感到“气力”不支。每年的收入，交村委会、纳税、交管理费、厂内开支，利润所剩无几。在此期间，乡政府见马玉元定的合同雪片飞来，而厂子无力生产，便在乡里建起了工艺品厂，请马玉元兼任厂长。村里担心老马离村，便贷款8万元帮助老马扩建厂房，以示支持。但随之而来的是派进副厂长、会计、保管员、样品室主任，还安排几个不懂技术、不善管理的负责人。

1987年，老马去广州参加订货会，村干部定要跟随。马厂长带的是工艺样品，村干部带的是名烟名酒，以向客户送礼。1988年，老马去西安参加工艺品研讨会，村干部也要随行。开会期间，马玉元忙着宣传自己的产品，订合同；村干部却宴请客户，游览风景名胜。老马对村干部说：“客户看产品的质量，吃喝送礼不解决问题。”村干部板起面孔道：“是党领导你，还是你领导党？我是为企业发展铺路呢！”马玉元这才如梦初醒，品出点味道来，再不作声了。

夏季的一天，闷热得让人透不过气来。一大早，马玉元就接到两个催货装箱的电话，没顾得吃早饭就到了厂子，见自己的办公室门开着，老党员贫协代表坐在他的桌前，便疑惑地问：“老哥，有什么事吗？”贫协代表笑着说：“支部派我当厂长来了。”马玉元脑袋“轰”的一下，随即冷静下来，冷笑道：“好啊，新厂长。”心里却默念道：“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又一转念，货物装完箱就卸任，但还想检查最后一批活的质量，就向大车间走去。不料刚进大车间，村中的高音喇叭响了：“副业厂的工人，全部到地里去灭荒，乡里来人检查啦，所有的活都撂下，谁不去，罚他全家的承包奖！”车间里的工人“呼啦”一下都走了。马玉元想拦也拦不住，只觉得一阵头晕，踉跄几步就栽倒了。半晌，他挣扎着回到厂长室，觉得再也不能呆下去了，便对“新厂长”说：“我回家了。”新厂长说：“你找头儿去说说呀。”老马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头也不回地说：“没必要了。”

此后，村里再也没人来找他，只有老会计到过他家，告诉他，经过清账清库，现金余额400多万元，库存原材料20多万元；两个装好的集装箱货款计20万元，总共440多万元。老会计拿出一个纸包：“这是你应领的奖金7000元。”老马说：“我还是那句老话，每月就拿全厂工人的平均工资300块钱，奖金分文不取，请你拿回。”

老会计急得点着他的鼻子尖说：“你呀，老执鬼，这是按当初支部决议奖励你的。”老马沉着脸说：“别忘了，我的小辫子全在人家手里攥着呢。”

东山再起

马玉元忍痛离开自己辛辛苦苦经营了十几年的企业，闲在家中。没过半月，天津外贸公司的老徐来看他，了解情况后，推荐他到国家民政部“三产”办事处，负责组织工艺品出口及参加商品展销会等工作。这是海外天子、云游和尚的美差，老马干得很起劲，很出色。

不久，一位朋友带着国家外贸进出口总公司的介绍信来找老马，将已经签订的500万元的工艺品合同交给他，请他出山办厂。说是法国一位客商点名要马玉元的产品。老马很为难，

民政部的事咋办？那位朋友表示由他来处理。

马玉元回到家，着手筹划办厂，暂租妹妹新盖的7间平房和6间猪圈。招聘各村工人。一天，老马正为启动资金犯愁，忽听门外响起汽车喇叭声，出门一看，美籍华人秦子良来了。老朋友相见，分外亲热。秦先生将一个鼓鼓的信封放在桌上，说，“这是一万块钱，是我送给你的，请收下。”老马十分意外，张大嘴巴不知说什么好。秦先生说：“朋友相帮，理所应当。我只希望你东山再起，重现辉煌。”这真是雪中送炭，解决了老马的燃眉之急。

1998年金秋，“华昌工艺品有限公司”诞生了，这是真正属于马玉元自己的企业。招进工人300余人，业务量大时，在周围二十多个村建加工点。老马身兼数职，寝食难安；妹妹既要照顾两个孩子，又要担任会计兼技术厂长，还要装箱卸货，忙得团团转；儿子负责加工点的业务，每天骑着摩托各村转。他跟父亲具有同样的性格。一次，患了重感冒发高烧，他坚持骑车送货。半途中，只觉得头一晕，眼前一阵发黑，连车带人栽到了大沟里。姑妈看着经抢救苏醒过来的侄子，泪眼模糊地对老马说：“哥哥，咱们别干了，一家老小都要把命搭上了！”老马何尝不心疼自己的亲人？又何尝不愿享享清福？看着儿子烧得通红的面颊，受了伤的头、臂，他心头发颤，思绪万千。少顷，他慢慢恢复了理智。神情凝重，语重心长地像是对自己，又像是对亲人说：“做人要讲诚信。跟洋人打交道更不能丢失中国人的尊严。眼前的困难会过去的，放心吧。”正如老马所言，一切都在他们的努力之下正常运转，一批批精美绝伦的产品走出国门，一笔笔货款如期返回，厂子的经营状况自然而然在一天天好转。厂子有个不成文的规定：每批货的最后一个集装箱都要多装2000件产品。对此外商不解。老马电告：这是对海运、空运途中可能出现破损的补偿。老马的经营之道，得到外商由衷的赞佩。

第一批合同完成后，获纯利五六十万元。资金多了，底气足了，老马着力扩大再生产，租了一所闲置的小学校，不久又在开发区购地15亩建新厂房。与此同时，他还招商引资，把中国工艺品进出口总公司介绍到开发区购地建厂，立志在武清建成大型工艺品生产基地，为当地万名农民提供就业机会，惠泽乡里。

2000年，儿子接任厂长，老马做了顾问，他用自己半生做人做事的感悟教导儿子：“做人做事要讲诚信，这是企业发展的立足点；经营要靠品牌赢人，质量是企业的生命。搞企业不靠运气，不能投机取巧。我从不搞歪门邪道，可是顾客盈门，订单不断，是找准了立足点，抓住了生命线。”谨遵教诲，子承父业，马氏家族企业就像运河岸边一颗璀璨的明珠，发出耀眼的光辉。

厚积薄发

马玉元青年时代酷爱读书与写作，曾多次听老作家方纪、赵树理的文学讲座，主动写信求教，曾有多篇习作发表。回乡务农后，创作诗歌《心声集》。当上企业老板后，忙里偷闲，不时吟诗作赋，一派儒商形象。《国庆五十周年观阅兵式有感》，《贺神舟五号飞船发射成功》，《颂津城》，《家乡颂》等多篇诗文，心系国家关注民生的拳拳之心跃然纸上。所撰写的《人生格言》，在《人民日报》《人民文摘》联合征文中，获优秀作品奖。

如今，马老已71岁，每天坚持早上班，帮助儿子搞新产品设计，指导工人搞技术攻关，闲暇时读书看报，写诗文，练书法，日子过得充实而有品位。2000年，马老接受中国企业文化促进会专访，其事迹载入《中华骄子》史册，荣获“中华骄子”奖牌。

2004年9月24日，马玉元荣幸地参加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祖国万岁——社会各界成功人士与海外华人相约北京国庆座谈会”，受到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布赫等领导亲切接见。

在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之际，马老感慨万千，激情澎湃，夜不能寐，伏案疾书，挥就长诗一首，表达对领袖深切怀念和感激之情。现摘录如下：

百年良辰诞伟人，恰逢清末战烟熏。

江山不整遭屠戮，蒋家独裁更暗昏。
苦难山压激壮志，邓公跨马指万军。
摧毁王朝建伟业，造福万代不朽勋。
民族独立不称霸，春雨刷去外辱尘。
十年浩劫狂澜挽，祸起萧墙断恶根。
肩担日月照明路，超凡胆智转乾坤。
改革开放定国策，众志成城抖精神。
一国两制辟先例，港澳扑怀母子亲。
一星载人探宇宙，两弹驱散核诈云。
开发园区放异彩，锦绣中华日日新。
民子诺言诚实现，鞠躬尽瘁献终身。
吾辈奋发与时进，寸草之心报三春。

笔者衷心祝愿马老在孜孜不倦的追求、期待中，忘却老之将至，继续谱写人生壮丽的诗章，让夕阳更红火、更灿烂。

（责编：李蔚兰）

摘取挂满荆棘的桂冠

——记天津市武清区南蔡村镇教办总校长孙志峰

据说，世界上只有两种动物能够到达金字塔顶。一种是老鹰，另一种是蜗牛。老鹰矫健、敏捷、睿智；蜗牛善良、执着、肯于负重。能够把这两种性格集于一身的人，一定会是一个成功的人。

——题记

□ 秦万丽

在一个夏日的午后，我走进了南蔡村教办总校长孙志峰的办公室。四把竹椅围着一张圆形的小桌，整套的茶道用具清爽有序地摆在桌上，一路上的暑气顿消了一半。在我印象中，一个乡镇的总校长一定是一位早生华发，和蔼可亲的长者。而眼前这位风流倜傥的青年人，让我肃然升起了一份敬畏之情。他高高的个子，不胖不瘦，脸上洋溢着一种青春的气息，眉宇间透出的却是一种睿智和坚毅。

孙校长边热情地和我们打着招呼，边熟练地展示着他的茶道。在阵阵让人心醉的茶香中，我们开始了愉快的交谈；在茶香缭绕中，我慢慢走进了这位年轻的总校长的内心世界，走进了一段传奇而又浪漫的故事……

“如果你曾经历过冬天，那么你就会有春色；如果你有信念，那么春天一定不会遥远；如果你有付出，那么总有一天你会拥有花开满园！”

秋天不是花开满园的时节，秋天更不是播种的季节，然而，在1999年的秋天，这样一个收获的季节，孙志峰却开始了他事业上最艰难的播种期。

1989年，孙志峰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武清师范，被分配到了教育局负责招生工作。十年磨一剑，由于工作出色，1999年秋天，他被任命为原北蔡村乡总校长，那一年，他刚好30岁。古人云：三十而立。而对于不少年轻人来说，三十岁，或许还是一个很浮躁的年纪。孙志峰心中有些忐忑，生怕自己年轻，干不好，辜负了领导的信任，同时，他又暗下决心，一定要干出个样来。

或许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刚刚上任不久的他正赶上全市调整学校布局工作全面启动。消息一经传开，立即成了群众议论的焦点。就连村干部们也一时从思想上转不过来。街头巷尾一片议论声，“原本村村有学校，现在孩子们上学还要出村，这交通、食宿都成了问题。”“再说咱的孩子到了别的村，会不会受欺侮？”老师们会不会对本村的学生多加照顾？”……

孙志峰没有急于表态，而是对全镇23个村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据调查，过去虽然村村有学校，但规模不一样，有的小村才有几十个学生，这既对学生的学习有影响，又造成教育资源的严重浪费。相反，有些大村，学生多，教师少，整体环境也不是很好。看来合并村校是件好事，关键是怎么把这件好事办好，让群众理解和支持。鉴于这种情况，他白天抓紧时间进行合并村校的整体规划，晚上下班后亲自到各个村干部家进行走访，做村干部的思想转化工作。每到一处，他都把自己的调研结果细致地讲说一遍，并征求大家对合并村校的意见和建议，边设计边修改。那段时间，他就像是一台不知疲惫的播种机，将春的足迹留在每个角落。工夫不负有心人，由于前期基础工作做得好，他们镇的合并村校工作开展十分顺利。初战告捷，让孙志峰的心中更增添了一份信心。

“大海是航船的目标，天空是鸿鹄的目标。能够把一个大目标科学地分解成若干个小目标，并落实到每天中的每一件事上，这才是大智慧。”

在2002—2007年的六年中，孙志峰的心中承载着两个至今看来还让人感觉不大可能实现的“三年规划”，2002年融合两乡情感；2003年个别工作在武清有一定位置；2004年综合评定达到武清前三分之一；2005年拿全区第一；2006年个别工作在全市有影响；2007年成为天津市农村教育名镇。

硬邦邦的指标，不可想象的高要求，他都实现了，而且是超水平实现的。如果说一个人制定一个目标并不很难，然而要脚踏实地一步步去实现自己的目标那就是十分艰难的事情了。孙志峰做到了，凭着他青春的激情，凭着他超人的智慧，更凭着他的执着与信念……

有人说他是教育天才，但我不这样认为。我觉得，他之所以取得这样的成绩，是他全部心血付出的结果，是他不断摸索、努力钻研的结果。

早在2000年以前，他已经把教育信息化带动教育素质化的理念付诸于实际工作中了。在孙志峰看来，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以教育信息化带动教育现代化已成为教育发展的必经之路。为了让农村的孩子和城市的孩子一样，能够通过生动形象的电脑课件来学习那些不易理解，很抽象的知识。谁也没想到，在财力十分紧缺的情况下，孙志峰带领教师们制作出了流动电脑教学车。将一整套微机教学设备安装在了一辆可移动的车上。哪个班、哪个老师需要用课件讲课，就将机器推到哪里。这样，既节约了资金，又让孩子们都能享受到现代教育的成果。电脑教学车的诞生，大大提高了教师和学生的积极性，很多不易讲透，学生不易理解的知识点，通过微机演示很直观地就学会了。学生提高成绩再不用多留作业压时间了，从而彻底打破了死记硬背的学习方法。经过几年的努力，镇教办综合考评一年一个新台阶，2004年由全区排名二十几位一跃而成全区排名第七，2005年又以全区第一的成绩爆出了一个大大的冷门，成为乡镇教育中的一匹黑马。

2005年，孙校长又筹划在镇中心小学成立了全市首个网络教学实验班。学生一人一机，通过网络获取知识。最初只在三年级开设了一个班，通过一段时间的学习，这个班的学生综合素质明显提高，知识面明显拓深，特别是语文教学中，作文水平的提高一直是学生和教师感到头疼的事情，但是通过利用网络资源，学生们视野开阔了，课外知识丰富了，作文水平大大提高。这一成果在全市范围内产生了一定影响。目前，南蔡村镇信息技术配置及教学水平平均居全区各乡镇之首。镇一中、二中、一小、五小和湾子小学分别被评为区级网络教育先进校。2007年网络教学将在南蔡村镇全面铺开。人常说：“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具有超强决策能力和敏锐眼光的领导者，是一个集体高速发展的保障。那么孙志峰又是如何驾驭这样一个庞大而复杂的机构的呢？好奇心促使我把谈话内容继续深入下去。

茶香依旧，我们的谈话也依旧在一种恬淡的氛围中不紧不慢地进行着。“我们之所以能够取得今天这样的成绩，是我们南蔡村教办所有教师共同努力的结果。我相信好的管理和激励机制是一个集体打胜仗的根本保障。”孙校长如是说。

接着，他为我们讲了这样一段经历。他曾经参加过一次拓展培训。有一项活动令他记忆终生。也正是那次活动让他有了勇于闯下去的勇气和力量。

在拓展项目中有一条高达九米，宽不足半米的小桥，桥中间有一段一米长的断裂，需要受训者从这一米长的断裂处跳过去。谁都知道，如果是在平地，这一米长不算什么，可能谁都能轻易地跳过去，但是在九米高空，这一米就是一个极大的挑战。站在九米高空，面对眼前这一米长的断裂，孙志峰流汗了，是勇敢地跳过去，还是选择安全退出？经过短暂的思考后，他最终决定跳过去。就在他的脚跟稳稳地站在一米线的另一端那一刻，他的心释然了。记得有人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强者是找到了成功的机会，弱者是找到了千百个失败的理由。”是的，其实成功与失败往往只有一步之差，关键是看你有没有勇气闯过去。

经历了那次拓展训练后，孙校长在自己事业前进的道路上步伐更加坚定了。

他认为，要想提高镇教办的综合实力，就要从提高干部、教师整体素质做起，要从改变现有管理和激励机制入手。

孙志峰认识到：基层校长的素质直接关系到一所学校的发展。校长不仅要管理的人，还要做教学上的行家里手。为此，他改革校长例会制度，自 2001 年至今，他始终坚持每周的校长例会安排在基层学校召开。首先由基层校长介绍自己在教育教学管理中的典型做法，然后进班随机听课，课后与会人员结合“六优”工程的课堂评价标准进行评课。可以说每一次的校长例会，既是各校校长教研工作的检查会，又是校长们交流管理方法的经验介绍会，更是运用“新课标”理念指导教师的教学研讨会。

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他从打破原有的教师工资制度入手，实行校内职级工资。即将原平均分配给每个人的奖励性工资全部拿出来重新分配、集中管理，按照考核结果采取奖优罚劣的办法分配。同时，将所有的财权、人权下放到各个学校，使镇教办成为一个专门为基层学校服务的机构。他还尝试施行竞校竞岗制度，把用人权交还给校长，选择的主动权交还给教师，每年公布一次教师考核成绩，并根据考核成绩竞聘相应的学校和相应的岗位。并规定在全年考核成绩中的后 30% 的教师，教办有权要求其转岗。

通过培训考核，干部、教师队伍整体素质得到了很大提高。爱岗敬业、自觉钻研教育教学理论、主动发展自己的人越来越多。2002-2006 年南蔡村镇教办连续五年被评为区级文明单位标兵；2004 年被评为市级文明单位标兵；2005-2006 年连续两年被评为区级“双满意”活动先进单位；2006 年被区委、区政府命名为区教育系统唯一一个行风建设优秀基层单位。镇教办党支部也于 2006 年被评为市级思想政治工作先进集体。全镇先后有 5 个年级组被评为区级文明年级组；有近 20 名干部、教师被评为区镇级师德先进个人……

“我不要关起门来办教育，我要广交天下朋友，让全社会都来支持教育事业。”

有句古语是这样讲的：“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这句话可以说是许多学子的座右铭了。然而，时代发展到了今天，我们的教育已不再是一个孤立的、高傲的圣殿，而是开放性的，多元化的教育、教学载体，我们的教育需要社会各界的支持，需要与国际、国内大环境相结合，关起门来办教育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孙校长正是顺应了这一时代的要求，以敏锐的视角把握住了这份机遇。

在搞好学校教育教学的同时，他对全镇的基本情况做了一个详尽的调查。他发现当地的经济基础不错，乡镇企业发展很快，而且当地也有着尊师重教的良好传统。富裕起来的人们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接受最好的教育，也愿意为家乡的教育事业贡献一份力量。于是，孙校长开始利用业余时间广泛地走访当地的企业家，了解他们企业对人才的需求，与他们共同探讨教育发展的的问题。为此，他还在自己并不宽敞的办公室内为大家提供了一个品茶谈心的小天地，浓浓的文化氛围和亲和友善的聊天环境，让过惯了忙碌紧张生活的企业家们有了一个放松身心，感受文化的好去处，于是孙校长小小的办公室里，便多了一群来自社会各界的支持教育事业的朋友。2005 年，由孙校长精心筹划，由当地众多富有爱心的企业家组成的南蔡村镇教育基金会成立了。一百万元的教育奖励基金使得孙校长有了促进教研改革和对优秀教师、学生提供奖励的基本保障。有了这个保障，他通过内引外联、走出去请进来等方式不断为干部教师的成长与提高搭建平台，使广大干部教师开阔了眼界、借鉴了经验、拓宽了思路。几年来，举办国家、市、区级有影响的专家讲座 7 次，组织干部教师分赴江苏南通、北京、衡水、山东高密及本市学习考察近 300 人次。更为荣幸的是，南蔡村镇还于 2006 年 12 月正式加入由北京市知名校长刘永胜发起的以增强校际间的沟通、提升校长管理理念、拓宽教师视野为宗旨的全国友谊校联合会。学校整体素质的不断提高，使学生家长从担心、认可走到了肯定与赞扬，居高不下的教学成绩、教研成果也赢得了市、区领导的一致好评。

“人不光要有精神，更要有热情，热情是金，却能创造比黄金更高的价值。”

孙志峰就像是一个在玫瑰丛中走过的人，虽然有一些刺痛，但却留下了花香一片。采访中我听到最多的一句话是：孙校长总是有让你意想不到的新招，着实感动你一次：每逢节假日他都会利用教办的网络平台给教师们发短信，一句简短的“节日快乐，你辛苦了。”让奔波在教学一线的教师们感动不已。此外，在去年的教师节他还为每位教师送上一束康乃馨，很多教师是手捧鲜花眼含热泪走进会场的。一位老教师拿到花就热泪盈眶了，她激动地说：“我都快50岁了，从来没有人送过我花，没想到校长会给我们买花……”人常说，茶品如人品，他就是这样一个人，虽有起起落落的打拼，但却始终热情依旧。最为难得的是那份平淡中饱含着的品不尽的滋味，扯不断的余韵。

出生于教育家庭的孙志峰，从小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养成了坚韧、顽强的性格和公正、严谨的处事原则。在面对各种复杂事件时，他总能以严谨的工作态度和良好的人格魅力妥善处理。

自2002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考评》、《教职工校内职级制》、《中小学教师公开竞聘竞岗》几项改革接连在南蔡村镇统一实施以来，孙校长及镇教育党支部虽广泛征求干部教师意见，多次修改和完善各项制度，尽可能使之在公平、公正的环境下正常运行。但改革必定是痛苦的，每一项改革措施的出台都会引起强烈反响。有拥护的，有反对的，有被罚后不服气的，也有抬出人情关系的……特别是对于校内职级工资和竞聘竞岗的改革，由于涉及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因此显得更加艰难。

2001年孙校长成了第一个“敢吃螃蟹的人”，率先在全区实行竞聘竞岗，由教师自己报名，基层学校校长选人的竞聘竞岗的办法加上每年一次的综合考核，调整人员编制。这些敏感的事件，常常会引起很大的波动。在最初的竞聘竞岗结束后，有很多人找到孙校长。他们中有因考核成绩差而降了级的，有因综合素质低而降了工资的，更有顶着某某领导护身符要求到条件好的学校任教的……这些人有到孙校长办公室哭闹的，有到孙校长家中倾诉的，有的干脆托人情找关系，不亲自出头的……那段时间，孙校长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但无论何种情况，孙校长都凭借着各种硬邦邦的考核条件说话，做到绝对的公平、公正，不徇私情。同时，又针对不同情况，认真加以分析，帮助每位干部教师都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首先，他把权力归属于学校，只要你条件符合学校要求，到哪个学校你做主；其次，他坚守住自己的做人原则，那就是把好人情关，从他手中不给任何学校安排任何一位教师，全部教师来源都要从竞聘竞岗这一条道上来；另外，他在严格执行各项制度的同时，也为大家着想，对于竞聘失败的教师他都尽量安排转岗，以使学校各项工作正常开展，使每个人都做到人尽其才。采访中有一位老教师，她多年从事初中教学工作。在2004年的竞聘竞岗中，她没有被中学聘任。当时这位教师想不通：认为自己教了一辈子中学数学，又是中级技术职称，如果到小学任教太没面子了。她找到孙校长说了自己的想法，孙校长从政策上给她做了细致的解释，使这位教师从心里明白了竞聘竞岗是双项选择、优胜劣汰，资历和职称不再是竞聘竞岗的砝码。这位老教师握住孙校长的手说：“校长，谢谢您，我是好面子想不通。今后在新岗位上我要重新爬起来，要干出新的成绩来。”这位教师所到新学校青年教师多，她开展传帮带，利用自己的教学专长带领教师们开展教研，在新的岗位上她的作用得到了充分发挥。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了解了孙校长的良苦用心，也知道了他铁面无私的办事原则，都把心思用在了如何努力学习，不断提高个人业务素质上了。孙校长以他良好的人格魅力和铁面无私的办事原则赢得了所有人的理解和支持。

他的这些改革制度有效解决了教育资源均衡配置问题。好学校教师扎堆，边远落后的学校无人问津的现象不见了。对于学生和教师都有一定的好处。同时也推动了各村尊师重教的进程。村干部及村民十分重视教师素质，纷纷拿出资金要求学校聘用优秀教师来自己的村里教学。每年7月教师竞聘大会成了当地一景。各个学校纷纷报出自己的优厚待遇和聘用条件，老师们则根据个人条件，纷纷选择到适合自己的学校，形成一派热闹的场面。竞聘竞岗的优势不但体现了村校及资金实力，也体现了各位校长的人格魅力。在形成了人心所向局面的同

时，也大大增加了各个学校的凝聚力。

是孙校长的热情，温暖了每个人的心，温暖了南蔡村镇那片孕育着勃勃生机的土地。

是孙校长的热情，激发了全镇广大教师工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南蔡村镇教育教学质量得到了稳步提高。2003-2006 年镇小学连续四年在区组织的综合评估中名列前三名，初中中考成绩逐年大幅提高，两所中学连续四年被评为初中教育先进校。

如果说“经营学校”引来源头活水；那么“服务教育”带来了满园春色：该镇在成人教育和幼儿教育方面也是硕果累累：成教辅导班现已开办 30 余个，在校生达千余人。镇一小幼儿园还于 2006 年被命名为全区三所区一级幼儿园之一……

采访接近尾声时，我打趣说：“孙校长您是用双手摘取了挂满荆棘桂冠的人。”孙校长笑着告诉我：“自己只是干了自己最想干的事，只是为全镇的教育做了该做的事情。”对于南蔡村镇的教育他的头脑中又有了新的规划，到 2008 年要把南蔡村镇打造成武清乃至天津地区教育名镇。我们期待着南蔡村镇教育新的腾飞！

(责编：李蔚兰)

旷野散步之趣

□ 苏连硕

尽管远远近近幢幢高楼拔地而起，值得暗自庆幸的是，我的寓所一直毗邻旷野，因之也就致使我有常年独享旷野散步之乐的机会。

清晨一阵紧张的笔耕之后，我便踌躇满志地走向旷野。

我喜欢向人迹稀少、曲径通幽的旷野深处走去。

图的啥？清静、雅致，这正好适合我的活动特点。

我体会散步是最经济实惠的一项运动。散步最好到旷野，小路如绳牵动着我的心。远处风景对我是一种既熟悉又新鲜的诱惑，有如品茗饮酒，诚有一种如醉如醺的满足。

我喜欢自由、散淡，因而选择了适合我的运动方式：太极。太极兼有某些气功的特点，静、慢、柔、徐、低，在万籁俱寂大自然情味浓郁的氛围中打起来，恍若闲云野鹤一般，潇洒悠闲极了。

有时约妻偕行。妻练捧气灌顶、站桩、形神桩有年，尤需静谧。

严格来讲，夫妻俩都离得挺远，往往有二三百米之隔。我远远地望去，她在绿荫小径静静地入禅，由衷地欣慰。

吁啸咏叹，有益身心。蝉、蟋蟀、蝈蝈、青蛙等昆虫，不是在无拘无束地鸣叫么，虎啸猿啼牛哞马嘶鸡鸣雀噪，都是其适得其乐的运动啊。有鉴于此，我坚持在旷野大吼有年矣。在向旷野深处走去的路上，腹式呼吸，胸腔发声，敞开喉咙，一口气可淋漓酣畅地吼它三四十米远。尤其在树林中、小河旁、野荒坡上，嘶吼起来，真觉得浊气下降、清气上升，浑身爽快熨帖极了。大有一日不吼 怅然若失之感。一切烦恼、纷扰、杂念，尽被这畅快地一吼，驱祛九霄云外焉。有牧羊人竖起大拇指，赞道：“打老远听，您这嗓门就跟深山老林火车拉笛一样。”虽不免有些夸张，但也确实是一种声音高亢嘹亮的真实反应。有一八旬曳杖老叟，风度翩翩地走过来，虚眯着眼一吟三叹地说：“听其言观其形，气壮胆大体健之人，底气、涵量、声韵，可以佐证也。”

也许是学文的，容易触景生情。一踏上通向旷野的土路，便有投入大自然怀抱的感觉，她的胸襟将我热烈拥抱，心中顿觉心旷神怡。我散步总是充分利用大自然，享受大自然，感受大自然。大自然真是我笔下写不尽的永恒的主题。蓝空中翱翔的大雁，绿草间翩飞的蝴蝶，潺潺的流水，各色不知名的野花，都令我爱得殷切。冬大如絮的雪花，春天霏霏的细雨，任其自由地飘洒，轻柔地按摩我的全身。有时裤腿沾点露水、草屑、泥土，权把这当作大自然的馈赠，回归路上骄傲地向路人堂而皇之地炫耀。更有趣的是有时与妻采来些马齿苋、苣荬菜、野蘑菇回来，真真地大膏馋吻哩。偶尔听得草坡、桥畔蟋蟀悦耳的弹唱，勾起儿时如梦如幻的回忆，兴致来时捕得一两只，装于罐置于书房一隅，能为我读书写作生活平添几许野趣，纯情。

有时梦中出现散步的路被一幢幢高楼封闭堵塞，好憋气，好窝火。

清晨，向着晨曦，向着旭日，我曾不只一次地祈祷：愿有生之年，我的熟悉而又亲切的通向旷野的散步之路，永远畅通无阻。

(责编：李克山)

心雨

□ 郭继军

塞外的早春，天依旧那样寒冷，大北风呼啸着，卷着雪花，令人毛孔痉挛。老榆树挺着干裂的身躯不时地发出一声声尖叫。路上的行人个个全副武装，即使熟人路过也无法辨认。

我在小山上徘徊。凄厉的寒风吹打在脸上，我并没有在意，回头望一眼村庄，已是炊烟四起，我却没有食欲。是喜？是怒？是悲？是欢？我说不清楚，只是毫无目的地走，走。结束了那段没有爱情的婚姻，倒觉松了口气，可谁能甘心一辈子孤独呢？心灵的创伤何时能够痊愈呢？婚姻到底是什么？美好的家庭对我来讲难道真是空中楼阁吗？我到底错在哪里？命运为何总是百般蹂躏？整日苦闷，满脑的问号，使我不由得想起那令人心酸的往事。

幼年时，正赶上“四害”横行。爸爸受牵连失去了自由，祖宗留下的万贯家产被一抢而空，就连刚刚入学的我也被驱出校门。政治上压迫物质上的贫穷，眼看着一家人要失去了立足之地，妈妈硬是挖野菜维持生活。好不容易盼到了改革开放，爹妈已是多病缠身了，那时，我多么盼望自己能当一名医生，为爹妈，为乡亲们解除病痛，可家庭条件不允许，一向崇拜医生职业的对当大夫更加期盼了。后来干脆下决心自修中等医学院教材。没有钱，把别人用过的书借来学，把别人用过的纸拣来用，别人休息的时间恰是我学习的时间。几年过去了，终于实现了我的愿望——当上了村里的赤脚医生。那时的我，像鱼儿得水一样游啊！游啊！谁知好景不常又陷入爱情的旋涡……

风依旧那样刮着，雪依旧那样下着，天越来越黑下来，远处已有稀疏的灯光。我继续往前走。走，走，走到那绝对平静的地方，那里没有风波，没有是非，那里是我勉强生活的地方。忽然“呜——嘟嘟——”随着一声响，一辆小轿车向我急驰而来：“二哥，快上车回家，我爸的老毛病又犯了，得抢救一下……”我应声上了车。看来，乡亲们还是需要我的。现在我才明白，做对人民有益的人，人民才能对己有益，生活才会幸福、快乐。让我们一起走向幸福，走向美好的未来吧！

（责编：李克山）

童年的记忆之冰棍儿化了

□ 于 雪

在童年的记忆中，炎炎夏日，村头大槐树下总围坐着一些乘凉的人，扇着蒲扇唠家常，清新的槐花香气扑鼻。我也经常在那里玩耍，不是喜欢听他们东家长西家短的唠嗑，而是钟情卖冰棍儿小贩的冰棍儿车，倍儿欣喜地望着他将车停在树下。我不高的个头经常踮着脚扒着冰棍儿箱子张望，当时最大的愿望是每天能吃上一支冰棍儿。那时的冰棍儿品种远没有今天的繁多，都是五分钱一支的圆柱形冰棍儿，味道也永远是单调的冰凉甜润。可是，撕开简单的包装纸，将染有色素的冰凉送到嘴里贪婪地吮吸，是儿时的我最惬意的避暑方式，那种高兴劲儿是今天爱泡在洋快餐店里的城市孩子难以想象的。

那时家里很穷，父母为了供应我和哥哥上学辛勤劳作，妈妈种家里的4亩多地，爸爸出外干泥瓦匠，每天都很辛苦。哥哥那年上初三，面临着中考，父母让他专心学习，争取考上重点高中。那时我8岁，已经懂得给下地干活的母亲烧饭送水，已经学会洗衣喂鸡，收拾屋子。每每给妈妈送水时，她就会将她那晒得黝黑的手伸进被汗水浸透的裤兜里，掏出5分钱给我，说：“去，买根冰棍儿吃吧！”当时我撒欢儿一样冲向大槐树，举着已经发皱了的五分钱大声吆喝：“冰棍儿，我买冰棍儿！”从小贩手里小心翼翼地接过冰棍儿，我心花怒放，小舐一口，浑身舒坦。当骄阳暴晒大地的时候，我将冰棍放在口中，舍不得咬一口，用舌唆着，嘴还不时地吧唧着，仿佛这个世界我最清凉一样，那种舒服劲儿就别提了。人对珍惜的东西总会慢慢享用，有时候，我会把冰棍儿放在碗里，只为了喝上一口甜丝丝的冰水。

吃了冰棍后，我对包装纸还恋恋不舍。我曾经收集了厚厚一叠冰棍纸，有的是自己吃剩的，大半是在路上捡的，打算用做草稿纸。可惜晒干后的冰棍纸满是水迹，又糙又硬，书写起来非常不便。后来因为妈妈用我的包装纸引火，我还大哭大闹了三天。赌气不吃饭，妈妈实在没办法，就答应我等天气最热的时候，一下子给我买两根冰棍吃。我这才止住眼泪，破涕为笑。心中却期盼着最热的那天快些到来！

那年的夏天格外的热，一丝风也没有，热得让人透不过气来。似乎预示着将要发生什么，只是没人知道发生的是个什么事情，是好是坏？那天时至中午，高温让人绵软无力、昏昏欲睡，妈妈还在地里打农药，我想，今天可能就是最热的一天了，于是，丢下蒲扇，决定去地里找妈妈要钱买冰棍。我才走了一段路，已是大汗淋漓，不时躲到路边的树下，摘下帽子不停的扇着。“妈，今天天这么热，我可以买两根冰棍吃了吧！”我仿佛在向妈妈索要承诺。当时骄阳四射，妈妈背着喷筒，扎着头巾，已是汗流浹背。妈妈让我自己将手伸进她的裤兜里拿钱，湿漉漉的裤子那么紧，我的小手伸了半天才将一毛钱伸出。妈妈一边擦拭着额头的汗水一边说：“别回来了，还有两垄就打完了，天这么热，回家吃去！”我答应着已经飞向了大槐树下。当我两手举着冰棍的那刻，我忽然觉得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孩子，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尽管一人独享的念头多么强烈，可是还是不由得想到妈妈额头涔涔的汗水，舍不得打开包装纸，连跑带颠的去找妈妈。“妈，给您！”将包装纸打开的小手伸向妈妈。只见豆大的汗珠如雨般从妈妈的脸上淌下来，妈妈身子一歪，带着药筒摔在了地上。呃，我眼前一怔，“妈，您怎么了？妈，您醒醒！”……地上的冰棍已经化了，洇湿了妈妈的手臂和脸颊。不记得妈妈怎么去的医院，只记得我和哥哥流着泪拽住大夫的手苦苦哀求：“大夫，您救救我妈吧，求求您了……”望着眼前声泪俱下的孩子，大夫无可奈何地摇摇头。

不知道多少个夏天过去了，在闷热的午后，我会坐在村头的大槐树下，虽然卖冰棍儿的小贩不再来了，可是我的记忆却挥之不去。冰棍儿在妈妈离去的那刻融化了，融化在我的心里。而妈妈慈祥的笑容也只有在我的记忆和梦里才能出现。

（责编：李克山）

理发店里的故事

□ 杜绍兰

四月初的一天，天气晴朗，微风扑面。上午九点钟，平安里的一个理发店里已座无虚席，理发店是四川小青年开的，小师傅手艺还不错，加上态度热情经常有中老年男女来理发。

等待理发的人中，有一对老年夫妇。看衣着打扮是从乡下来的，听口音估计不是崔黄口的就是河北省的，口音带有宝坻味。年长的大爷面色红润，头发花白，显得健康纯朴厚道。上身穿着半新深蓝中山服，留着中分头，戴着一副近视镜。他让师傅给他理，理完了，对着镜子照了照，忙叫老伴坐在自己原来坐的椅子上，说：“师傅，理得不错，给我的老伴理理。”看上去他妻子也有60多岁了，身子有些胖，头发有些长，也不太整齐。大爷说：“师傅，跟你说实话，我们到杨村来了好几次了，可到理发店理发还是第一次。老伴腼腆不好意思到外面理发，今儿个是儿媳妇劝说鼓励来的，让我们到杨村来享受一下，也尝试尝试一下高级理发师的手艺。”理发师笑着征求大娘的意见：您焗不焗油呀，用发胶吗？剪多长要什么样式，吹不吹风？”大娘听着摆摆手说：“你说的那些都不用，洗完剪整齐就行了。”大爷接茬说：“小师傅别急，要给她剪得洋气点儿，再吹吹风。以前在家都是邻居老姐们互相剪，要么就是女儿给剪，没什么讲究。今天可好了，咱也像城里老太太剪的那个样子。”师傅理解了老夫妇意思，细心剪理。可在师傅理的过程中老大爷却没闲着，围着师傅转呀，前后左右指点，这剪一下，那剪两下，前边还有点长，后边还不够圆。师傅一边剪一边微笑着说：“您放心，请您坐下看好吧，包您满意。”最后，拿过一面镜子从后面照，让老大娘看：“怎么样，满意吗？”老大娘点点头儿。果不其然，剪头之前一个模样，现在如同两个人啦！头发显得格外亮丽蓬松，时髦了很多。大爷满脸笑容说：“真不赖，好看，好看！”还称道：“师傅手艺这样神，能使人变样，我算信服了，钱没白花。农村富了，腰包鼓了，加上孩子们孝顺，生活一天天好起来，精神头也来了，过上舒心的日子，好好享受一下天伦之乐。”大爷从口袋里掏出100元钱，问那师傅交多少？师傅说用不了，10元钱两人全够了，找完钱说：“欢迎您们下次再来。”大爷忙说：“不多不多！往后还得麻烦师傅给我们美容呢！”

一对老夫妻搀扶着离开了理发店，理发店中传出了一片啧啧的称赞声。

(责编：朱新民)

智慧的独语

——读李蔚兰散文集《寂寞烟花》

□ 孙玉茹

读罢李蔚兰的散文集《寂寞烟花》，别有滋味在心头。不由产生了一种如同春雨跌入怀里，美酒亲吻舌尖的那种感动。

曾读过她的小说和诗歌，也读过她的报告文学集，但在我看来，她的散文才是她文学作品大合唱中的最响亮、最动人的声部。

她的散文可以说是智慧的独语。这智慧既不是内容上的投机取巧，也不是知识的炫耀和卖弄，而是独特的选材视角、富有诗意的情韵和对生活的新鲜感悟。

散文在选材上是极自由的，大到宇宙，小到蜂蚁，万事万物没有不可入题的。作者的散文在选材上也是如此，有岁月风铃，心情物语，珍藏记忆，行游之思。这些生活中的“一鳞半爪”，乍看起来都是随心流浪出的一些经历和记忆的“剪影”，但仔细品读却不难发现，每个“片断”都是她“千淘万漉”而来的独特发现，大都是常人鲜见或视而不见的东西。游山，她把半山腰一棵不成材的“孤松”作为联想抒情的对象（《山中有棵藤缠树》）；观景，她又把窗外的不知名的“一株高大的树”视为“知己”的“邻居”，并在其“繁花落尽”后生出人生的感慨（《窗外风景》）；写人，更是视角独特，常人写红颜知己，可她却推出《蓝颜知己》，而且常常以新鲜逼真的细节来透视人的灵魂。黎爷爷的一句“与人斗，其乐无，穷！”的长叹（《迟到的祭奠》）让人听到了一个老八路军将领的心音。同样，写情感也是新奇特异，从《残缺也是一种美丽》《母爱如灯》《隐隐作痛的享受》等这些题目中我们就能领略出作者选材的路数之新，同时也可触摸到作者那颗活跃的智慧散文心。

李蔚兰的散文很有自己的风格，清秀隽永的文字，美丽新奇的想象，时不时适当插入些诗句，这不仅显示着她深厚的文学功底，同时也透着她的机智。读她的散文常常会有一种吹箫踏月之时巧遇情人的惊奇感觉。如《文人的孤独》是篇抒发自己情感的千余字的短文。开篇这样写道：“黄昏时分，雨大了起来，雨声也渐稠密，由轻缓转入急促。前一阵是宋词，后一阵是唐诗，中间是平平仄仄的转韵……如潮的思绪是如此地贴近了历史，贴近了历史的额角那一抹无法抚平的文人的孤独与凄惶。此时最容易想起的，只有杜甫的那一声浩叹：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笔墨不多，却动中有静、静中传声，词中有韵，韵中含情，让人不能不赞叹她语言的清隽和创造性。《江南情思》语言更有独到之处：“杭州之美，美在西湖。苏东坡咏诗赞美西湖说：‘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是一首诗。”“就像我的闺中密友一样，我再次走近她，因为小心翼翼而欲言又止，欲说还休，我担心会把她的灵魂从口中吐出，唯恐她散发在空气中，离我而去。”没有细描西湖之景，而是巧借他人之诗展开想象，使读者的思绪也随她一起飘到西湖，深深感受着那空灵之美。她好像对语言有一种天生的驾驭力，不仅能让各种修辞手法在笔下灵活闪动，让诗词古语穿梭自如，而且还将主客体互相渗透，情与物紧密交融。她驾着语言的小舟，让心在此岸与彼岸，在永无锚地的时空中流浪，如云气般自由卷舒，如浪花般随意撞击。读来有时诗香满口，有时情韵动人。我感叹她收藏的本事，更赞美她的“输出”艺术。许多知识材料，经她偶然拈出巧妙收拾，就变得如西餐后的那壶果茶般多滋多味，不同一般了。这种内情与万物、心声与天籁和谐、芬芳又妍美的语境，没有高超的智慧又怎能创造得出呢？

李蔚兰的散文的智慧不仅表现在艺术技巧上，更能打动人心灵的是她对生活新鲜独特的感悟。这种新鲜，不是故作的“高明”、“深奥”和“惊人”的东西，恰恰相反，而是一种出乎平凡而显出非凡的感受，是发自肺腑的真诚和灵魂的声音。比如，在《有多少爱可以重来》中，她回忆了十八岁时的那段恋情，而并没有停留在“初恋时的美好回忆，是永远无法忘怀的”浅浅感受上，而是进一步开拓出“没有对未来的担忧，也没有对名利的追求，脱离世俗的东西总是让人感觉纯净和美丽，并带给人难解的留恋情怀。”的新意。看似寻常语，但却令

人回味无穷。《文人的孤独》中，作者更是发人所未发：“他们的孤独是历史交响乐中最美丽的高山流水般的弦音”，“是生命找不到目的的孤独或是生命的目的太清晰的孤独。”“这种孤独在给文人们无尽的悲凉的同时，也给了他们超越时空的永恒魅力。”并进一步揭示出“文学便是孤独的文人与社会最重要的黏合剂。它使孤独的文人为自己道不出的痛苦找到了名字和定义”。这些富有哲理的慧语很有穿透力和辐射力。在《山中有棵藤缠树》中，她能从一个普通的藤缠树的景象中，得到了“那是一种依偎，那是一种天荒地老，那是一种一生一世的相随”的启示。从《窗外风景》中，她又能挖掘出“生命中没有四季不变的风景，只要心永远朝着阳光，你会发现，每个早晨都有清丽而又朦胧的憧憬在你的眼前旋转、升腾，这个世界永远传递着希望的序曲”这如雨后彩虹般的思想真谛……这些新鲜深刻的感悟，不仅给读者如品香茗般的感受，如星星点灯般照亮人的心胸，同时激活了散文的审美价值。

有人认为吃山珍海味是一种享受，也有人认为听名人唱歌是一种享受。而在我看来，读高品位的散文是一种享受。诚然，时下的散文界出现了一些“虚肿”现象——虚情假意、自我标榜、炫耀卖弄、搔首撒娇的散文随处可见。也正因为如此，读李蔚兰这些以情理见长、以思辩和智性为其特点的散文，才让人有一种眼睛一亮的感觉。如同来到青藏高原，见到了理想的白云、蓝天，听到了放牧人那自由、洒脱的歌声一样，让人心动神摇。

散文是一种美文，我爱读。

李蔚兰的散文透着别致的智慧之美，我欣赏。

(责编：闫秀文)

关于我区群众文化工作的现状与对策

□ 李继英

一、目前我区群众文化工作的现状

（一）基层文化设施建设逐步完善。

武清区现有 29 个乡镇（街）、29 个乡镇（街）宣传文化站、村级文化室 112 个，占全区 731 个自然村的 15%，有文化（体）活动中心（礼堂）9 个，面积 9000m²，电影放映队 25 个（各乡镇 21 个，个体放映队 4 个）。

这些文化设施均分布在城乡之间。全区 29 个宣传文化站，每个文化站由 2 人组成，党委宣传委员兼任文化站站长、设常务副站长一名，主抓日常工作。近年来，区委、区政府十分重视文化工作，多次下发相关文件、指导文化工作。按照市有关部门文件精神，区政府对综合文化站的建设给予相关政策，极大地调动了基层单位积极性。自 2003 年以来，在原有王庆坨、崔黄口、石各庄等 7 个乡镇宣传文化站达标的基础上，又有东蒲洼、黄庄、白古屯、东马圈、大碱厂、汉沽港等 19 个乡镇（街）投资新建了使用面积在 300m² 以上的且配套设施齐全的综合文化站。到目前为止，还有上马台、大黄堡、徐官屯这 3 个乡镇街未达标。

（二）业余文艺团队已成为基层群众文化活动的的主力军。

目前，全区有民间花会 104 道，会种有十星花会、高跷会、小车会、花鞭小车会、武术、秧歌、健身舞蹈队、腰鼓、狮子会、飞叉会等 13 种。全区有业余文艺团队 67 个，其中京、评、梆戏曲业余团队 29 个，综合文艺节目业余艺术团 38 个，这些民间花会、秧歌演出团队和业余文艺团队有的常年开展活动，有的在冬闲夏凉时开展活动。已成为开展群众文化活动的一支主力军。这些业余演出团队大都是群众自发组织起来的。富裕起来的农民，富而思文、富而思乐，他们唱身边人、演身边事，丰富了群众的业余文化生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桥梁与纽带，是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群众文化活动形式多样、异彩纷呈。

充分利用宣传文化站、文化室、文化（体育）活动中心功能载体作用，发挥文化站各协会组织作用，常年开展群众喜闻乐见、小型多样、形式新颖，群众便于参与的系列文化活动。特别是春节文化活动、消夏晚会文化活动，已成为百姓心中必不可少的文化大餐，这两项群众文化活动自 1987 年开展以来，已连续举办了 21 届，可谓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已成为武清区文化活动的“品牌节目”，每年参加这两项活动的单位近 60 个，演员 5000 余名，演出场次 60 余场，吸引观众数万人次，是武清区群众文化活动的亮点。

（四）农民自办文化有了进一步发展。

农民自办文化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主要形式有：农民自办文体活动室、农民书法协会、农民文艺演唱队、吹奏乐队、农民京剧团、评剧团、农民民间花会表演队、农民广场舞蹈队、农村个体放映队。这些民办文化团体扎根基层，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并以其丰富的内容，灵活的形式，赢得了基层农民群众的普遍欢迎。自娱自乐的器乐演奏，歌曲、戏曲演唱，歌舞表演，放电影等，为村民的业余生活增添了许多乐趣。自办文化活动一般是以农民个人出资或集资的形式为主，坚持公益性和自娱自乐的原则，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深受当地群众的欢迎。另外，也有一部分农民把文化活动当作一种经营手段，农民积极性高涨。以集体办、联合办、个人办的多种形式在家门口建广场、搭舞台、办活动室、组织演出队等，农民自办文化渐成气候，初步显示了农民作为文化建设的主体作用。农民自办文化使“台下观众”变成了“台上主角”，使农民由文化的消费者转变为生产者，农民自办文化给农村带来了勃勃生机。

虽然近几年我区的群文事业取得了一定的进步和发展，但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文化的需求相比，按照更高的标准来要求，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和不足。

一是专业队伍的数量还不够多、水平还不够高,而且呈现逐年递减逐步老化的趋势,因此使我们难以进一步加大对基层文艺团队辅导和扶持的力度;

二是还有少数基层领导对文化工作重要性认识不足,还没有真正地把文化工作列入议事日程,并当作一件大事来抓;

三是由于文化站人员没有正式编制,大部分是兼职,再加上流动性较大,有相当一部分人员对文化工作是门外汉;

四是基础设施和基本保障不足。全区大多数的文艺团队都没有一个固定的比较正规的文化活动场地,活动经费也大部分是来自于个人出资或集体集资,政府在文化事业的投入上还远远不能满足我区群众文化事业发展的新形势的需要;

五是基层文化建设发展还不平衡,文化活动还有死角。

二、群众文化工作面临的任务

一是抓好群众文化活动的开展。在继续抓好一年一度的春节、消夏两大全区性群众文化活动的同时,进一步发展和活跃社区文化、村街文化、企业文化和校园文化。二是使基层文化设施达标。三是加强对基层业余剧团、文艺演出团队的扶植、培训、辅导和提高。四是创新文化活动的内容和形式。五是对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进行推动。

三、群文工作发展的思路

以提高群众文化活动质量和水平为目标,以发挥现有文化设施和骨干队伍的作用为途径,以基础较好的乡镇委局为重点,以消夏和春节两大活动为展示平台,进一步创新群众文化活动的内容和形式、创新管理机制,深入开展为建设新武清、建设新农村而聚人、聚气、鼓劲、造势的群众文化活动。

四、采取的对策与建议

(一)加强与乡镇街的联系,调动村街参与文化活动的积极性。

1、与重点乡镇委局达成共识,沟通好,努力在乡镇委局之间形成“竞赛”氛围。我们要深入到活动基础较好,经济实力较强的乡镇委局进行发动、联系和联络,争取在消夏晚会和春节文化活动中使有条件的乡镇委局出“专场”,努力使消夏和春节两大活动成为各乡镇委局进行打擂的“主战场”,成为宣传本单位中心工作,聚人、聚气、鼓劲、造势的大舞台。

2、定点、定团、定重点,抓好先进典型,以点带面,调动积极性。今年我们准备抓社区的金风红叶艺术团、武清区老年艺术团,乡镇的崔黄口、梅厂、下朱庄、杨村街等这几个团队,将他们树为典型,进行培养,调动积极性,适时召开社区和乡镇文艺团队现场推动会,推动自办文艺团队的发展,从而使基层群众文化活动整体上水平。

3、与文化馆互相配合抓辅导,提高基层团队活动的质量。文化馆老师已责任到人,抓辅导和提高,我们要配合辅导老师对所承包的团队进行定期辅导,帮助提高,在消夏晚会之前进行检查、验收,在消夏晚会上进行展示、评比。

(二)积极推进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的实施。

根据《天津市2006年-2008年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实施方案》的要求,我们已经完成了设在区图书馆的武清区分中心建设。然后向村镇延伸,实施以乡镇街(村)文化站(室)为主体的基层中心和服务网点的建设,12月底前完成试点乡镇、街道基层中心和行政村、社区基层服务点的建设,逐步实现覆盖全区的基层文化信息服务网络,为广大城乡群众提供便捷丰富的文化信息资源。

(三)加强对乡镇文化站的检查督促。

每季度对各乡镇街文化站开展活动、发挥站址作用情况进行一次督查,并搞好专题演出和评比活动,奖励先进,鞭策后进,使其切实发挥作用。要多鼓励建站后,充分利用站址,积极开展健康向上的文化活动的乡镇街,闲置或挪作它用的要给予监督检查或通报批评,对利用站址开展文化活动较好的进行表彰奖励。

(四)加大对内对外宣传力度。

通过传媒向全社会推出基层文化的新典型。我们要与媒体多联系、多投稿,对基层文化

涌现出的典型人物、典型事迹利用电视、广播、报纸等形式加强对外宣传、报导，引领基层文化向更深层次发展,特别是对创新节目和被改造传统花会要进行重点宣传和报道,以便在全区范围内进行推动。

(责编：李蔚兰)

罚款（外一篇）

王老汉的小毛驴开了，跑到村口儿上，不吃草，不啃庄稼，却偏偏去啃柏油路旁新植的小杨树。看，两棵小杨树已经露出煞白的骨头！

按村民委员会规定，损坏一棵幼树罚款 100 元。王老汉找回牲口，不声不响，带上 200 元现金，朝村委会走去。

王老汉来到村委会，向村长抱歉地说：“我家小毛驴没拴住，啃了公家两棵小杨树，唉，都像我这样，村上的美化绿化得哪辈子搞起来呀？”王老汉说着垂下头，面带愧色，从衣兜里掏出钱，“我把 200 元罚款送来了。”

村长想接钱，可手伸到半截又缩了回来，老汉的大儿子是个知名企业家，这几年没少给村上办好事，村上修路、盖小学教学楼他带头捐款，还帮村上建厂、联系业务。今年“五一”劳动节期间，他又给村上包了好几辆旅游车，叫乡亲们到北京观光旅游……难得的好人呐！将心比心，他家老爷子的款罚得吗？……

村长思索一阵，对王老汉说：“您的认识很好，值得大家学习。这钱您先拿回去，罚款的事等我们干部商量商量再说吧。嘿嘿……”

王老汉抬起头，他好像看出了村长内心的隐秘。于是说：“制度是通过村民代表会制定的，在村民大会上也已经公布，还有什么可商量的？我这儿搞特殊，别人怎么办？”老汉的话中肯有劲，在场的人听了，无不为其的无私精神所感动。

村长还有些迟疑，老汉变得严肃起来，皱巴巴的脸上透着不可改变的倔强：“就按制度办吧！你心里不要有什么顾虑，我儿子要敢说别的，打我这儿就不饶他！”老汉说完，把钱轻轻拍在桌子上，转身头也不回走了。

条件

“不行，不行，这条件我不能应！——这不是打我的脸吗？”侯三儿挺着细长的脖子，摇着脑袋固执地说。

“那好，”来明嫂腾地从沙发上弹起来，把烟按进烟缸儿，冷笑说，“这条件你不应，那我可就做不了主，我给那头儿回话儿去。”

“他婶，别走，别走！”侯三儿老伴慌忙地过来，把来明嫂又按回沙发里，随手递过一支烟。

来明嫂没有接烟，两眼睨视着侯三儿说：“人家一分‘彩礼’不要，当时下这样的姑娘怕你打着灯笼也找不着！一点儿小条件你都不答应，真是的！”

为了院子宽敞，侯三儿打墙头儿时往大街上探出二尺多，街坊管不了，村干部拦不住，他说得好：“地方是我的，墙头想怎么打就怎么打。”这样，站在大街上一看，好像干干净净的一个人，脸上却长了块疤，煞是影响街容！头几天，来明嫂为他儿子说媳妇，姑娘相完家儿只撂下一句话：“把墙头往院里挪挪，和左邻右舍一边齐！”

“他大叔，”来明嫂见侯三儿不吭气儿，又说，“你想想，墙头往里打点儿有什么不好，不是大门外边还宽敞吗！”

“这老姑娘也不是阴阳宅先生，毛病还不少……”侯三儿依然梗着细脖筋说。

“得得，”来明嫂又站起来，绷着脸说，“咱别抬杠好不好？我也没图你什么，这事我不管了！”她说完就要往外走。她的确没图侯三儿什么，只觉她的儿子憨实能干，想把娘家叔伯侄女说给他，自己好又多个亲人儿。

侯三儿老伴见来明嫂起了火儿，就一手拉着她的胳膊，一手点着老头子瘦脑门说：“他爹，

这条件你就答应了吧！咱儿子到年都 28 了，你真忍心叫他打光棍呀？再说，街坊四邻谁不拿白眼珠儿看咱们…… ”

侯三儿的细脖子，一时好像失去了支撑的力量，头慢慢地垂了下来。他看了一眼来明嫂，很不情愿地从牙齿缝儿挤出三个字：“ 我答应。”

挪墙头儿这天，侯三儿一大早就出门儿了。

傍晚，侯三儿从亲戚家回来，走在大街上往自家门口一看，也觉得怪顺眼的。啊，可比原先好看多了！一朵朵玫瑰色的晚霞，把他的瘦脸儿烧得火辣辣的。

(责编：秦万丽)

腾飞的武清，美丽的家

□ 王恩宽

每当我骑着三轮车溜达
家乡日新月异的变化
让我热血沸腾 而尽兴抒发
当年的杨村 下雨满淤泥
无风起尘沙
大运河里流臭水
小小的街道拥挤不下……
看如今
宽畅的京津公路通往南北
区内路网四通八达
高楼林立 通街的大厦
北郑市场 友谊商厦
招商聚贾 小东庄子
集聚着多家超市、店铺
开发区内 外贸内销
成就有企业千百家
这些展示着武清经济蓝图
描绘武清壮丽的诗话
再请看市容的变化
镇北的大广场
聚集着八方游客
镇南的第六城
连着咱新家
镇西的少年宫游乐场
洋溢着孩子们笑语欢歌
镇东的飞机轰鸣 飞上飞下
保卫着咱们的国与家
大运河 一条古老文明的河流
传说着中华民族的许多佳话
正青春焕发
河岸两边树起了石栏杆
镶上了石墙石瓦
栽上了绿树红花
岸边的游人情侣
把欢笑播撒
憧憬未来 我们武清
更是英姿勃发
天津中轴线上的重镇
北通首都北京

南连渤海新区
环渤海经济做新做大
都与我们杨村有着万条牵挂
贯通的神笔来自杨村
万项物资由武清通达
我们这些杨村人
要做京津走廊的护卫者
要珍重她 保护她
让武清的光荣传统
发扬光大
(责编：闫秀文)

量尺间的奉献

□ 陈宏玉

区房管局拆迁评估办公室有一伙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几年来，深入社区、乡村农家，负责拆迁评估工作，造就了他们迎难而上、吃苦耐劳、一丝不苟、认真负责的坚毅品质。多少个日日夜夜、寒来暑往，他们在量尺间奉献着自己的青春。

“ 保证完成任务 ”

拆迁评估工作无时间规律可循，似乎每一次拆迁都是和时间在赛跑。每接到一次任务他们总是坚定地说：“ 保证完成任务！” 2004 年底国家级重点项目 103 国道拓宽改造工程全面启动，要求 2005 年 10 月竣工通车，涉及我区路段全长 37.4 公里。从拆迁评估到建成通车只有 10 个月。10 个月，意味着拆迁评估工作必须抢时间来完成，必须为搬迁、拆迁、修路等一系列的工作留出最充裕的时间。时间紧、任务急，37.4 公里涉及 4 个乡镇街 14 村 369 套房屋，单位产 28 处，集体产 18 处。评估人员先深入各乡镇街做工作，做通一户评估一户，当时已接近春节。在许多人采办年货准备过节时，评估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们却是白天忙外业评估，晚上忙内业测算。就在 2005 年大年三十的这一天，几名业务骨干放弃与家人团聚的机会，奔赴评估现场对最后几户进行测量评估。除夕之夜他们又对 103 国道拆迁数据进行最后的汇总。由于他们的努力使得 103 国道拆迁评估工作在规定的时间内抢先完成。

2003 年区委区政府启动了撤村建居工程。撤村建居工程从力度上、规模上都是前无古人，是政府投入最多，面积最大，拆迁人数最多，受益人数最多的浩大工程。涉及东蒲洼和南蔡村 11 个村，3000 多户居民，9000 多口人，4000 多套房屋，40 万平方米。撤村建居是新生事物，没有现成经验可取，任务十分繁重。拆迁评估办公室的同志们为使拆迁评估工作进行，他们自己首先吃透政策、掌握撤村建居的重要意义，在向群众宣传政策时他们把握一个原则，就是要让群众理解撤村建居不仅是政府行为，还与他们生活方式的转变、生活条件的改善息息相关。在政策宣传的同时要做好被拆迁群众的思想工作，他们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对于不理解政策的被拆迁户有时思想工作要做一两个小时，有的被拆迁户他们得三番五次做工作，直到把工作做通了，使老百姓思想上没有抵触情绪，心甘情愿的愿意拆迁、拥护拆迁。就是因为这样，加大了评估工作的难度。

2006 年夏社会主义新农村试点工作在我区进行，拆迁评估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又投入了一镇两村（大良镇、南北辛庄、后蒲棒村）的评估工作。由于拆迁评估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大部分是从各业务科室临时抽调的工作人员，除了几名业务骨干以外，其他人的机动性很强，所以他们对拆迁政策和评估技术有时把握不准。为了迅速投入评估工作，8 名业务骨干带领 20 名工作人员，分成 8 个组，克服人员少的困难深入一镇两村开展评估工作，每个组一天的评估量都在 30 户以上。在拆迁评估工作中他们既是战斗员又是宣传员，没有因为拆迁评估工作而上访告状的。

“ 苦点累点没啥 ”

几年来，拆迁评估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舍小家为大家，默默奉献着自己的青春。

多年来，他们坚持一个原则，再苦再累，不喝老百姓一口水，不吃老百姓一口饭。在多

年的评估工作中与他们相伴的是一把尺、一支笔、一个本，还有一个随身携带的水瓶。他们每次入户都是一边宣传政策一边评估测量，话说多了、水喝少了，久而久之嘴唇暴了皮，路走得多了脚上磨起了燎泡。在一次评估工作中为了抢任务，有一个小组一天时间竟然评估了35户，可想而知工作的强度，让人不免想起老百姓那充满疼惜的话语：“35户，就是我们串门子、话家常，这一天你们谁行？这些小伙子，太辛苦了。”在评估时他们有时赶不上吃饭，或者简单的吃点盒饭，利用村民中午在家的时间抓紧评估，一天下来，腿都不会打弯儿了。然而他们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为了咱们的重点工程，苦点累点没啥”。他们对评估工作倾注了无比热情，投入了大量的精力，有时在熟睡的时候都会说出关于拆迁评估的梦话来。

为了房屋基础数据的准确无误，为了保护拆迁双方的合法权益，外业测量登梯上高是家常饭。在“商贸城”拆迁评估中，原“小五金”的平房住宅多年无人居住，部分房屋已经倒塌，使得工作人员无法正常进行测量，为了完成工作，保护被拆迁人的利益，工作人员不怕危险，爬到屋顶进行测量，确保数据准确。“商贸城”二期拆迁调查中陈开坤同志跳上围墙记录情况，不慎落入化粪池，污水一直浸到腰部，陈开坤同志没有怨言，回到家中换了衣服又回到了工作岗位。这样的情况屡见不鲜。在南蔡村镇三毛店撤村建居评估工作中，由于该村是养鸡专业村，加上气温很高，鸡舍气味难闻，但是拆迁评估办公室的同志们没有因为这样的原因而放松、懈怠，他们放弃了中午休息的时间进入鸡舍仔细测量基础数据，确保万无一失。在京沪高速沿线王庆坨镇拆迁评估中，正是春季大风扬沙天气，加上王庆坨镇沙质土壤，评估回来同志们都成了“泥人”；在杨村街夹道村“撤村建居”评估中，正赶上严冬腊月，拆迁人要求凌晨4点评估测量，拆迁评估办公室的同志二话没说，比约定时间提前到达，顺利地完成了测量工作，准备回单位汇总。被拆迁户听说他们还要回单位，吃惊地说：“你们这不是玩儿命吗？”

“老百姓拆迁一次不容易”

这几年不论是路网建设、撤村建居、新农村建设，还是旧城区改造都是区委区政府为老百姓造福谋利的好事实事，因此我们的拆迁评估工作人员时时刻刻想为政府做劲，为百姓服务。准确地确定房屋等级和数据，与被拆迁户的切身利益紧密相关，用工作人员的话说“老百姓拆迁一次不容易，别亏了老百姓”。为了维护被拆迁户的合法利益，在评估过程中他们一丝不苟、细致入微地进行查勘、测量、评估、汇总、测算工作，对被拆迁户大到房屋，小到花墙、雨罩，都要一尺一尺地量。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为政府制定正确的发展规划提供真实可靠的依据。为了保证拆迁评估工作的公正严明，工作人员一律挂牌服务。全体工作人员在认真测量、准确测算的同时，从不接受礼物、不参加宴请，遇到这种情况他们都耐心解释、婉言谢绝。在几年的评估工作中他们多次谢绝宴请，送礼。遇到亲朋好友说情、要求照顾，一律直言回绝，在被拆迁户中有自己的亲戚朋友，主动回避，不参与评估工作。难怪老百姓会说：“评估的这些年轻人虽然累，但是够细致，量完了还让看尺，我们说不出话来。”

抹去了浮华与稚嫩，在青春的岁月里奔波忙碌让他们疲惫却不曾后悔。四季更迭中，风霜雪雨里，他们阔步前行。随着新武清建设日新月异的发展，拆迁评估工作必将任重而道远。拆迁评估办公室的同志们一定会再创佳绩，弹奏出一曲最美的旋律。

(责编：杨振关)

走进运河

□ 钟 荧

潺潺流淌的运河水，孕育了一代又一代武清人，并造就了武清人勤劳朴实的性格。这天，我带着无比崇敬的心情拜访了这条美丽的河流。

走近运河，映入眼帘的虽还是隆冬时节的枯黄，但是细心的人一定能发现，枝头已添了不少新绿。最引人注目的，要数那一树树洁白的玉兰了，每一朵都是那么圣洁高雅、清新妩媚。上前仔细地观察，玉兰花虽然细弱却不失稳重，细嫩鹅黄的纹路均匀地分布在每一片花瓣上，轻松活泼并且有序。玉兰树边，洒落点点粉红，那是睡了一冬的桃树小心地掀开花苞的青色外衣哩。满岸的白玉翡翠，让微风把清香徐徐送出。“运河花开两岸香”，此话真是不假呀！

俯看运河，河水的颜色给人以绝妙的视觉享受。那么多的蓝色，深的、浅的、明的、暗的，让人感到十分清爽。蓝色随着波浪的涌动交织着、变换着、波动着，清澈的河面下游动着尾尾小鱼，蓝天白云倒映在水中。

我坐在河边，望着徐徐流淌的运河，思绪如一条小鱼，在运河中徜徉。

运河的东岸是宽阔的京津公路，是武清很多条宽阔的公路之一。如今，四通八达的交通和发达的通讯设备，使武清与外界接触已如近在咫尺。

沿运河向北，是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是武清经济的龙头，许多国家的企业在这里投资建厂，也吸引了国内外的大量资金和众多人才。

运河穿过城区流向乡村，流到了奶奶家。去年，奶奶搬进了村里建的新楼房。她说：“科学种田让爷爷这老农轻松了，他放下了锄头，开始学国画。”

运河是我国古代伟大的工程之一，串联了五大水系，也是著名的世界文化遗产；运河也有过失落，清澈得捧在手里能饮的运河水，也曾被各种垃圾所玷污。今天，在武清人的努力下，她，又踏着轻快的步伐，微笑着走在我们面前。这个含辛茹苦的母亲，终于得到了儿女的回报！

大运河啊，雍阳的母亲，岁月的沧桑并未夺去你的美丽容颜，今天在人们的不断努力下，变得光彩夺目，就像条玉带，蜿蜒穿过家乡；更像一颗明珠，载着人们的憧憬，闪烁着光彩！

(责编：李蔚兰)

风雨中那些痛不能忘

□张永奇

第一次切实感受人防工作的重大意义是我在南京求学期间。每年的12月13日，南京古城的上空都会响起高昂的警报声，提醒着每一个中国人：1937年的这一天这里发生的一切。12月13日，一个让人想起就要落泪的日子，这让我想起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看到的一切。因鲜血浸透和岁月流逝而显得锈迹斑驳的长长的屠刀、幸存者留下的歪斜的脚印、惨死日本侵略者屠刀之下的遇难同胞的累累白骨，完整的或零星的排放让人触目惊心，我发誓我永远都不会忘记我看到的那一幕。12月13日，警报响起，我更深地体会到辱国之恨，“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不能遗忘死难同胞的屈辱，让我们把最深的痛埋在心底，努力把握美好的未来。

令人高兴的是，据我所知，为有效组织人民防空，保护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保障家乡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人防部门在不懈地努力发展人防事业。开展人防教育，使国民增强国防观念，弘扬爱国热情，制定应急抢险抢修方案，每年还定时进行防空警报试鸣。我为家乡人防事业的不懈努力欢欣鼓舞，我对仍然存在的某些漠视人防工作的现象深感忧虑，我对个别损坏人防工程的行为痛心疾首。

前苏联认为：“在火箭核武器时代，没有强大的民防，任何国家在核战争都无法生存下来。”日本提出“应付未来战争最理想的办法就是实现城市地下化”。当今世界局势，是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旋律，科学技术进步日新月异，世界多极化与经济全球化凸显。但同时，霸权主义争夺激烈，地区热点层出不穷，依然存在爆发战争的危险。为此，我们的思想必须始终高度警惕，必须毫不动摇地贯彻落实“立足战备、面向市场、平战结合、发展人防”的战略方针，贯彻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与城市建设相结合的原则，大展宏图，争取在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更大的空间内，发挥更大的作用。

我们的祖国在党的领导下，摆脱了落后挨打的局面，国富民强，社会经济蓬勃发展，人民群众安居乐业。但更应清醒地认识到：战争的威胁并没有远离我们。我们不想让历史的悲剧在我们及子孙后代的身上重演，无数先辈用鲜血换来的教训，必须大力发展人防，确保祖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风雨中那些痛不能忘。

(责编：李蔚兰)

人防工程遐思

□ 何 佳

小时候很爱看的电影《地道战》，应该是我对人防工事最早的启蒙。地道错综复杂、弯弯曲曲，埋伏神兵千百万，井里、炕洞、灶台都是地道隐蔽的出入口。鬼子再鬼，也摸不清门道，一次又一次地受到打击。看到鬼子们在十字路口窜来窜去，小伙伴们捧腹大笑，很振奋、很解气。游击队员用“土”办法修建的地道能防水淹、防烟熏、防毒气，简直神奇无比，我很向往，真希望能身临其境，亲手扛起机枪，把小鬼子打个人仰马翻。就这样，迷宫般的地道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后来，读小学时偶尔听到“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等口号，当时对“洞”的理解也认为是电影中的地道。再往后，由于处于和平年代，战争、防空、地道这些概念也渐渐远离了我的头脑。

直到参加工作后，一个偶然的认识了一位在人防部门工作的同志，才知道和平时期，人民防空更为重要，地道的影子再次在脑海中浮现。特别是我和他们有了接触后，知道了人防工程已不仅仅是儿时所知的地道，它在技术上更先进，设施更完备，具有战时军事指挥、人员掩蔽、物资储备、医疗救护、发电、供水、抗险救灾等多种功能，能更有效地做到防核武器、常规武器、生化武器的打击，通过科学的设计对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保障更可靠。它是我们的一项生命工程，是国防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保存战争潜力的重要设施。做好人防工程建设，是保障国家长治久安的有效手段。

一晃十年，和人防系统工作的同志成了好友，和他们的交流也越来越多，对人防工程建设的重要性也有了更深的认识。人民防空工作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一件大事，古人云：“天下虽安，忘战必危。”首先，人防工程建设是当前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的需要。虽然国际形势总体趋于缓和，但局部战争时有发生，战争威胁依然存在。北约空袭南联盟、武力干涉科索沃、阿富汗战争，以色列入侵黎巴嫩、武力干涉伊拉克等。从国内形势看，我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仍存在陆地、海域争端，钓鱼岛、南沙群岛的主权问题迫在眉睫，民族分裂势力活动不止，台独分子气焰嚣张，和平统一面临严峻挑战。特别是美国与西方一些国家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可能随时会找借口对我进行武装干预。因此，战争并没有消除，我们要有应付突发战争的紧迫感。同时，现代战争与过去已有很大不同，精确打击、空袭和反空袭作战，已是当今战争的主要形式，因此，现在的防空也不完全是过去意义上的防空，它更显突然性和残酷性。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虽然人防本身不具有威胁性，但人防工程可以保护居民免遭毁灭性武器的大面积杀伤，可以使我们能够经得起打击，并能生存下来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和发展。只有我们具备强大的人防系统，才能使敌人不敢轻举妄动，让他们知道必须花费极高的代价，才能实现有限的目的，从而不敢发动战争。但这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需要我们不断的努力才能达到。

其次，人防工程建设也是现代化城市建设及经济建设的必然要求。随着城市现代化程度的日益提高，重要的经济目标越来越多，剧毒、放射性易燃易爆物品的生产或存储与居民区混杂的状况越来越突出，居民随时有可能会受到事故的威胁。同时还有地震等自然灾害的威胁。因此，建设人防工程尤为重要，战时抵御空袭，平时可增强城市抵御自然灾害和工厂事故破坏的能力，为城市生产和人民生活服务。

武清紧靠首都，面临渤海，处于京津之间。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和足够的重视。居安思危，因地制宜，要根据我区的战略地位，加强人防工程建设，制订一套相适应的防空袭预案，保证战时人民能够安全有序地疏散、掩蔽及后勤补给；要确定事关国计民生的重要经济目标，提高重要目标的伪装和抗毁能力；要按照人防体系设置要求，建成一个适应现代高科技战争条件下，符合平战结合的人民防空工程体系；要加强宣传教育，使人民群众懂得如何利用人防工程保护自己，能更好地支持人防事业的发展。

(责编：李蔚兰)

居民楼里的地下室

□ 李久云

不久前，我迁入新居。新居是近年新建的花园式小区，环境优美，景色宜人。住宅楼内，首层大部分是车库，地下一层为储藏室。地下的空间很大，走廊及过道很宽敞，两边为上下梯，梯口很宽，空气流通顺畅，人们上下十分方便。

一天，邻居刘娘来串门，我让女儿到地下室拿水果招待客人。刘娘随口问：“水果放地下室搁得住吗？”“没问题，比在上边保存时间长。”放下手中的活儿，我便和刘娘聊了起来。

提起地下室，想当初买这房子的时候，我们夫妻二人就有所考虑，想买一个真正在地下室的储藏室，能放东西能住人，冬暖夏凉。

记得，在上世纪80年代初的一个夏日，天气炎热，那时候不像现在，家家有空调，有个电风扇就算不错了。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参观了当时坐落在县委院内的人防地下工事。这是一个地下防空指挥室，里面空间很大，像是一套多室多厅的大房子，而且这里边还有地下通道。人在里面呆着很舒适，非常凉爽。听人防办公室的同志介绍说，这里边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是恒温。参观后真有些舍不得出来。从这时起，我对地下空间产生了好感。曾想，如果有一天能够有一个地下的房间居住该多好啊！

刘娘听着，露出高兴的样子说：“这不愿意也就算实现了吗，这回咱地上地下都有房子了！”

“现在社会发展很快，国际形势也变化多端，兴许咱们的地下室还会有更大作用呢！”看着刘娘高兴的样子，我说。

每年9月的第3个星期六是全民国防教育日。这天，全市各区县统一进行防空警报试鸣。开展这项活动是形势的需要，是增强人民群众国防观念和人防意识、提高辨别防空警报信号和实施疏散抢救能力的有效途径。防空警报一响，它警示人们要居安思危，不要忘记战争，要知道和平年代也有不和平的地方和不和平的时候。

从近些年来的国际形势看，世界格局和战争形式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近期发生的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已经表明，现代战争是以信息化特征的高技术为重要手段，空袭成为重要的作战模式，战争的主要威胁来自空中。防空袭除了采取军事行动外，还要靠地下空间来隐蔽，以防轰炸。这也是居民住宅楼建有地下室工程的一大优势。

“原来储藏室在地下这么好哪！看来咱买这房子买对了。”刘娘感到很欣慰，还自豪地说：“看来还是得多串门，好多长知识啊！”说完，满意地离开了我家。

（责编：杨振关）

地道战遗址感怀

□ 侯福山

春暖花开时节，我随团去焦庄户旅游观光。焦庄户是北京市顺义区的一个小村，北部和东部紧靠燕山余脉，南部和西部是广阔的平原，地势平坦。这里曾是久负盛名的华北民众抗日战场。尤其那四通八达的地下通道，在抗战史册上留下了光辉的一笔。地道遗址保存完好。如今建起了地道战遗址纪念馆，成为北京市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它与河北省清苑县冉庄的地道是人民群众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创造的村自为战、人自为战的打击日本侵略军的典范。60多年前，焦庄户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凭借地道这条地下长龙，同日本侵略者斗智斗勇，谱写了一曲曲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丽诗篇。

地道遗址分布在村庄的地下，绵延 23 公里。村庄正中有一株百年老槐树，树上至今挂有一口古钟，那是抗战时期报警用的。据讲解员介绍，这株大槐树和古钟，曾作为道具参加电影《地道战》的拍摄，影片中高老忠冒着危险报告鬼子进村拉响大钟的镜头，就是在这株大槐树下拍摄的。历尽沧桑的大槐树和锈迹斑斑的古钟，见证了焦庄户人民以及华北平原地区人民群众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峥嵘岁月和可歌可泣的英雄壮举。

走进逶迤的地下长龙，仿佛回到了 60 多年前抗击侵略的烽火岁月，望着地道内幽暗的灯火，望着指挥室内悬挂的中国地图，不由得浮想联翩。回顾抗战 8 年的艰苦岁月以及甲午战争以来被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奴役的屈辱历史，我们应该吸取什么样的经验教训，应该记住点什么？中日两国人民有着近 2000 年的交往史，但是 1894 年以来，日本军国主义者却违背人民的意志，凭借自己的军事实力，悍然发动侵略战争，将友好关系变成了敌对关系。为什么？因为我们国家积贫积弱，它才胆大妄为，敢于欺负我们，杀光、烧光、抢光，大好河山支离破碎、万千民众生灵涂炭。要记住这段屈辱的历史，勿忘国耻，明白穷要受欺负，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从而知耻而后勇，激励奋发图强，努力振兴中华的决心和信心。

解放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焦庄户和全国大多数乡村一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原来的贫穷落后，变成了北京市文明生态村。徜徉于村中宽阔整洁的街道，望着作为战争遗迹的大槐树和古钟，听着那凄厉的报警钟声，我想，虽然那场战争已成遥远的过去，但战争的威胁并没有远离我们。应该有居安思危意识，时刻不能掉以轻心。改革开放近三十年来，我们国家日益强大，但是国际上并不平静，视我们为潜在对手，虎视眈眈凝视我们的外部势力大有人在。企图把台湾分离出去的“台独”势力从未停止过分裂活动。战争的幽灵并未散去。面对战争的危险，我们应该怎么办？应该时时警钟长鸣，时时提高忧患意识。

焦庄户的地道在抗战年代为打击日本鬼子发挥了重要作用。上世纪“深挖洞、广积粮”的年代，又重新进行了整修，如今既是红色旅游景点，又作为这个村新时期的人防设施，继续发挥备战作用。由此，我想到有备无患这句话。古话说，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做任何事情，提前想到了，有防备可成事，可主动，没有想到没有准备就会被动，会失败。为了更多消灭日本鬼子，有效打击敌人，保护自己，焦庄户人民采用了地道这种既可进攻又能防御的方式。在现代战争条件下，仍然要采取有效的措施，搞好战备防护。假如空袭的导弹在你不远处爆炸，孤独无助、手无寸铁的你将何去何从？坐以待毙吗？唯一的办法只有自救，人防就是教会人们如何去自救。由此我们不难明白，地道可以防空袭，防患未然，可以有效地减少战争带来的损失。

(责编：杨振关)

土炕下的地道

□ 董凤巢

我爷爷家住农村，一个人生活在只有两间屋子的小土房里，儿女们都在城里工作，几次三番想把爷爷接到城里住，可他就是不来，说是离开土炕睡不着。其实土炕只是摆设，从未烧过火，那是因为土炕下面有个地道。这个地道挖得又深又宽，一直通到院外的墙根儿下。每年爷爷都会换一些新的柴禾放在墙根儿边遮掩地道出口。

据说，爷爷家是村里最早挖出地道的。在抗战时期，小日本儿经常到村子里扫荡，那时家里人口多，粮食少，为了粮食不被鬼子抢走，爷爷就在土炕下挖了个洞，把粮食存放在里面。每次鬼子来搜查，除了把家里弄得一片狼藉外，什么都拿不走。鬼子的行为越来越恶劣，不但抢吃抢喝，还滥杀无辜，就连敌机也时常在村子上空盘旋。家人想了很多办法，最后决定就在土炕下的洞里继续往下挖。奶奶问：“要是咱人都钻了进去，洞口被堵死怎么办？”“是呀！最好另外有个出口。”爷爷皱着眉思索起来，忽然一拍大腿，“有了。”就这样，全家一直把地道挖到了院外的墙根儿下。

地道挖好不久，还真派上了用场。一天，爷爷和奶奶刚下地回来，就听到敌机的声音，“不好，快带孩子们到地道里去。”说完，爷爷跑出院外，冒着生命危险，叫邻居们到家里来避难。人们躲在地道里听着炮弹的声音，每响一声，大地都会颤抖一次，飞机轰炸了将近半个小时。敌机飞走后，爷爷准备从土炕口出去，可无论怎么推出口的盖子都推不开，索性只有走另一端。走出地道的人们被眼前的一切惊呆了，到处都是烟雾和火药味，这里几乎被夷为平地，我家的房子也在轰炸中消失了。房子翻盖后，地道被完好地保留了下来。

抗战胜利了，人们过上了安逸的生活，家人几次想把地道堵死，都被爷爷拦住了，爷爷说，虽然现在是和平时期，但勿忘国耻，强我国防的意识不能减弱啊！

别看爷爷岁数大了，对国防建设特别关注、支持。每年响警报的时候，都要我们熟记各种警报信号。除此之外，每年我和爷爷都会一起进行实地演习，体味当年人们遇到危险时的紧张状态，同时也增强自身的国防意识。直到我成家后，这一惯例仍然延续着。

(责编：杨振关)

姑爷和邻居

□ 孙福山

星期天，郑大爷家新姑爷回门，全家男女老少喜笑颜开，屋内不时飞出阵阵欢声笑语。

邻居张婶也来凑热闹。刚跨进院门，见郑家西厢房储藏间的门窗往外冒着浓浓的烟，就大声惊呼：“着火啦！”屋内嘻笑声戛然而止，人们急忙从屋内跑出，新姑爷更是凭着腿脚利索，第一个冲到庭院。

浓烟夹杂着火苗，借助东南风迅速向北屋蔓延，眼看就烧到了厨房间。郑大娘喊道：“厨房西北角放着刚换的煤气罐，快把它弄出来吧！”端盆提桶灭火的人们惊呆了，不禁后退一步，心想这如同一个“小炸弹”。排除险情刻不容缓！走出大学校园二年多的新姑爷面对这突如其来的事故，急了眼，也顾不得许多，迎着烟火就向屋内冲。可刚到门口就折返回来，被烟呛得低着头，捂着脸，眼泪哗哗直流，头发也被烧卷了一片，急得直跺双脚。

危急时刻，张婶上高中的儿子大鸣赶到，问明情况。只见他快速找到一个棉帘子，用自来水冲透，双手熟练地举起棉帘罩在头上，吸了一大口气，弯下腰，迈着碎步向煤气罐的方位摸去……不一会儿，大鸣一手提着气罐，一手托着棉帘，冲出火海。在场的人们都长出了一口气，悬到嗓子眼的心落了下来。再看大鸣，迷着眼，喘着粗气，油皮未损！

火被扑灭了。郑大爷兴奋地看着大鸣，说：“你还真有两下子哇，今儿个这阵式还真亏得有你呀！”大鸣有些自豪：“我在学校学过防空、防化、消防的课程，前些日子还去下伍旗职中人防教育基地参加了培训和演练，没想到今儿个就用上了。我们还学了急救、止血、自制简易担架，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有用。”一个小伙子拍着大鸣的肩膀说：“说你咳嗽，还就喘上了。不过学点人防、学点自救、互救技巧，关键时刻真管用可能免除大灾大难啊！”

站在旁边的新姑爷若有所思，略显窘态，脸上挂着悔意和内疚。

（责编：杨振关）

莲花池的传说

□ 牧 野

武清古镇河西务以“津门首驿”而名声远扬。它紧靠北运河，对岸有个村庄叫莲花池，这里还传说着一个美丽的故事呢！

早年间，北运河从通州南流，到了武清地界，头一个大村镇便是河西务。这里有个渡口叫耍儿渡，通往东岸的村落，为了适应这个古镇漕运仓储，朝廷设司建仓，并在明朝天顺年间，重修了耍儿渡口，更方便了两岸人员和货物往来，进一步促进了这个镇的发展。

耍儿渡口正处在河的甩弯处，向北望去，紧对着北山的山口，所以风大浪急。每渡河一次，都需要四五个小伙子拼尽全力，撑篙，掌舵，齐声喊着号子，才能抵达彼岸，这时每个人都大汗淋漓了。

鲤鱼王子经常在这段河里戏耍，越是风大浪急他们玩得越高兴。还时不时跃出水面一显其矫健的身手。所以这个渡口上下就成为鱼儿活动最好的场所。常常成群地蹿上跃下，好像在练习跳龙门。偶尔有一些身子娇小的蹿到渡船上，打个滚儿一翻身又跳入湍急的河水中。从而给这个渡口增添了许多欢快和神秘的色彩。

每逢汛期到来，山洪暴发，河水猛涨，两岸河堤出现了险情。鲤鱼王子这时玩耍得更起劲了。他们越发在风口浪尖上活动，水借风威，鱼助水势，把堤防冲刷得非常厉害，一年汛期终于溃决。一下子造成“人坠水中，不可胜计。人皆登树相避，数日不止，禾稼漂流殆尽”的惨象。水把小村镇团团围住。因此引起了朝廷的重视，指示地方严加治理。地方官员一方面组织群众复堤加固；一方面修庙镇守。据《重修河西务灵应龙祠记》碑载，为了防止河道干涸和镇住洪水泛滥成灾，建了龙王庙，谓之灵应龙祠，碑刻神楚歌曰：“神之来兮雍雍，纷海气兮如雨，巨灵鳞兮为役，流沙纭兮尘土。常之人兮屏息，婴儿鸣兮燕舞。白鱼■兮缕缕，朱涂槛兮桶刻。”就是要祈求神灵保佑，让河水风平浪静。不干涸、不决口，船只畅通永远风调雨顺，人民安居乐业。但这些并不能保证河堤永久稳固。没过几年，又来了大水，两岸堤防告急，这时鲤鱼王子又活跃起来了。高兴得上窜下跳，并借着阳光不时在河面上显示其金鳞金翅，还命令青蛙不许大声鸣叫，乌龟躲在两岸沙滩上静卧……正在玩耍得起劲，猛抬头望见河西岸的龙王神灵正注视着他，吓得赶紧没入水中，并悄悄地到河对岸水域活动。本来水大堤软，加上他这一折腾，硬把河的左堤冲开了一个口子，大水如猛兽一般直向堤外奔泻而去，浊浪滚滚，弄得鲤鱼王子也晕头转向，不知过了多少时候，被冲到一个很陌生的地方。

这天，本来安静幽谧的池塘，忽然传来哗哗的流水声，一股洪流冲进池塘。荷花仙子猛抬头见一个身穿金甲、头戴金盔熠熠闪光的武士向着池塘猛冲过来。于是荷花仙子用纤指一划，使池塘形成了一个圆圆的荷花池塘，真是漂亮极了。鲤鱼看到这里风光美好，又看到荷花仙子婀娜多姿、如花似玉，温柔善良，身穿翠绿色的纱裙，微风吹来，好像开屏的孔雀。真是迷倒了人间和天上的百种花草。以前在风里浪里胡闹，真想不到还有这么美好的地方。他再也不想回到大河里去了。

后来，人们把决口堵上。北运河水照常地流，各种鱼儿照常地游，百鸟在岸边的树林里放开喉咙歌唱。虽然，青蛙不再叫了，但河堤稳固，不再决口。人民安居乐业。鲤鱼王子和荷花仙子住在了一起。这里人户逐渐多起来，形成了村落。人们给它取了个好听的名字——莲花池。一直叫到今天。

（责编：李蔚兰）